

【封神/发郊】武王弃神传（长篇正剧向完结）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s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273690) at [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273690](https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273690).

Rating:	General Audiences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发郊 - Fandom , 姬屋藏郊 - Fandom ,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姬发/殷郊
Character:	姬发 , 殷郊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11 Completed: 2023-09-26 Words: 81,406 Chapters: 29/29

【封神/发郊】武王弃神传（长篇正剧向完结）

by [begonianxi](#)

Summary

续写电影，发郊文学，清水剧情，有私设，有拽文，感谢观看。

简介与预警

续写电影，发郊文学，长篇不坑，爱盘剧情，文风适配，订阅不亏。

《封神第一部：朝歌风云》电影

姬发x殷郊

正剧向发郊同人文

简介：殷寿独子殷郊无辜蒙冤，身首异处，被送往昆仑。西伯侯姬昌之子姬发悲痛万分，刺杀殷寿后返回西岐。然殷寿未死，闻太师回朝，不日便发布讨伐檄文，将出兵征讨各处，顺者生，逆者死。姬发惊怒，厉兵秣马，准备迎战。昆仑山道士姜子牙携封神榜欲献天下共主，等待殷郊消息，然而通天教主门下申公豹耳目已至，姜子牙无力自保，被雷震子所救，来至西岐。

恰此时，姬发梦中出现了一个身影……

预警：

篇幅不短，姬发为主要视角，从电影结尾一直写到伐纣成功；

正剧向，不过cp内容不会少，也会注重逻辑、故事完整性和人物塑造；

电影设定为主，会参考一些相关的神话故事，也有自己的整合思路和故事线。

第一章 何人入梦来

雪龙驹飞驰，马蹄烈烈，残阳铺路，送西伯侯次子姬发一路归还西岐。

在朝歌做了八年质子的姬发浑身伤痕，满心疲惫，拖着沉重的双腿踉跄来到父亲姬昌身边，握住父亲的双手与环，完成了还家的诺言。

姬发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压抑许久的身心痛苦便一涌而出，他眼前一黑，失去了意识。

等再次醒来已是三日后。

不熟悉的环境瞬间激起了姬发的防备，还未睁眼便伸手去枕下取自己的佩剑，没有摸到，姬发一个翻身，正欲夺路而出，只听一个雄浑声音道：“少主莫急！”有几分熟悉，全无敌意，姬发望去，一位浓眉黑髯的中年人朝他行礼，穿的是西岐的臣子服饰。

记忆全数归于脑中，姬发呼出一口气，撑住床沿，摸了摸头，纱布在他头上绕了几层：“我父亲如何？”

对方道：“主公已无大碍，嘱我在此照看。等少主休憩完毕，再去见他便可。”

与那活过来的木头狮子一战，姬发浑身酸痛，尚未完全恢复，但他思父心切，当下站起身，将配剑系在腰间，道：“带我去见父亲。”

西伯侯府僻静深远，院中草木繁盛，石桥流水，比朝歌的威严辉煌少几分壮阔，多几分温和。姬发离家八年，一路走一路看，只觉处处熟稔，又隔着层纱似的陌生，不由叹口气。

中年臣子说道：“少主八年未归，在外受苦了。”

“苦也不苦，知晓了许多是真的，八年未侍奉父亲膝下，才是我最苦之事。”

“少主至孝，主公定然欣慰。”

回来那日的景象都不甚清晰，姬发只记得他从大门拾级而上，父亲躺在榻上，周围臣子肃穆而坐。想来父亲回西岐之路也并不一帆风顺，却强撑着等自己的消息。

姬发更为心酸，加快脚步。

走至正殿附近，忽听得一阵骚乱，夹杂着风雷般的闷响。姬发睁大眼，忙走上前去。

只见一青绿色巨兽半跪于正殿门前，翅膀垂下，一条粗壮如树干的巨手伸入殿中。

姬发怒吼道：“住手！”不管不顾上前去，拔出佩剑对准那条粗壮胳膊。

巨兽一愣，血红双眼对准他，不爽地朝他咧嘴。

“我儿姬发，不必紧张！”一道苍老沙哑的声音及时出声阻止，是西伯侯姬昌。姬发探头望去，才见姬昌床榻旁边放着不少野果野味，巨兽的手指小心搁在榻边，姬昌的手还抚在上面。

姬发一愣。

“这是雷震子，是他救了我，将我送回西岐。姬发，不可无礼。”姬昌说话迟缓，却温和有力，比牢狱中不知好上多少。当初让雪龙驹送父亲回家，路途遥远，说不定出了什么意外，确是幸有雷震子相助。姬发便收回长剑，朝对方拱手：“是我急切了，抱歉。”

雷震子哼了一声，慢慢抽回手，翅膀挥动，腾空而起，青绿色身影几秒后消失不见。

姬发仰头瞧了会儿，纳闷不已。此时姬昌唤他，便摇摇头，走入殿中。

姬昌面上的罪囚印记清晰，散着头发，身形枯瘦，看面上精神却是好了不少。姬发忍不住扑过去，握着父亲双手，哽咽着唤了一声。

父子俩说了一些家常话，姬发渐渐冷静下来，发觉周围不少臣子垂首跪坐，挠挠头，说道：“父亲，我虽将殷寿斩杀，西岐却不可松懈，应对天谴同时，应当厉兵秣马，做好准备。”

姬昌拍拍他的手：“我儿长大了，思虑周到。我一回来就嘱咐下去，西岐军队近日一直在习练，也贴出了招兵告示。只是不久前消息传来，北海征战十年的闻太师已在回朝路上，不知朝歌形势会如何变化。再者，西岐历来农耕为重，短时间内军力恐怕不足以抗衡朝歌军队。”

姬发越听神情越凝重，低声道：“父亲，殷寿已死，朝歌元气大伤，短时间内应不会出兵征讨西岐，姬发愿去军营领兵，勤加训练，守卫西岐，死战不退！”

“儿啊，带兵一事，心急不得。”姬昌叹气，“于公，带兵打战，须统帅收服众将士之心，军队训练，也并非一日之功；于私，你旧伤未愈，心忧神伤，贸然担大责，如履薄冰啊。”

姬发思量良久，点头：“父亲说的是。”

他坐在一侧。各处的消息不停传来，姬昌一一处理，有条不紊，姬发旁听，自觉受益良多。天色渐晚，仆人端来晚膳，姬发也陪着用膳，随后又亲手喂姬昌喝药。他八年未在，哥哥伯邑考又已身死异乡，他若再不尽孝顺人伦，便是罪该万死了。

西伯侯心疼孩儿，让他回去早些换药休息，他便行礼退下。

夜深人静之时，烛火摇晃。姬发头部隐隐作痛，翻来覆去不得入睡。白日里担心父亲与西岐，不能否认也是故意为之，这会儿没有他人杂事，心底的悲痛再也抑制不住，丝丝缕缕泛上心头。

朝歌一战，天翻地覆。往日兄弟，今日仇敌。崇应彪那厮，竟如此心狠手辣，他一箭射中其眼，对方还不依不饶，追至河边，为拿回鬼侯剑，他不得不迎战，最后将昔日弟兄抹了喉。姜文焕放他们离开，回身迎敌，却经饕餮践踏，不知是否逃生。至于殷寿，他曾经憧憬、仰慕、爱戴的天下之主、大商之王，那威严高大身影下的真实面目是这般可憎可怕，他亲手杀之，破除自己心中蒙昧，消灭天谴之罪魁祸首，自然，也算是给殷郊报仇。

对了，殷郊……

身首分离、鲜血流淌的惨状映在姬发瞳中，明明遥远又混乱，可他仿佛就站在殷郊身边一般，长剑落下，宛如砍在他心上，痛彻心扉。他浑身僵硬，头脑空白。殷寿趁机回身反击，将他一脚踹开。他狼狈爬起，只觉血液燃烧，心中仿佛天崩地裂。

他冲向殷寿。

厮杀间，他看见那须发皆白的道士唤来两人，将殷郊遗体用红绫裹住，举着消失在天际，是否是送去了仙家之地？殷郊，能复活吗？

感道士之举，他混乱中也不忘拉着人一起逃命；又因殷郊一线生机全系于此，他不惜舍身救道士，从悬崖一跃而下。

他相信自己能够回到西岐，回到父亲身边，而同样，他多希望殷郊也能回到他身边。

姬发翻了个身，眼角泪光一闪而过。

不知何时，姬发猛然一惊，睁开眼，发觉自己身处浓白雾气之中，周围空无一物。

做梦常有，做诡梦不常有。他见识过申公豹姜子牙等人，知晓世间道法不虚，也听说过岐黄之术有些控制人心神或者入梦杀人的法术，不能大意。姬发谨慎盯着四周，身体绷紧。

“别紧张。”声音从背后传来，姬发骤然转身，挥出一拳。

没有挥中，姬发却并未继续，他愣愣盯着来人：“殷郊？”

身首异处的殷郊此时好端端地站在姬发面前，穿着太子服饰，发髻齐整，剑眉星目，脖颈处，没有一丝刺目的血迹。殷郊退后一步，被拳风打散的胸膛缓缓复原，这场景未免有几分好笑，他装作抱怨道：“你小心些，我魂灵不稳，被你打散了怎么办？”

话音未落，姬发上前一步，双臂一张，用力抱住了他。

殷郊笑道：“好兄弟！”

姬发一颤，并未言语。半晌，两人分开，姬发眼中含泪：“殷郊，你……”

“我在昆仑仙家之地，仙人正用法术救我。”殷郊握住姬发的手，诚挚道，“你救我之心，我万明白了，此事你千万不要有愧。”

姬发心中又是一抖。殷郊了解他，若是没有昆仑仙人救活殷郊，他恐怕余生都要活在愧疚难安中。

“……你好好活着，我便不悔。”姬发道。

“对了，此番我入你梦中，乃是昆仑着我告知于你，殷寿——”殷郊神情严肃，眼底浮现火光与恨意，“他没有死！”

姬发瞪大眼，愕道：“我亲手将剑刺入他身躯，他又跌下城楼，怎会！”

“是那狐妖！”殷郊咬牙，胸膛起伏，仿若气急，“她竟有此等本事——我早该杀了她！”

姬发一阵晕眩。殷寿未死，天谴不消，朝歌军队不日就会攻至西岐，到时候，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！

手被用力一捏，姬发回过神，只见殷郊蹙眉，忧心问他：“你如何受的这些伤？”

姬发便把申公豹遣两头木狮追杀他们一行人的事情一一道来，殷郊怒眉：“果真是妖道！”

不止。姬发又说了闻太师将要回朝的消息，最后拍拍殷郊的肩膀，道：“西岐不善武力，却也不会降，我就在此处，绝不退缩。”

殷郊惊愣半晌，怒意收敛，语气有几分苦涩：“死过一遭，我以为我是万般不怕了，没想到你是个比我更不怕的。”未等回应，他抬头又问，“还有那位姓姜的道士，你知他在何处？”

昆仑想通知姜子牙，如今天下大乱，殷寿弑父杀君，早已不配为天下共主，姜子牙手中封神榜因而无人能开。天谴肆虐，迫在眉睫。

一切都乱了。

姬发恍惚，握紧殷郊的手，像是放开那双手他就要被洪流吞没般，窒息，无力。

“姬发，姬发！”

“嗯？”

殷郊身形逐渐透明，却一脸坚定：“仙人说会帮我们的！而且，等我重塑身躯，就来找你。我们一起去杀殷寿，消天谴，一定可以的！”

殷郊！姬发想去拉他，徒劳无功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人消散无形，期盼的话语也没能吐出。

——你还能，入我梦来吗？

(未完待续)

第二章 所行为何人

翌日，天色浅淡，姬发匆匆去见父亲，将殷郊所说，商王殷寿未死一事告知。

殿中的臣子所剩不多，大约都被派去处理各类事务，只留几位照看。姬昌方经牢狱之灾，卧于床榻，暂无力占卜，然见多识广，晓得这入梦之术，也信姬发所言，便叹道：“天道苍茫，天下，必有此一劫。”

姬发怔怔抬头，眼中难得有几分迷茫：“父亲，我，我该如何做？”

西伯侯沉吟，拍拍身边床榻，示意姬发上前坐下，才和蔼道：“我儿少年英才，武艺卓绝，自然不是担忧与朝歌开战一事，既如此，为父便送八个字予你。”

“哪八个字？”

“遵从于心，无愧于己。”

姬发默然，半晌，他低头拱手，正色道：“谢父亲教诲。”

随后，姬发准备前去军营一看，然还未迈出门，只听几声惊雷，他下意识抬头，便见雷震子盘旋在伯侯府上空。他业已知晓雷震子乃是当时父亲所救婴孩，送往昆仑，长大后前来西岐守护父亲。西岐百姓淳朴，倒也不怕其样貌可怖，但实在没有能容纳他的大屋子，雷震子便夜宿在外，每日上午来送些野果野味给姬昌。

但瞪眼一瞧，那粗糙大手中捞着的，怎么也不像野味。

雷震子缓缓降落，将手中物什放在地上，退开两步。姬发上前，用剑尖挑开布料，这才看清是那位须发皆白身怀封神榜的姜姓道士。他扶起姜子牙，后者悠悠醒转，摸到怀中竹筒，松一口气，抬头看他，乐道：“姬发小友，又见面了。累你救我一命，还未报答。”

一旁的雷震子没有逗留，瞧了姬昌一眼便径自飞走。

“道长无事便好。”姬发既知殷郊消息，此刻乃是心平气和，引姜子牙来到姬昌面前。

“伯侯之苦，言无以表，如今可好？”姜子牙行礼，关切问道。

西伯侯颌首：“姬昌侥幸，蒙道长忧。”

当时姜子牙在山洞中见四位伯侯，讲明利害，想让他们一同讨伐殷寿，不想被迫来的侍卫一网打尽，被殷寿以谋逆之名，借亲子之手处死。唯有西伯侯姬昌，长子伯邑考以命换命，才得以返回西岐。

姬发眼尖心细，默默握住父亲微颤的手。苦痛过往，言语苍白，不必沉湎。

姜子牙长叹一声：“伯侯与小友都是大义之人呐。”也不再多提，只讲明来意，“我本在林中钓鱼，天边一群黑气缭绕的乌鸦直冲我而来，眼眸血红，我知是那申公豹所为，然我并无法力在身，被血鸦撕扯，差点落入水中，幸而雷震子经过，认出我的道袍，又知我与伯侯相识，便送了过来。算起来，伯侯救我一命啊。”

姬昌摇头：“是雷震子善念。”

“姜子牙，你为何未来西岐而在林中？”姬发忽然问。

姜子牙急忙作揖：“我年事已高，不欲奔波，也一直在等太子殷郊的消息，便逗留于林中，

并非不愿与伯侯和少主相见。”

听到殷郊二字，姬发面色略有缓和，便将殷郊昨日入梦说其正于昆仑重塑身躯，以及殷寿未死，封神榜无人能开几件事一一告知。

姜子牙轻抚胡须，眼神微动，最后向父子俩作揖：“伯侯一家于我都有大恩，现下既已来此，不若让我助伯侯一臂之力？”

“好！”姬发抚上剑柄，目视前方，坚定道，“我西岐广纳天下贤士，一同讨伐天谴之罪魁祸首殷寿，正天道，平天怒，为天下百姓战！”

朝阳已升，姬发眼中宛如倒映火光，熊熊燃烧。

午后，姬发还是去了军营。他离家八年，离时还是孩童，归家时已是征战已久的勇士。除了姬昌会说“这是我儿姬发呀”，旁人已很难认得出了。他又未让大臣带领，一踏入军营领地便有一长矛挡住去路。兵卒喝道：“军营重地，不可擅闯！”

心中已有赞许，姬发面上却故意嚣张道：“我若非要闯呢！”

“大胆！”这兵也不胆怯，狠狠一挥矛，直往姬发胸前而来。

姬发后仰躲过，拿起腰间佩剑，却不拔出，只用剑鞘挡住，笑道：“好，果断勇敢，是我西岐的兵！”

这边骚乱引来不少人围观，闻言，那长矛士兵一愣，旁人相视，一人大声喊：“来者到底何人？”

姬发眼珠一转，答：“我乃西伯侯请来之士，着我领军训练，不信，可自去验明。”

士兵不敢妄动，赶紧遣人去请示，不到半刻，口谕传来，确有此事。一穿着不同的将领扒开众人上前来，拱手道：“阁下勇猛，若有怠慢，还请不要放在心上。”

姬发道：“不会，我今日来，便是要‘无礼’一番。”

众人惊疑。姬发举起手中佩剑，环顾四周：“无名小卒，若此刻上任，大家未必服我，今日就在此处，谁能将我打倒在地，我的位置，就交由他来坐！可有人来挑战？”

他没说自己是何职位，但一个年轻人挑衅至此，引得哗然一片，不少兵士跃跃欲试。

那将领抬手，众人安静几分，他盯着姬发道：“阁下年纪不大，口气倒大，即便是主公请来的贤士，我也斗胆，冒犯了！”他卸下头盔，解开披风，抽出腰间佩剑，抱拳，“在下百夫长章禄，请赐教！”

“在下，焦发，请！”姬发编了个名字，心中对章禄表现暗自点头，也不多言，上前与其缠斗起来。

围观兵士又是加油又是起哄，姬发全然穿耳而过，他集中精神，盯住对手。

在质子团中时，各伯侯之子训练皆在一处，他与殷郊更是亲密无间，形影不离，两人时常相互较量。不过殷郊擅兵器，姬发擅骑射，公平起见，便约定同拿木剑。

此情此景，真如当时。

寒光一闪，长剑向姬发刺来。

姬发侧身抬手，双手握住剑鞘，挡住一击，铁器铮鸣，耳边倏然荡起一人爽朗的笑声。

“姬发，不许收着，使出全力来。”

殷郊是大商的二王子独子，身份尊贵，殷寿让他在质子营中与其他质子一同训练，他也吃得下苦，从未懈怠矫情，甚至比一般人都要努力。但身份差别摆着，姬发看得明白，旁人讨好敬畏，却不敢亲近，和殷郊走得近些的，也就只有四大伯侯之子，再近些，便只有姬发了。

篝火旁，姬发问他，为何加入质子营，将来要做什么。

殷郊眼瞳含星，熠熠发光：“我要做父亲手下最勇猛的将军，护卫朝歌与大商，护卫父亲！”

那时，商朝二王子殷寿，还是他们眼中无往不胜、威风凛凛的勇士。

当殷郊反问，你呢姬发，你想做什么的时候，姬发笑道：“我自愿来朝歌，便是要做大英雄的！”两人大笑，举杯痛饮。

其实还有一句话姬发没能说出，他在心中默念。

你护卫朝歌，我护卫你。

他拔出剑，沉下重心，朝前喝道：“章禄，还收着力吗，再来！”

日光酷烈，沙土飞扬。

姬发宛如箭矢般冲上前去。

而殷郊本人，此刻正跪于玉虚宫外，透明的身体下，玉白的地面纹路清晰可见。

他深深拜伏在地。

十二金仙飘在空中，默然无语。

良久，广成子叹道：“太子啊，你被砍下头颅，魂灵本要消散于天地间，昆仑不忍看到天下大乱，助你重塑身躯，本可不日便能前往朝歌，举旗讨伐殷寿，成为天下共主，打开封神榜，终结天谴。可你偏说要修道练法？你可知，一入道门，法自天理，受天道约束，就再也做不成人皇了？”

殷郊抬头，脖间一道红痕，他拱手向天，坚定不移：“殷寿弑父杀君，大逆不道，大商将亡，殷郊不愿强行维持大商气运。况且我为殷寿之子，无颜再做天下共主。前尘往事，便随我头颅而去。殷郊只愿重塑根骨，习得神通，好去救百姓于水火，助能人往伐商。若仙人不肯，我，我便跪在此处，那破烂肉身，不要也罢！”

说完，他再次大拜。

“你这孩子，鲁莽至此。”元始天尊缓缓降下，无奈抚须。

一旁的慈航道士轻笑：“至诚心性，倒也可贵。”

金仙大多莞尔，殷郊虽是魂体，也不由面上一热。

元始天尊仰头望天，沉吟半刻，低头道：“殷郊，此时开始修炼，百年千年不得成，但你若决心如此，我玉虚宫便助你抽筋去血，重塑根骨，法力灌于你身，此痛凡人不能忍，然几日可成。将来伐商大战，你也须亲力亲为，苦战到底——你可，知晓？”

殷郊露出如释重负的笑意，振声道：“殷郊甘愿！”

广成子散去法力，站在他身前，怜道：“我有一法宝，乾坤日月图，能使时间放缓。塑完根骨，你便在其中修炼，可早日下山。且若你愿意，便认我为师，我亲自教你，如何？”

殷郊大喜过望，当即深深拜下：“弟子殷郊，见过师父！”

被带去为重塑根骨做准备前，一金仙忽地问他：“你既不做天下之主，那何人可做，你心中可有见解？”

殷郊摇头，蓦然一人身影闯入心间，但他嘴唇一颤，未多言语。

(未完待续)

第三章 风雨渐起

是夜，殷郊再入姬发梦中。

星月高挂，四周阒寂，唯有柴火噼啪作响。城墙上，身着铁甲的殷郊在姬发身旁坐下，端起酒碗，一饮而尽。

“姬发，你这梦中之酒，怎如此苦涩。”殷郊咂嘴道。

梦中无形无味，哪里有苦涩之感，但姬发轻笑一声：“我再给你续上一杯。”

酒碗中果然满上，殷郊再喝，撇下嘴角，故作深沉：“好酒好酒。”姬发欲肘击他，他拿手挡住，探头上下打量一番，奇道，“不过三日未见，你这伤，怎么还更严重了？”

姬发这三日一直在军营，站在帐前，邀众将士来战，军营中已传开，谁能打倒他，官升三级。若在二十招内，便可将他取而代之。姬发在质子团中也不算实力不俗，只是他旧伤还在，西岐兵也不是纸糊的，半日下来，赢得艰难。

早前名为章禄的百夫长败于他手，也坦然服输，见他站立不稳，便上前劝道，他们虽为莽夫，却也不做趁人之危的事，请他回去休整后再来。

第二日，姬发仍旧在帐前，抱剑而立，阖目不语。或来往或围观的士兵，眼中也带上几分钦佩。连战两人，都是试探，未用全力，但随后，一彪形大汉上前来，粗声道：“小子，你可还有力气？我来试你一试，若是赢了，可会说我胜之不武？”

姬发抬头，知定军心就系于此战，抱拳大声道：“请！”

“都是皮外伤，看着严重罢了。”姬发忙安慰道，随后眺目远望，语气沉沉，“太师闻仲已抵达朝歌，殷寿多日没有动作，不得不防。我离家八年，且年纪尚轻，领军多有不便，因而——嘶！”

是殷郊捏住了他肩膀。梦中本无痛感，只是姬发处理伤口时疼得呲牙，此刻看人碰上去，似乎痛感传来，不由一激灵。

殷郊忍笑：“皮外伤？”

姬发无奈扶额，又问道：“三日未见，我还以为入梦之术不可随意施展，你身体可已重塑？何时回来？”

“这……”殷郊一愣，移开视线，“头接回去了，只是仙人说要教我法术，还得耽搁几日。我今日确实要告知你此事，入梦之术简单，但我接下来就要闭关修炼，魂灵与身体不可分离，因而无法再入梦相见了。”

修炼法术？姬发不知道其中曲折，直觉却倍感不安，蹙眉思忖起来。

殷郊以为他担心时间紧迫，赶快解释：“仙家有法宝，我在其中修炼，一日可抵数年呢！你放心，我必赶在朝歌军队前到你身边，与你并肩作战。”

姬发抓住殷郊手腕，认真望入他双眸：“有你自然是好，但我一人也绝不任由朝歌军队通过，只是天下哪有如此轻易的修仙之道，你实话告诉我，是否要受许多苦？”

殷郊心中一暖，但犹豫一下，还是未将抽筋去骨之事说出，只说：“比天下之苦，不值一提。”

“你……”姬发长出一口气，阖眼，“好，来日战场见。”

在质子团中时，殷郊不因身份而受优待，训练吃住皆与其他质子一起，习练刻苦，以言行服众人。只有与他最亲近的姬发知道，小王子是极怕痛的，受伤后梗着脖子不服，回了帐篷便呲牙咧嘴地上药，偶尔还哼哼着让姬发给他背后瞧瞧，有没有见血，气呼呼地说下次不收手了。

也是殷郊，寺庙中揭破殷寿真面目，心死神伤，笑声凄狂，见殷寿举剑，竟直往剑尖冲去，若非姬发拦下，便是血溅当场的一场人伦惨剧。

所以如今殷郊笑得再轻松，说得再无谓，姬发也不可能真的相信无事发生。

但殷郊意愿，便是除了殷郊性命外第二重要之事，他若想练术法以对抗殷商，姬发便站在他身后，为他挡下漫天箭雨。

“咳！”沙场上，姬发不防，被大汉摔在地上，背后一痛，不知哪里的伤口裂开，一阵刺痒。他撑着剑柄起身，咬牙，“好力气，再来！”

大汉身形高大强壮，像是巨人一族，姬发得仰头才能看见其脸，且力气奇大，不能硬拼。姬发灵活应对，躲过几掌，绕至大汉身后，正要敲其膝窝，一掌袭来，姬发迅速矮身，掌风自头顶掠过。大汉退开，面向他，胡须颤颤，笑声粗放：“好身手，再来！”

殷郊问了几句姜子牙的事情，又听姬发描述军营所见，提到勇武的几位士兵，与姬发打得不相上下，眼眸发亮：“你的身手，便是卫团中也是数一数二的，西岐竟有如此能人，真想领教一番。”

“这几日我可是未有败绩，换成你，早就回营抹药了。”姬发故意逗他。

果然，殷郊不服，嚷道：“那可不一定！”

剑柄重重砸在脚背上。

大汉身形一滞，手掌停在姬发头顶，几秒后，连连后退，一脸苦相：“我认输我认输，怎么砸我脚呢……”

众人大笑，姬发收起剑，喘着气上前：“一招之差，承让，阁下勇猛有力，不知尊姓大名？”

“天要亮了。”殷郊说，“姬发，我们战场见。”

姬发归还西岐的第二十日，瓢泼大雨笼罩天地，朝歌急报传来，传令士兵的盔甲还在滴水。

西伯侯姬昌及其次子姬发，叛乱谋逆，其心可诛，顺应天道，起兵平乱。有归顺者，连坐三代；若不从者，诛灭九族。

姬昌榻前跪满臣子，一老者起身，涕泪不已：“主公，与殷商一战，已无法避免，还请主公早日下决心，自立为王，便可与殷商分庭抗礼，伐商一事，也是名正言顺啊！”

姬发行至屋外听得此言，还诧异了一瞬，他本以为臣子们不赞成开战的会占多数，没想到是让父亲自己当王。他走进来，大声反驳：“不可！”

“少主？”“少主何出此言？”

姬发先向沉思不语的姬昌行礼，方转身道：“众位大臣明理，但天下众生芸芸，未必能知晓殷寿是引发天谴之人，此时称王，坐实了谋逆之名，人心倒戈，于战事有百害而无一利。”

臣子们面面相觑，低声交谈。

“那依少主之见呢？”有人问。

姬发挥手：“将地图呈上来！”

一人从屋外跑入，定睛一瞧，正是姜子牙。

白须白发的道士将地图展开，姬发上前，指着一处，道：“讨伐檄文已出，想来不日朝歌军队就会出发，攻至西岐边界，当务之急，乃是守住西岐土地，稳定百姓之心。”

那老臣叹道：“少主心系百姓，无可指责。可我西岐本就不善武力，若无名分，军心犹豫是一，贤才不来相助是二，守住西岐土地，可谓难上加难。”

“哎！太过悲观。”姜子牙出声，“虽无名分，但保卫家土，无人会退；西岐重农耕，普通百姓也壮实有力，军中训练不难；再者——”

姬发接过半边地图，姜子牙腾出手，指向一地：“此地为沧州，是到西岐的必经之路，观其地形易守难攻，若驻扎于此，哪怕是朝歌三万大军也不足为惧，前线士兵边战边练，想必能守住沧州的同时，也练出一支精兵悍将来。”

老臣子嗤笑：“老夫看你是太过乐观！朝歌军队多少，训练能否有成效，皆不知，真是满口胡言！”

“这是最好的办法，如今形势，只能随机应变……”姜子牙苦口婆心，却见姬发转身扑通跪下，抱拳行礼：

“父亲，姬发愿赴沧州！待守住沧州后，父亲可发文昭告天下，西岐未反，乃是殷寿逆天而行，我西岐奋勇反抗，召天下同行！”

姬昌久久未语。

他回家不过数日，又要远行上战场，想必父亲心里也不好受，可战况紧急，不容私情。何况，他也需要战场来证明自己，将来同殷商必有大战，他须得早日收服军心，做好万全准备。

“报——”

雨声中，又传来急报。

朝歌大军，已出城门！

“行军如此迅速？”

众人愕然，看向姬昌。

西伯侯胸膛起伏，睁开眼，一字一句道：

“朝歌来犯，我西岐，不降。姬发，去吧。”

“是！”

众臣与姬发一同拜伏。

雨势减小，姬发跳上演练台，拿剑柄敲打铜锤，引得不少人驻足。

有人认出他，喊道：“焦发，你今日又摆擂台？”

他没回答，也没停下手中动作，金戈声一下又一下，没一会儿，便聚集了黑压压一堆人。

姬发这才开口：“众位将士，我先向各位道歉！”

人群骚动不解。

他接着说：“我真名不叫焦发，而是姬发——我乃西伯侯次子！姬发见过各位！”

这下喧哗声更大，有人忿忿道：“就是那个去朝歌做了八年质子的姬发？”

“虽为质子，姬发不敢忘西岐！商王无道，引发天谴，我早已叛出朝歌！”姬发大吼，嗓音几乎嘶哑，“我并非有意隐瞒，几日下来，众位对姬发为人，想必心中已明，我才敢告知大家！方才急报，朝歌颠倒黑白，污蔑西岐叛乱，已出兵来犯！”

惊慌的情绪扩散开，姬发赶紧说道：“此当存亡之际，姬发愿为西岐而战！朝歌军队又如何？犯我家园，必逐破之。西岐勇士，可愿与我前往沧州，保卫西岐土地？！”

话音落下，一时静默。天地间唯有雨声。

少顷，一高大身影从人群中破出，半跪在地，向他拱手：“我愿跟随少主征战。”

正是那位与他大战一场的大汉。

“我愿随少主征战！”章禄也来了。

零星的喊声终于慢慢变大，溪流汇作大海。

“战！战！战！”

归还西岐的第二十二日，西岐城城门大开，数千兵将，鱼贯而出。

姬发行于最前，甲冑威严。他骑在雪龙驹上，回身看去。

环佩又系在腰间，他伸手握住，默念。

父亲，西岐，我会回来的。

未完待续

第四章 内忧外患

西岐军队行至沧州二十里外，前方斥候传来消息。

“朝歌大军已兵临沧州城外？”

营帐中，姬发与几位将领正商讨战术。闻此消息，一将领不由愕然：“朝歌发兵的消息乃是七日前，但从朝歌城到沧州，哪怕是轻骑也要九日路程，怎会来得如此之快？”

姬发问：“沧州守将是何人？”

“禀主帅，沧州侯陆清之，守关十余年。”

“五日前，我军于途中遇见沧州来请求出兵的信使，想必朝歌讨伐檄文一出，陆清之便遣人去西岐求援。沧州多年安稳，驻守军队不多，虽地势易守难攻，也恐怕撑不住多久。若我军到达，还可一战，可朝歌大军行军如此神速……”

“周边州府可有援军？”

“有，沧州十里内共有五州，三州已出兵救援，然人数不多，只有——”

“多少？”

“只有五百人。”

姬发缓缓坐下，脸色冷峻：“加上沧州城内，不过一万人。”

一旦朝歌军占领沧州，再想夺回，难如登天。

“若我军急行，可能赶到？”一人问。

“不可！”一旁的姜子牙忽然出声。他跟随姬发同来沧州，路途中竟对行军布仗多有见解，姬发受益不少，言语中带上几分尊敬：“来不及赶到？”

“非也，急行军一日便可赶到沧州，但我军已行五六日，疲惫不堪，再赶往沧州作战，恐怕事倍功半。”

众人点头称是。

姜子牙又说：“如今沧州惶恐不安，比起大军支援，稳住军心才是重中之重。”

“如何？”

“请主帅带领轻骑数人，携西岐军旗，即刻赶往沧州。”

众将领惊道：“岂能置主帅于如此危险境地？若有闪失——”

“我即刻出发。”姬发挥手制止嘈杂声，起身，定了定神，道，“众将听令，我先行一步，将士们休整完毕后，立即出发前往沧州，三日后，若我未见军旗，军法处置！”

营地围栏打开，一队兵马在夜色掩护下鱼贯而出。

姬发微微俯身，在马背上颠簸，他拍拍裹着的旗帜，又回身望了望挑选出来的二十位精兵，垂眼思索，随后转头目视前方，双腿一夹马肚，疾驰而去。

几日前，与姜子牙的谈话浮现在耳畔。

“你说殷郊在昆仑学习道法，现下无法回来？”姜子牙停住抚须的手。

“是。”姬发平静道，“你救殷郊，我便从狮口中救下你，当互不相欠，然雷震子又救你一命，你要报恩，也该找我父亲。此番你随我出征，助我不少，姬发感激。但我也同你讲明，你要等殷郊，他却没那么快归来，且你与我父亲年纪相仿，战事惨烈，刀剑无眼，还是尽早返回西岐，我派二人护卫于你，如何？”

姜子牙的手有些颤抖，姬发以为他心生惧意，摇头叹气，正要请人出帐，姜子牙却拱手道：“少主，主帅，我救殷郊是为了苍生百姓，与你救我一命不可相抵，若不报恩，我心中难安；再者，子牙不怕战火刀剑，只怕百姓受此苦难，若能助主帅一二，定当不遗余力！等天下共主出现后，我将封神榜交由他，天谴消除，子牙便无憾了。”

姬发有些动容，扶住道士手臂，郑重道：“好，既如此，我们便同去守卫西岐土地，待殷郊归来！”

姜子牙眼神一动，默默低头拜下。

沙土扑面而来，姬发侧过头，吐掉口中沙子，朝后方喝道：“跟上！”

沧州城墙上。

乌云般的大军就在城下，肃穆无声。守城士兵靠在墙上，手中紧握弓箭。

沧州侯陆清之身形宏伟，正站在城门上方眺望。

“大人，城内百姓已往后方迁走，两日后到达丰州。”信使上前禀告。

“我们，要撑过这两日。”陆清之双手放在城墙上，脸色沉重，“援军可有消息？”

信使低头。“还未。”

“三州支援，加上沧州守军，共一万人，而朝歌大军，足有两万，若西岐大军不到，恐怕很难撑下。”陆清之喃喃。

“大人！”有人上前，怒道，“是那西伯侯叛乱，干我们何事？不若打开城门，让朝歌军队通过，我们处于边界处，又向来安稳，王上不会苛责我们的！”

“愚昧！”

忽有一人高喊。

众人看去，是一位拿着“姬”字旗帜的年轻将领，带领数十人，风尘仆仆地走上前来。

陆清之蹙眉：“可是，西岐将士？”

“我乃西伯侯次子，姬发，此次发兵支援沧州的主帅！”姬发喘着气，把军旗往地上一杵，傲然道，“快马加鞭，前来拜见沧州侯！西岐大军就在身后，两日后必能抵达！”

众人流露出欣慰惊喜之色。

“你就是姬发？！”忽一人咬牙大喊，“我沧州不曾叛乱，何必受你们父子拖累！我这就把你扔下去！”

陆清之挡下，声如洪钟：“西伯侯为人如何，我陆清之是信的，少主来此，也是支援沧州，不可无礼！”

“多谢陆侯。”姬发抱拳行礼，又环顾四周，挺直胸膛喊道，“众位！讨伐檄文中写得明白，降了，也要连坐三代！朝歌大军一路直指沧州，一入西岐境内，所过之地，州府伯侯连同守城士兵均被斩杀，不留活口！诸位，也要死得这么窝囊？！”

此话激起万层浪，不少人激动得脸上通红，大声嚷嚷。

骤然，城下军中传来雄浑的号角声。

陆清之脸色一变：“不好，朝歌军队要攻城了！”

“朝歌军队未带投石器，守住城墙豁口！”姬发竭力大喊。

危急关头，一切从缓，守城才是要事。

沧州无愧易守难攻之地，很快，攻城大军退去，登上城墙的敌人也被杀尽。

头盔摘下，露出姬发汗水涔涔的面颊，右脸上有一道血痕，幸亏他反应快，不然就是瞎右眼了。他呲牙擦掉汗水，拎起自己的剑，甩掉血迹，正要擦拭，远处传来急切的问询：“看见少主了吗，少主在何处？”

他哑着嗓子回应：“这里。”

陆清之身边的侍卫匆匆走到他面前，半跪行礼：“少主，陆大人请您去主营帐中一叙。”

天色已晚，帐中点起了灯。几位将领均在，脸色不算友好。击退敌军，陆清之面上轻松许多，与姬发相对行过礼，问道：“少主，我几日前遣人向西岐请求派兵，可是收到了？”

“是，陆侯所求，不能怠慢，况且沧州位置重要，父亲本就让我来此支援驻守，解沧州之急。”姬发道。

“还不是你们叛乱，这下好了，我们都是叛军了……”有人低声嘟囔。

陆清之目光一凛，却皱眉未语。姬发一眼看出，这位伯侯也有一些顾虑，便站起身，挺直腰背，徐徐解释道：“何为叛乱？商王殷寿贪欲熏心，前王帝乙与太子殷启死于非命，他登基之日，引来天象异常，国师比干请他自焚祭天，他却大兴土木，血肉筑台；后因卦象，欲杀其独子，”姬发顿了一下，接着说，“虎毒不食子，他却心狠至此，哪有半分贤明君王的样子？我父亲为西岐劳碌已久，前去觐见，反被关押牢狱，西岐子民，可信他是有意叛乱？”

帐中沉默半晌，陆清之叹道：“我这几年去过西岐城多次，西伯侯为人正直，宽仁和煦，我不信他能做出谋逆之事来。”

“陆侯！”姬发坚定直视各人，“父亲与我，并非叛臣，只是商王失德，我们不愿再从！如今朝歌军队就在城门外，一旦踏过沧州，便能长驱直入，到时候，又将造成多少生灵涂炭？还请各位，与姬发一起抗敌！”他深深低头，紧张地看着地面。

深夜，姬发宿于帐中。脱下沉重的盔甲，将佩剑放在床头，他才缓缓躺下。

先前一番辩驳，他看得出还是有人将信将疑，可是殷寿之事，无法细说——狐妖、国师、他哥哥伯邑考……朝歌短短几日，竟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旁人没有亲历，恐怕难以理解。

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守城。今日朝歌大军攻城，并未使出全力，像是在试探什么，且大军行速异常，其中恐有异变，虽然西岐主力两日后可达，但这两日，万万不可松懈。

姬发思虑深重，直至后半夜才堪堪入睡。

营地寂然无声，偶尔甲冑碰撞，是巡夜的士兵。

但突然，姬发帐外，多出几道行迹诡异的身影。

帐帘被轻轻掀开，又迅速合上。来人放轻脚步，慢慢靠近榻上的姬发，一道雪亮长剑映照烛火。

昆仑山，玉虚宫。

一副画卷漂浮半空，发出莹莹微光，法力波动阵阵。

其中，长发白衣的殷郊正闭目修炼，结着手印放在胸前。而他脖间红痕刺目，像是下一秒就要滚落。

猛然，他浑身一颤，睁开眼，喃喃道：

“姬发有危险！”

未完待续

第五章 相见坦白

战场一片混乱，马嘶鸣声，刀剑碰撞声，力竭的呐喊声，全数混杂在一起。尘烟呼入肺腑，血腥味弥漫在口鼻间。所有的声音都遥不可及，他仿佛身处结界中，与世隔绝。

倏然，一柄长剑朝他面上斩来。他一惊，旋身堪堪躲过，一摸腰间，佩剑不知踪影，他重心不稳，跌倒在地，攻击又至。他猛拔出插在地上尸首胸口的武器，向前一刺，正中那人眉心。鲜血几乎瞬间喷溅而出，他忍住晕眩，将人无力的身躯推开，站了起来。

战场上还有不少人在厮杀，但更多的，是脚下层叠的尸骨与发黑的血河。

五感慢慢恢复，耳处的嗡鸣渐弱，他找到一匹马，想骑上去，才发现自己腿部划开一道深深的伤口，鲜血染红半边裤腿。

他咬牙暗骂。

此次他带领精兵夜晚突袭朝歌外围军营，把敌军杀了个措手不及，但天色已明，再不撤退，待中央主力军队反应过来，他们纵是长了翅膀也逃不掉。

一将士拉起他，吼道：“少主！快走！”

箭矢破风而来，射中将士，那温热的身躯便瘫软下去，沉重如铁。

他喘着粗气想拉着将士一同上马，但对方已失去了呼吸。他一扭头，牙关紧咬，忍着剧痛翻身上马。还未坐稳，几道利箭破空飞来。他也是擅长骑射之人，一眼便知——躲不开了。

刹那间，大地轰隆巨响。

“番天印！”

一道姬发再熟悉不过的声音震荡在战场上，使他猛地瞪大双眼。

大地震颤，土块隆起，冲击波将靠近的敌军击飞，数秒间，姬发身边无人再可拦他。

白色衣袖从眼前掠过，箭矢便失去力道般坠落，未伤到姬发分毫。

背后贴上熟悉的温度。

“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走！”那人在他耳边催促。

他回过神，大喝一声：“西岐将士，随我退军！”扬鞭策马，埋头飞奔，一路冲出敌营。

后面传来不少的马蹄声，使得姬发心中安定几分。

沧州城门打开，迎回勇士们。

姬发坐在马背上僵硬着不敢回头。回来的将士被簇拥着去疗伤，有人豪迈笑道：“我砍了十人！十人！诶哟我的胳膊——”

背后那人语带笑意：“果然勇士！姬发，你呢？”

姬发眼前发晕，嘴唇颤颤，说不出话来。

他不敢回头，怕是自己南柯一梦，又怕不是心心念念的那人。斩首台遥望，那一幕宛如梦魇，挥之不去。然而那人两次入梦，都故意幻化衣装，不让他瞧见死亡的红线，这点心思，他岂会不知。正因如此，他才更不敢回头。

“姬发，为何不回头看我？”那人沉默一会儿，手搭在姬发肩上，放轻声音问道。

他无法违抗那人的命令。于是他缓缓扭头，心跳如擂鼓。

深邃眼眸中，倒映出殷商太子殷郊的面容来。

“你……”姬发舌干唇燥，目光落在那红痕处，心神震荡，刚吐出一个字，突然眼睛一翻，晕了过去。

前一日晚上，锋利长剑往姬发颈间挥下，眼看西岐少主就要血溅当场，却“铛”的一声，被一把剑鞘挡住攻击，姬发不知何时已醒，目光炯炯，怒喝道：“大胆贼人！”

对方大惊，眼看刺杀不成，伙同其身后几人一道上前，欲围攻他一人。姬发便辗转腾挪，躲过好几剑，此时，动静引来了其他兵士，进帐来助。姬发刺死一人，其余人被围起来，只能无奈扔下手中武器。

翌日，前来刺杀的三人连同一具尸首，送到陆清之面前。

“昨夜刺杀我不成，当场逮捕，陆侯？”姬发抱臂，脸色不虞。

陆清之明白发生了什么，赶紧弯腰行礼道：“少主可有受伤？”

“我命大，未曾。”姬发嘲道。

“大军压境，不免恐慌，这几人眼界狭小，鲁莽愚蠢，惊了少主，我代他们，向少主请罪。”

姬发仔细看了陆清之几眼，哼了一声：“陆侯大义。大军在前，我不欲追究，但希望诸位明白，守城事重，此刻更应当戮力同心，不然，朝歌大军便要从我们尸首上踏过，欺辱我西岐百姓了！”

被绑着的一人嘶吼道：“是你叛乱，把你交出去，可免一战！”

陆清之伸手指着那人，气笑一声，无话可说。

姬发也笑：“原是慈悲之士，这样，我明晚夜袭朝歌军营，你与我同去，到时候就大声吼，说姬发在此，速速杀他，如何？”

众人以为他玩笑，但实则当天半夜，姬发就带领一百人，骑马冲出沧洲城，直奔朝歌军营而去。为沧州也好，为他自己也罢，不拼命，没人看得起他。

姬发醒来时，眼中景象逐渐清晰，略一转头，便看见玉白道袍的身影坐在榻边。

晕倒前的景象深刻入骨，他揪住那纹路精致的袖角，犹豫道：“殷，殷郊？”

那人顿住，随后转头来看他。不是梦境，不是虚幻。

“醒了？”殷郊挑眉，“你失血过多，我还以为你这般讨厌我，看见我就晕了。”

姬发摇头，又瞥见殷郊手中拿着鬼侯剑，正在擦拭。太子抚摸剑身，感叹道，“你一直带着这把剑……”

那是你的剑，我只有它了。姬发没说出口，只是撑起上半身，问道：“你学好法术了？”

殷郊把鬼侯剑放下，摇头：“我学道法后，与天地有所感应，忽然像是有人告诉我，你有危险了。我便暂时出关，向师父讨要了几件法宝，前来助你。”

姬发久久未语，殷郊疑惑看去，却见他愣怔看着自己颈间。

殷郊下意识抬手捂住脖子，苦笑一声：“我魂灵与身躯皆被斩首，这红痕是去不了了。很可怖吗？”

姬发心中憋闷，鼻头发酸。殷郊此时越轻松平静，他就越害怕，怕苦痛压抑累积起来，最后毁了殷郊。那天真直率的小王子，已经被其父亲毁灭过一次，若是再发生一遍，姬发不敢保证自己会不会同殷郊一同崩溃碎裂。

姬发猛地拥住殷郊，忍着泪，一字一句：“不会，你是殷郊，永远是。”

手在他背上拍了两下，殷郊蓦地推开他，羞恼道：“别说些古怪的话。你夜袭敌营，今日人家反应过来，恐怕又会进攻，你伤势如何？我给你喂了一颗仙丸，还有失血之症吗？”

唉，慢慢来吧。姬发从善如流地配合他转移话题：“没了，我再躺一会儿就好。”

一日过去，朝歌军队没有动作。

傍晚，陆清之入帐来讨论战况，看见殷郊一愣：“这位是？”

姬发总不能说这是被砍头的那位太子，只能介绍道：“这是我一位修炼法术的朋友，刚到，来助我的。殷、应郊，这是陆清之，沧州守将。”

殷郊有模有样地做了个手势：“见过陆侯。”

“道长好。”陆清之回礼，挠挠脑袋，也不多管闲事，对姬发道：“少主昨晚夜袭，我方伤亡四十三人，敌方伤亡，在五百之上。”说到敌军伤亡数字，陆清之的语气有点惊喜，对姬发抱拳，敬佩道，“少主真乃少年英才，勇猛无比。”

此时，帐帘一掀。

“报——援军到了！”

好消息。连日疲惫阴沉的姬发终于露出半分笑意：“西岐大军到了？”他夜袭敌营，便是赌对方被袭击后有所忌惮，短时间内不敢再犯。这下撑到大军来援，守城底气几乎是十成十了。

陆清之更是喜不自胜，起身踱步，自语：“好好好，沧洲城能守住了！”

不一会儿，几位西岐将领大步走进来，同姬发和陆清之见面。交换情报，安排守卫，驻扎营地，粮草情况，一切妥当之后，众人纷纷散去，各行其职。

跟随大军的姜子牙自然也在，却只垂手站在一侧，等人走光，才上前来，对姬发和殷郊行礼：“见过少主，见过太子。”

姬发微微点头，殷郊却摆手道：“太子头颅都掉了，就不必这么称呼了。殷郊现在拜在广成

子师父门下，我还得称您一声师叔。”

姬发眨眨眼。

“……殷郊师侄，既如此，我就直问了，”姜子牙凝重道，“师侄可知，修炼法术的后果……”

殷郊还没回答，姬发就急切地抓住了他的手：“怎么回事，有什么后果？”

有些心虚，殷郊移开眼神，老实回答：“除非天生神力，常人修炼道法后，便与天道通，不得干涉人间事务，做天下共主什么的，自然绝无可能了。”

姬发呆愣半晌，心中复杂，最后扶额叹息：“你啊。”

“天下共主，又如何呢。”殷郊眼眸渐冷，“我现在唯一所求，便是杀了殷寿，为母亲报仇！”

“殷郊！”姬发赶紧揽住他的肩膀，直视他的双眼，瞧着那双本该赤诚纯善的眼眸中充满凶狠疯狂，又一点点变为悲伤，只觉心如刀绞，难以呼吸。

姜子牙不知何时悄然退走，帐中只剩下姬发殷郊二人。

经历相似且苦痛的两人相互靠在一起，聊以安慰。

天色渐晚，姬发以为今日就要这样过去，琢磨着哄殷郊一起休息，明日再去城墙上商讨守城事宜。

但不遂他愿，帐外忽地起了惊慌的叫喊声。

“有敌袭！有敌袭！”

未完待续

第六章 守城之战

夜幕将至，敌军怎会在此时选择攻城？

姬发与殷郊匆匆离帐前往查看，未登上城墙，便听见一片惶惶。

“守住！”“是鬼怪！”“啊——快逃！”

火光憧憧，人影交错，呼喊混乱。

姬发直觉不妙，登上城楼，只见一将士背对他们，背后透出一把沾血长矛，缓缓倒下。

而那袭击者，竟是一具冒着黑雾的尸首！那尸体已经缺了一只胳膊，脸上露出森森白骨，眼眶中不断溢出诡异的黑色雾气，却挥动着武器追砍活人。

姬发将殷郊护在身后，神色凝重，抽出剑来防卫。后面姜子牙气喘吁吁地跟上来，看了一眼便大骇道：“不好！是邪法，这些都是用法术催动的尸体！”

“还用你说！”姬发挡下一击，吃力道，“有什么办法抵抗？”

这些尸首行动迟缓，力气却大，姬发与其缠斗在一处，戳中身躯，对面不痛不痒，最后姬发找到机会，将头砍下，那尸体才跪下不动了。他气喘吁吁地转头找殷郊，可夜色渐深，一片混乱，他一时间没能看见殷郊的身影，心刹那间便揪了起来。

“雌雄剑！”精光闪过，姬发只觉脸颊掠过一阵风，回头一看，另一具冒黑气的尸体头轱辘滚下，还保持着拿剑刺他的姿势。

他的肩被拍了一下，是殷郊从他身边掠过，身形宛如白鸟般轻盈：“怎么，退步了？”话音未落，已冲入黑气堆中，长袖一振，几具死尸被扇飞，一粗一细的两把长剑紧随其后，绕了个圈，将几顶人头尽数割下。

姬发放下心来。战斗间隙，两人眼神相触，微微点头。

“我见过古籍！对付这种邪术，要切下尸体的头，或者用火！”姜子牙喊道。

姬发一脚踹开一只死尸，朝四方大吼：“切头——用火——”

命令一层层传递下去，城楼上响起此起彼伏的呼喊。顷刻，火把被点燃，士兵们发动反击，喊声振奋起来。

姬发拿着火把从边缘往下一照，才看见不少冒着黑气的死尸从墙面徒手往上爬，立即喝道：“注意下方，守住豁口！”话音未落，一道更浓烈的黑气直朝姬发面门扑来，他眼疾手快，一个翻滚躲开。殷郊扶住他，他摇头示意没事，两人便一同抬头望去。

黑气停在墙上，幻化作人形。定睛一瞧，正是那黑漆漆、脖子上挂着一串白骨的飞头道士。

“妖道！”殷郊怒喝。

申公豹神色得意，盯住没来得及躲藏的姜子牙，阴森森道：“道友留步，交出封神榜！不然……”他双眼一瞪，拂尘在空中甩动数下，嘴中念念有词。

“有更多的上来了！”守城的将士们惊骇不已。

这些尸体的动作骤然变快，还发出野兽般的吼声，朝人冲去。

殷郊把姬发往边上一推，结了个手印，一道透明的墙竖立在中间，挡住了袭来的活尸。

而申公豹趁乱朝姜子牙攻去，眼看就要抓到装着封神榜的竹筒，姬发出现，及时挥剑，将申公豹击退几步。

申公豹怒眼圆睁，双手结印，向天而指。

“他要布阵！”姜子牙焦急道。

殷郊回头，目光一凛，当即喝道：“落魂钟！”一座古朴的铜铃浮现在半空，青色表面纹路厚重，微微颤动，法力波纹一圈圈扩散，接触到的活尸均是一滞。

恰在此时，一道火焰从天而降。鲜红的混天绫卷住一群就往城墙外扔，风火轮所过之处，黑气迅速退散。同时，玉色长戟挥动一圈，数十只活尸便被消灭大半。

“哪吒杨戬！”姜子牙欣慰地揪住胡须。

两位神仙的加入，瞬间扭转了战局。“师叔！”小哪吒护在姜子牙身边，瞪着申公豹，脆生生道，“欺负我师叔算什么本事？”

申公豹瞧见落魂钟已是惊诧，再见两人更是手抖。眼看邪术催动的活尸所剩无几，他心知这一战败得彻底，也不废话，掐诀一跳，化作黑气往夜空中退走。

哪吒欲追，被姜子牙拉住：“莫去，小心有诈。”哪吒瞧了瞧申公豹远去的方向，听了一回话，转身去帮杨戬处理战场。神仙不能随意杀人，但这些都是死了不知多久的尸体，哪吒三昧真火烧过去，痛快至极。

姬发刚松一口气，又见殷郊脸色不好，赶忙过去扶他。

殷郊摇头：“我没事。”

两人目光落在满地的尸骨残骸上，一时静默。

有惊无险的一夜过去，姬发休憩到下午，帐中迎来了不少人。

“众位先坐。”姬发按住太阳穴，闭眼养神。

陆清之坐下，几位大将站在他身后，姜子牙和哪吒杨戬坐在一处。姬发坐在主位，殷郊在他身边，一手撑头，一头抚着鬼侯剑。

“昨夜一战，诸位辛苦。”姬发举手行礼。

陆清之也回礼：“多亏主帅，多亏几位仙人。”经此一役，沧洲城守军，乃至西岐大军，已是彻底拜服于姬发，路过都要投来钦佩敬畏的眼神。陆清之年长于姬发，却也不得不承认这位少主的英勇大义。

“现在守军情况如何？”姬发问。

陆清之呈上卷轴。西岐援军到达后，守城人数已达一万两千人，本该是一万五千人，但那三千勇士，在之前几次守中战死，已长眠了。粮草还能支撑三月，支援的粮草也已在路上。城楼上守卫采取轮换，尽量每一个士兵都能休息充足，此外，日常训练也在安排中，为长期守城做准备。

姬发神色认真，仔细听完，又询问了几处细节，才点头道：“陆侯辛苦，你对此地熟悉，守城经验也多于我，相信你的安排。”

“谢主帅。”陆清之似乎有些动容，很是郑重地行了个礼，才退下了。

几人离开，帐中便只剩下熟人。

姬发平静的神色转为担忧，扭头问殷郊：“刚才受伤了吗？”

按理说，如今殷郊既已拜入道门，身具法力，不会轻易受伤，可姬发还是不免多关注几分，那脖间一道红痕他已看得眼痛，不想再见更多。

殷郊倒是坦然：“我学法不精，匆忙下山，而落魂钟是我师父手中至宝之一，我只能用出其十之三二的法力，即便如此，还是受到一些反噬，不过并无大碍，调理几刻就好。”

“以后也别勉强。”姬发蹙眉叮嘱。

殷郊挠挠头：“没勉强，我这不是没事吗。”

姬发无奈摇头，又对姜子牙三人行礼：“多谢两位神仙救场。”

姜子牙一抬手，摇头道：“申公豹本就是冲我而来。前几次见面我未认出他，后来他使那两头饕餮复活，所用乃是移魂之术，是通天教主门下火灵圣母之能，我便知晓了他的身份。朝歌大军行军速度异常，恐怕也是他从中作祟。他隐忍多日，想必是感应到我在此处，才出手的。”

“他要封神榜？”姬发对神仙的关系不甚了解，便疑惑发问。

“是，但不如说，是通天教主要封神榜。”

姬发更迷惑了，殷郊也摸不着头脑：“封神榜不是天下共主才能打开吗，通天教主是谁？他能打开？”

“诶哟我这脑袋，通天教主同元始天尊齐名，是鸿钧老祖三位弟子之一，说起来，我得叫通天教主一声师叔，申公豹与我还是师兄弟关系了。”

初入道门的殷郊眼神迷茫。

姜子牙继续解释：“只是通天与我师父元始天尊早已不相往来，我一时也没能想起来。封神榜是女娲留下的救世神器，通天教主不能打开，但若落入其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
“所以嘛，管他是谁，来抢封神榜，打回去便是！”哪吒仰起头，傲气道。

“唉，”姜子牙忧心忡忡，“通天教主手下弟子甚多，不乏精怪，申公豹为抢夺封神榜，定要协助商王，而他师兄弟们，可还未出现呐。”

“……总之，那妖道是通天教主一派的，他要抢封神榜，我们不能给，要是还有其他人来抢，也不能给，对吧？”殷郊进行总结。

“嗯，师弟说得对。”哪吒抱臂点头。

殷郊笑道：“师兄过奖。”

这下不止姬发，姜子牙也惊讶地眉头直跳：“你们何时是师兄弟了？”

“他拜在广成子师叔门下，比我入门晚，怎么不是我师弟？”哪吒挺起胸膛，言辞凿凿。

当时哪吒和杨戩听姜子牙之令，将身首异处的殷郊送往昆仑，本来一等到殷郊缝合完头颅就要再护送他下山，但后来殷郊决心修炼道法，哪吒和杨戩便先走一步，去寻姜子牙了。

他们二人追寻姜子牙踪迹，从朝歌一路找到西岐，偶遇雷震子，得知姜子牙随大军出发去沧州支援守城，又调头赶来，直到姬发快马加鞭奔赴沧州那日，才来到姜子牙身边。那时，姜子牙已知晓殷郊修道，不再做天下共主的消息，向哪吒杨戩确认后，沉思片刻，便让两人分别去往南野和东郡打探消息，是以两人今日才赶到救场。

姜子牙无奈：“还真是……说正事说正事，你们打探消息如何？”

朝歌大乱后，各地间消息传递已有迟滞，何况朝歌欲讨伐各处，便故意延缓，给军队支援造成不小困难。姬发要反抗朝歌，只西岐一地，显然太过孤立无援，还需掌握其他州府的情况，才能伺机行动。

哪吒道：“我去了东鲁，那里有一个叫姜文焕的，缩在城内不动，没意思。”

“表哥……”殷郊一颤，不由喃喃。

姬发道：“朝歌一战中，姜文焕把我们放走，后两只饕餮冲出城门追杀我们，我也无法回去确认他的下落。如果真是逃过一劫，回到东郡，那最好不过。”

殷郊点头。

但随后，杨戩又道：“我到南都时，朝歌三万大军已至，”顿了一下，“正与南都各府苦战，目标，正是南都主城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

未完待续

第七章 驰援南都

鄂顺的哥哥早年夭折，南伯侯鄂崇禹膝下便只有鄂顺一子。那日殿上，鄂顺未被蛊惑，拔剑向殷寿攻去，反被杀害，南伯侯悲痛不已，也被刺杀当场。那之后，父子俩的尸首被送回南都，要求挂在城门上示众，但南都并未照做，而朝歌风云动荡，也就没有追究。

殷寿毫无音讯，大概还在休养，朝歌城内本就大乱空虚，却不仅派出二万人攻向西岐，还有三万去打南都，这是何用意？

“据称，朝歌大军是十二日前出发的，”杨戩补充道，“南都诸侯纷纷抵抗，可是朝歌大军势如破竹，已经抵达南都主城三百里外，不出二十日便会攻至主城外。”

姬发闭了闭眼，面色凝重：“鄂氏一族正直刚烈，奋勇善战，南都想必也是如此，可毕竟南伯侯父子均亡，恐怕其余人等无法统筹南都众多州府，主城被殷商大军击破，也不过是时间早晚。”

但问题是，殷寿为何要如此？

“商王被狐妖复活，不仅身体需要休养，朝野上下也要整顿，还有太师闻仲回朝，庆功大典、安顿大军等一应事务都不可怠慢。虽然殷商已昭告天下西岐叛乱以定民心，向西岐出兵情有可原，可南都本就不满，这时候出兵只会白白消耗三万军队在那，若是这三万人也来攻西岐，恐怕今日守城之战的结果，还未可知啊。”

姜子牙抚须，缓缓道来。

姬发沉吟不语，半晌，他猛地抬头：“若是，这三万大军，最终目的，也是西岐呢？”

地图铺开置于台上，姬发手指南都主城：“朝歌军队攻下南野后，西岐便被包围，失去南都之盟的同时，也无法与东鲁来往，几乎是困于一隅，即使能与北崇相通，也势单力薄，无法对朝歌造成威胁了。”

姜子牙叹道：“确实如此。”

“而且，他们从南都出兵进攻西岐，可比朝歌过来方便。”殷郊补充。

良久，姬发眯起眼盯着地图，手指渐渐收紧。

“传令西岐城！请求火速驰援南都！”

三日后，西岐一万大军出发。

再十日后，朝歌军队攻破南都珉州，直抵衢州城外，距主城，仅有二十里。

南都衢州。

高耸城楼上，士兵从城墙后探出头，看了一眼城外，旋即又缩回去，他抱着自己的武器，背靠城墙缓缓坐下，明晃晃的太阳挂在头顶，盔甲内的衣服也被汗水浸透，然而他只觉浑身冰冷。

“怂得你！”旁边的前辈直勾勾盯着城墙外，手中长矛直直竖在地上，脸颊肌肉微不可见地

颤抖，“有什么怕的！”

士兵咽了口口水，声音发颤：“他们什么时候攻城……”

前辈沉默了一下：“快了吧。”

“我，我不想死。”士兵刚参军不足一年，年纪也小，平日里大家都很照顾他，可惜朝歌大军一来，谁都自身难保。猛然，他抬头，宛如抓住救命稻草一般，急切问道，“不是说西岐派兵来了吗？能不能……”

“别想了，”前辈打断他，“西岐叛军，谁要他们的支援，再说，”他咬了咬牙，“等西岐军队到，我们这里，早就被攻破了。”

硝烟与尘土似乎堵塞了士兵的口鼻，他有些呼吸困难。

前辈又瞪了他一眼：“站起来！我们只要拖延敌人的推进速度，西岐军队赶到，保下主城，这条命丢在这里又如何！？我记得你家也在主城？想想你的父母，你的妹妹！若朝歌大军攻入，他们能活得了？”

士兵鼻子发酸，眼前模糊。他很快抹抹眼睛，手撑着墙站起来，双腿还有些抖，但他已经不冷了。他摸摸自己的胸口，那里，放着他给妹妹买的簪子。士兵心想，对不起，哥哥回不了家了。

号角声响起，如同死亡的宣告。

骑兵，步兵，像是兵器般锋利冰冷，朝他们所在的城楼扑来。

“快——把他们打下去！”

“这边上来了！弓箭手——”

士兵把剑刺进一个登上城楼的敌人的胸膛，那也是一个年轻人，面容青涩，死去的时候表情很痛苦。他也是一个儿子，一个哥哥吗？士兵没有太多时间思考。人手不够，他丢开佩剑，搬来石头，和其他士兵一起把石头推下去。梯子上的敌人被砸中，喊叫着掉下去，又被后面的士兵淹没。

士兵活了下来，他把前辈睁大的双眼用手阖上，再拖下城楼，和其他人的尸体放在一起，

第一次攻城，他们这边已经损失严重，几乎每个人都受了伤，只能挑还行的站在城楼上，有几个还拄着拐杖，摇摇欲坠。听说有人做了逃兵，被将军当场射杀。

士兵还是很害怕，但他没想过逃。

第二次攻城很快开始。朝歌军似乎知道他们已是苟延残喘，决心要速战速决。

燃烧的箭矢射上城楼，云梯又靠在城墙上，敌人像野兽般往上攀爬，目光凶狠。

快要守不住了。

士兵的一只手臂血流如注，只能单手拿剑，他狼狈地躲过好几下攻击，和战友一起杀掉了附近最后一个敌人，随后一个踉跄，重重磕在城墙边缘。

蓦然，他的眼角余光似乎看见了什么。

他抬起头，眯眼去看。看清楚的那一刻，他的心脏像是被重重一锤，手指发抖，几秒后，喉咙里迸发出一声欣喜到凄怆的呐喊。

“援军——”

“援军到了！”“看啊——”

在朝歌军队背后的地平线上，先是一条细线，接着越来越粗，越来越近。尘土飞扬，战马踏地的轰隆声铺天盖地，蓝色红底的旗帜飘扬，上书大大的“姜”字——不是朝歌的援军，是他们的！

朝歌军队慌乱起来，远处的转头做防御姿势，近处的还在往城楼跑，而中间的则是不知所措，战马躁动，方阵已经维持不住了。

援军与朝歌军队正面冲撞，城楼的守城压力骤然减小，不少人为援军欢呼起来。

“看！”

一匹高大的战马冲在最前，宛如利箭，撕破朝歌军队的防御，无人可挡。士兵看到马上那人并非穿着盔甲，而是一袭白色长袍，长袖一挥，周围敌人便被击飞出去。

士兵疑心自己眼花，又见那人往空中一抓，手中忽然出现一柄长剑，从敌人喉间划过的动作流畅至极。冲至大军中心部位，那人猛然从马上一跃而起，竟是就那样飘在空中，一手放在胸前，一手高举划了个半圆，下一秒，无数敌人向后倒下，像是看不见的力道把他们击飞出去。

在这人带领下，援军气势如虹，将朝歌军队冲得七零八落。巨人被拆解，仿佛蝼蚁，碾于脚下。

是，神仙吗……我，有救了，能回家了……

士兵不知何时，已是热泪盈眶。

“西岐军队再快，也只能在南都主城被攻破之际抵达，一旦主城沦陷，南都没就是名存实亡，全在朝歌控制之下了。”姜子牙道。

“那怎么办？”姬发冷静地看向地图。

“若是，”姜子牙犹豫道，“东鲁暂时没有交战压力，从边界拨军队过去，应当是更快的，可是，要及时通知到东鲁，除非让哪吒杨戬去……”

哪吒杨戬正要应下，殷郊忽然出声：“不行，这边局势还未稳固，那妖道仍有可能来袭，要保护师叔和封神榜，两位师兄不能离开。”

姜子牙点头，表示他就是这个顾虑。

姬发蹙眉，直觉不对，果然听殷郊拍拍胸脯，请缨道：“我去！”

“不行。”姬发脱口而出，发觉几双眼都盯着自己，才清清嗓子，正色道，“攻下南都对朝歌意义重大，若久攻不下，可能会派出那位闻太师，殷郊过去，危险太大。”

殷郊摸摸下巴，沉吟道：“闻太师？十年前我仍是幼童，见过闻仲太师几面，虽然严肃阴沉，但……不是大奸大恶之人，而且他刚刚回到朝歌，我觉得他这次不会出手。再说了，”他摇摇头，拍拍姬发的肩，“东鲁姜氏是我母亲一族，姜文焕和他哥哥也与我相熟，我去，发兵的概率更大。”

姬发心底涌起一股无力感，阻止的原因一半是胡诌，他就是不想殷郊去冒险，可他其实也

知道，他是困不住这位勇敢无畏的前殷商太子，降生于大商的自由玄鸟的。

他张了张嘴，没说出“我和你同去”之类的蠢话来，用力抿唇，最后还是沉声道：“快去快回。”

殷郊骑在马上，风自耳畔掠过。鼻间闻到了熟悉的气味，那是混杂了尘土、鲜血、兵器与盔甲的战场气味。他小时候便崇拜殷寿，他的父亲威武勇猛，所向披靡，凯旋回朝的时候百姓夹道欢迎，跪服于地。所有人都会敬畏地告诉他，你的父亲是一个英雄。

所以他想跟随父亲的脚步，向往战场，向往厮杀。

可是在他被绑在台子上，刽子手的刀即将落下的时候，忽然觉得，他错得太可怜了。

周围敌人全数击倒，殷郊轻轻从空中落下，干净的靴尖点在战场泥泞之地上，他回眸看去——

那个穿着厚实盔甲，举着长剑的年轻人，策马狂奔，披风烈烈，高声呼喊消失着消失在远处。

姬发端坐在营帐中，闭目静默。姜子牙坐在一侧，双手拢于袖中，目光落在面前展开的地图上，神色严肃。

“报——”声音由远及近，掀开帐帘后陡然清晰，“报，南都衢州城已守下，朝歌军队退至三十里外！”

姬发猛睁开眼：“援军如何？”

“东鲁拨发两万大军，一万留守南都；西岐大军业已抵达南都主城。”

姬发松开攥紧的拳头，深吸一口气。

至此，南都一分为二，半壁归于朝歌，半壁连通西岐与东鲁，与朝歌形成对峙之势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此联盟与朝歌保持小战不停，大战不发，混乱共存之态。

未完待续

第八章 返回西岐

战场局势既已稳定，姬发准备返回西岐。

走的时候带着八千大军，回去时只带了五百人，但多了三位仙人。

哪吒杨戬暂时都要跟着姜子牙，殷郊也不急着回昆仑修炼，便同姬发一道踏上了归家之路。

走至半路，殷郊忽道：“我的鬼侯剑呢？”

姬发道：“在我这里。”

又走了一段，殷郊又道：“我的番天印呢？”

“被你收起来了。”

第三次殷郊刚要开口，姬发抢先说：“找不到的话要不要问问姜子牙？”

“……不用了。”

姬发看了好笑，却也不追问。殷郊是藏不住心事的，质子营八年生活，因两人性格相和，最为亲近，殷郊赤诚坦率，心里烦闷总会和姬发倾诉，后者安慰两句，殷郊便恍然道谢。姬发瞧他神色欣喜，眼眸发亮，亦是无奈，多有包容。

现下这位小太子眉头紧锁，同当年磨磨蹭蹭入营房中，问他是否空闲的神情十分吻合。

果然，晚上宿营，吹灭烛火后没一会儿，殷郊低声喊道：“姬发，姬发？”

“怎么，又是不见了什么？”姬发忍不住逗他。

“……不是，”殷郊的声音有些低沉，“我当真要随你去见西伯侯？我父、殷寿他……”当时他们奉命追姜子牙抢夺封神榜，未果返回后，殷郊一直在自己宫殿中休养，实则也是被殷寿软禁，外面的消息几乎传达不到，直到姜王后遇害……姬发哥哥与父亲遭遇的事情，他也是之后才知道的。

姬发难掩伤痛，语气却十分镇定：“殷郊，你不用为殷寿做的事情而愧疚，你不是他，你也不会是他。”他深吸一口气，又故意轻松道，“我以前写信给家中，时常提到你，父亲与哥哥都很想见你，只是一直没有机会，现下回去，也可一览西岐风景。”

“提到我？”

姬发笑了笑：“是啊，比如你被弓弦划伤嘴，只能小心地一点点咬你母亲送来的糕点这事儿？”说完他才反应过来提起姜王后是不是不好，但殷郊也带着微微笑意道：“我母亲亲手做的，不能浪费——你不是抢去了好几块？”

两人相互说笑，仿佛一切都未发生，他们还是殷商二王子的小世子，和怀着英雄梦来到朝歌的西伯侯次子。

那些沉重苦痛之事，便压在最底下罢。

西岐城早已知晓了他们的少主凯旋归来的消息，早早打开城门迎接，恢弘乐声响彻天际，大小街道，几乎水泄不通。八年质子又匆匆出战，很多人都不认得姬发，踮起脚来看，将他于沧州英勇应战的事迹口耳相传。一时间，城内欢庆无比。

姬昌休养数日，已能站立，姬发远远便望见父亲立在伯侯府门口，赶紧下马跑过去，半跪行礼：“父亲，幸不辱命！”

“好，回来就好。”姬昌满眼慈祥。

等姜子牙三人拜见过姬昌，殷郊也走上前来。他担心自己脖间红痕显目，又担心姬昌见了他勃然大怒，不敢抬头，只深深行了个大礼：“见过西伯侯。”

姬发道：“父亲，这是殷郊，是我，最好的朋友。”他未说殷商太子的身份。

殷郊的手被托住了，那只苍老而温和有力的手将他拉起，直到对视。殷郊看着这位老者的眼睛，发现和他的父亲的双眼如此迥异，却与姬发相似，温和悲悯，坚定有力。

姬昌似是叹息一般道：“殿下，辛苦了。”

“……谢西伯侯。”殷郊眼眶一热。

姬昌招手示意与姬发还有话要谈，其余人便先入府中，各自安顿。

殷郊住得离姬发不远，刚坐下喝了一口茶，姬发便过来找他。

“西岐受天谴所害，有麦无实，因而父亲与我皆不愿大摆筵席，说好请你品尝西岐的丰粮硕果，恐怕要推后了。”姬发一身盔甲还未换下，眉间有些疲累。

殷郊奇道：“明明是你的庆功宴没了，你倒来安慰我了？”

姬发失笑：“是我拽你回来，未尽主人家之谊，确实歉意。”

“我不在意这些，”殷郊认真看他，“你父亲宽仁大义，我钦佩至极。”

聊了两句，殷郊让姬发回去休息，后者便也起身准备离开。

刚跨出房门，姬发忽又转身，道：“殷郊，明日，你可否陪我去见我哥哥？”

伯邑考？殷郊刺杀狐妖不成逃往宗堂，求比干护佑之时，也听得一些传言，西岐大公子伯邑考执迷不悟，来救惑乱人心的西伯侯，于是被大王处死……

殷郊心神一动，应道：“好。”

翌日，姬发换下盔甲，着一身素色衣袍，同殷郊纵马出城，往城外而去。

他们穿过无垠的麦田，穿过潺潺的溪流，穿过枝桠低垂的树林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天光明亮。原是走至了一个山坡上，极目远眺，西岐城尽收眼底。城池矗立在大地上，沉默而稳重。

姬发下了马，拎着一壶酒往山头的枫树下走。殷郊跟着他。

绕了半圈，树下出现一个小土包，还竖着块石碑。

走近看，石碑上赫然是“兄长伯邑考之墓”几个字。

姬发跪在墓前，掏出三只杯子，一一满上，随后跪下来，朝墓碑缓缓磕下：“哥哥，我回来了。”再抬起头时，眼中含泪，“我守住了沧洲城，守住了西岐，哥哥，我守住了。”

殷郊跪在他侧后方，蹙眉望着他侧脸，不忍地垂下眸。

缓和了一下情绪，姬发端起酒杯仰头喝下，殷郊也照做。又倒了一杯在墓前，姬发低声解释道：“我哥哥会酿酒，小时候常逗我品酒，我觉得呛人，他便说，日后要亲自酿出好酒予我。”

殷郊点头，但没有出声打断姬发。

“哥哥好像无所不能，骑射、摔跤、舞剑，乃至弹琴、作画，无一不精，小时候要送质子去朝歌，父亲让我们比试，谁赢了谁去。我想去做大英雄，便在哥哥弓上做手脚，我赢了。”姬发深吸一口气，“哥哥知道我作弊，却更知道我的志向。送行那日，哥哥对我叮嘱，照顾好自己，做不成大英雄也没事，回来便好。我还很生气，觉得他看不起我，两封家书后我才原谅他。”

“这里是我给哥哥立的墓，早在我回西岐后没多久，就为西伯侯长子伯邑考举行了下葬仪式，可我想他不会喜欢那种阴冷黑暗之地，才……后来我问父亲，哥哥怎么死的……”

姬发哽咽起来，攥紧拳头捶在地上，背脊微微颤抖：“父亲很久之后才告诉我，他，他被烹杀而死，做成肉饼，端给父亲吃……”泣声掩不住，回荡在墓前。

“姬发……”殷郊想安慰，却发现自己正是那凶手的儿子，心里一颤，伸出的手也缩回了，喃喃道，“对不起，姬发。”

姬发猛然回身，握住了他的手，眼眶发红，却神情坚定：“殷郊，你不是他。”

殷郊回望进那双澄澈悲痛的眼睛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用力一点头：“我不是，不仅如此，我还要和你一同去杀了他，报所有人的仇！”

祖父帝乙和叔父殷启，叔祖比干，几大伯侯，苏全孝、鄂顺等质子，还有他的母亲姜氏，这些都是殷寿手上洗不去的鲜血，连他自己，都被砍下头颅，身首分离。他还认殷寿作父亲时，恐怕殷寿已经不认他作儿子了。既然如此，他便舍去从前种种，一往无前，与姬发杀回朝歌，亲手向殷寿复仇。

不过眼下，似乎还有更重要的事。殷郊瞧着姬发通红的眼眶叹气，握紧他的手，缓缓说道：“姬发，我母亲以前告诉我，她总有一天会离我而去，真有那一天，她希望我好好活着，不要为她放弃自己的人生。”他苦笑一声，“我那时还小，也不懂，嚷着要母亲陪我一辈子，她只是，笑了笑。后来那天，我看见母亲衣袍淌水鲜血淋漓地躺在我院子里……我在比干叔祖那里暂住时，总梦起母亲，想起她说的话，可是我做不到放下。”

姬发蹙眉看他，泪水还没有擦干，他使用袖子去抹姬发的脸，姬发挣扎着拒绝，像是回到了质子营中殷打闹的时光。殷郊挤出一个咬牙切齿的笑，挺起胸膛道：“姬发，我说这些，不是要你同情，我是说，我也放不下，那道疤一直在我心底，可是殷寿没死，我就不能只看着那道疤过活。要被砍头时我是绝望了，觉得殷寿该死，也觉得你不该来救我，你太傻了。”

姬发霎时瞪大眼，想开口说点什么，殷郊摇头阻止他，继续道：“但既然现在我还能站在这里，我就要按母亲说的，好好活着，到时候和你一起把朝歌掀了，把那个老东西气死！”

他和姬发相视一眼，瞧见对方眼中的笑意。

殷郊又认真道：“所以，姬发，你也要活得好好的。”

千言万语无法道出，姬发只能深深地凝视着他最好的朋友、热烈纯善坦诚勇敢的前殷商太子，良久，点头道：“好。”

回城的路上，头顶掠过一片阴影，殷郊抬头去看，只见一道青绿色，一道火红，在空中追逐着飞向西岐城。

“是雷震子和哪吒。”姬发无奈道。

“雷震子？是西伯侯救下，然后送往昆仑的？”得到肯定答复，殷郊苦着脸嘟囔，“我不过晚入师门几日，个个都是我师兄了。”

“姬发，殷郊，你们怎么在此处？”杨戩慢悠悠地飘过来。

姬发拉着缰绳停下，颌首道：“我去祭拜我的哥哥，刚要回城。”

“节哀。”杨戩微微俯身行礼，低头垂目。

“没事，”姬发摇头，又问，“雷震子与哪吒在做什么？”

杨戩轻笑：“他们今日比试捉野兽，一同打中，谁也不服，要去请西伯侯和师叔评理。”

姬发扶额，幽怨道：“父亲还要静养，怎么一个个都去打扰他？”

“那可是难得一见的野物，你们不去看看？”杨戩煞有其事道，随后捏了个诀，身形一闪便消失了，只留下一句话，“二位，我先走一步。”

姬发与殷郊面面相觑。

“那我也……”殷郊举起手，被姬发压下。

“不准用法术，马怎么办？走！我倒要看看什么珍奇野物。”

姬发一甩缰绳，策马疾驰而去。殷郊一愣，很快紧随其后，逐渐追至并肩。

姬发大笑：“你生疏了！”

“那我也定然比你先到！”殷郊也喊。

他们不止一次有过这种比试，胜负对半开，而姬发这次慢了一点。

他向侧前方望去，金黄麦田的背景中，殷郊意气风发地骑马疾驰，嘴角带笑，眼神明亮，长发与衣袍飞扬，宛如乘风而去的自由玄鸟。

未完待续

第九章 玄鸟归去

Chapter 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[notes](#)

过了几日，姬发难得空闲，便与殷郊出城赏景。

城外大片农田连绵不绝，金色浪涛起伏。

殷郊望着正在劳作的百姓，忧心道：“天谴之事，可有应对之法？”

姬发思忖两秒，下马来指着路边茂盛的作物，问：“这是成熟的稻谷，可看出什么不对？”

朝歌附近也不是没有稻田，殷郊有时候偷溜出去玩，稻田是天然的藏身之地，可他毕竟没有种过地，顺着姬发的手仔细瞧两眼，老实回答：“没有。”

姬发把稻子的果实搓开，里面空无一物，他叹气道：“正常的稻子成熟后是垂下的，现在却直直挺立，风吹即倒。”

殷郊也下了马，闻言脸上立时有些难过：“天谴竟至于此。”

“几个月前就已经发现有麦无实，所以尝试了稻谷，仍旧徒劳无功。这些空荡荡的稻谷马上就要割掉，我们将尝试种大豆和粟谷。”姬发仰起脸，像是能将这千里万里的浩荡田野尽入眼底，神色平静，“如果还是不成功，就再种一些水果，比如李子和桑葚之类。”

“好执着的尝试。”殷郊由衷感叹。

“不执着就要没吃的了，”姬发笑着拉殷郊往前走，稻叶划过他们的手和小腿，柔和地宛如清风拂过，“虽然粮食存量有三年，可吃完了怎么办？况且西岐总是要和朝歌开战的，”他顿了顿，“战争恐怕三年内结束不了，如果不想想办法，比起战死会先饿死。”

殷郊思考数秒，问道：“我知晓天谴在西岐为有麦无实，在北崇为瘟疫横行，在东鲁为苦水不堪饮，在南都为婴儿夭折。其他的不说，西岐产粮多，却不是只有西岐产，能否从其他地方运来粮食？”

殷郊本不是被当作储君培养的，但耳濡目染，总能动动脑子，只不过有时十分直率罢了。

姬发和他走上田埂，望望方向，指向远处一棵大树：“走，过去乘凉。这个我与父亲讨论过，看似简单，实则还有很多问题，比如怎么保证运输途中粮食的安全，用什么去交换粮食，要不要开辟固定的路线，需要多少人护送——都不能忽视。不过这确实是一个方法，已经在筹划中了。”

殷郊道：“好，要是人手不够我可以帮忙。”

他们走到树荫下，这里已有几位百姓坐着，瞧见他们，还好心地挪了挪。两人便向他们道谢，随后坐在树根边。蓝天与稻田在远处相接，晴朗无云的天空中掠过几只雀鸟。

听见殷郊的话，姬发睁大眼，似乎很是震惊：“你是客人，哪里有客人帮忙的道理。”

——然而第二日，殷郊便操控着雌雄剑在割稻子了。

因占卜卦象显示，两日后有大雨，将连续三日，百姓急切，姬发便主动领兵士百余人，去帮忙收稻，昆仑几位神仙也前往。

除殷郊外，哪吒幻化出三头六臂，杨戬用五行之术将稻谷垒起，雷震子飞行搬运。

身先士卒的姬发暂停擦汗，抬头望去。殷郊一手掐诀一手背于身后，缓步行走于田间，两柄剑围绕在他身旁，翩然游动，将禾秆齐齐拦腰割下。不多时，便从一头走到另一头，又要返身再来。

姬发忙去拦他：“日头猛烈，不若休息片刻？”

殷郊兴致奕奕：“我还有力气，早点收完也可安心！”顺手拿过姬发肩上巾帛，欲擦汗水，姬发赶紧按住他的手：“我再给你拿干净的。”

姬发去而复返，只见殷郊又割了三行，正与哪吒掰手腕。

“师兄好力气，殷郊认输。”殷郊乖乖低头行礼。

哪吒大悦，道：“师弟多多修习，便可早日到我这境界了。”蹦跳着仰头离去。

殷郊接过姬发手中巾帕，摸摸下巴，笑道：“若我有师兄那般的三头六臂，割起稻子来，说不定还要快些！”

“三头六臂？”

“是啊，多威风！”

姬发道：“三个头吵起来怎么办？”

“这……”殷郊被问住，眼睫扇动，迟迟不语。

姬发不由摇头失笑。

稻子收完，待大雨过去，种上粟谷，又是一轮农忙。

殷郊除开修炼法术外，时常去田间劳作，待姬发有空时还去军营练习骑射武功。

如此，殷郊在西岐，一住就是三个月。

春意将至之时，西伯侯姬昌昭告天下，在西岐称王，国号为周，是为周王。

一日的典礼下来，姬发站得双腿打颤，只觉身上的太子衣袍比盔甲还要重，眼神发愣。

参加完宴席，回到自己院中，已是夜幕低垂，他远远瞧见自己屋顶上一抹白色，两口酒导致的眩晕也立时消散，定睛看去，姬发暗叹一声。

殷郊望着空中星月，夜风拂过，他将发梢撩至耳后，却见姬发从屋檐探头，便笑着去拉他：“我以为你今日不回了。”

姬发道：“天谴未消，不欲劳民伤财，虽礼制不可废，已尽量从简，是以还能回来睡上一觉。”扯着太子服，费劲地在殷郊身边坐下。

殷郊瞧着，忽然笑了一声：“日后，应是我称你为太子殿下了。”

姬昌称王，姬发便是唯一的储君。

姬发摆手道：“你我之间，不必如此。”

“当真？”

“当真。”

寥寥数语，便将殷郊在姬发这里的特权定下。至于以后大臣如何劝武王，不应放任殷郊直呼他姓名，武王挑眉不语，丝毫未变，那就是后话了。

眼下，殷郊回忆往事，笑道：“我一直是二王子的独子，之前骤然成为太子，便被赶紧安排学习储君礼仪——比世子的礼仪要复杂多了！”

“你那几日忙得都没见我几面。”姬发附和。

“左右才几天，不过确实也忙，忙得，未曾为祖父和叔父伤心……”殷郊声音渐低，“我对不起他们。纵使有所过错，也不该落得如此下场，祖父宠我，叔父也待我不错，可他们被殷寿谋害，我还当了太子……”

很长时间没有想起之事，一旦想起，便如洪水泛滥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
姬发本心中一紧，因为正是他撞倒殷启，使得那把利剑割开了那位储君的喉咙，可一听末尾两句，便也知殷郊明辨是非，顿时更加心疼，便揽住他的肩膀，宽慰道：“并非你的错，事过境迁，别想了。”

殷郊侧过脸微微蹙眉，痛苦之色一闪而过，缓了缓神，才若无其事道：“姬发，我冥冥之中有所预感，我今日在此亲眼见证周的诞生，日后也会亲手参与商的灭亡。”

姬发握住他的手，像是要把温度同勇气一起传递过去：“我信。”

又坐了一会儿，殷郊坐直，转向姬发，双手放在他肩上，郑重宣布：

“姬发，我该回去了。”

闻言，新任周朝太子姬发僵硬半晌，嘴唇干涩道：“何时？”

“……过几日吧。”殷郊犹豫道，小心看他脸色，似乎才发现这个消息对姬发冲击甚大，急急解释，“我本就是提前下山，道法未成，除师父给我的法宝外，无其他本事傍身，可如今你父亲既已称王，与殷商大战不可避免，我若仍旧如此无能，还怎么助你？怎么杀到朝歌，亲手复仇殷寿？”

他说得坦然桀骜，坚定英勇，姬发那些心思便显得狭隘，无法诉之于口了。沉默几秒，姬发问：“何日归来？”

“少则几个月，多则，”殷郊垂下眼，“多则一年。”

姬发放在身后的一掌猛然攥紧，指尖几乎陷入手心。

殷郊以为他担心自己走了少一助力，便拍胸脯保证：“你也知道，学习谋略之类我比不上你。修道学法一事，即使有师父法宝相助，也总不可一日而成，但你放心，我定刻刻督促己身，时时努力修炼，尽量早日下山来寻你。”

姬发想到了什么，脸色缓和下来，道：“想必修炼道法一途，也须得脚踏实地，你别心急；我这边助力也不少，不用担心。”

殷郊感动：“好。”

过了两日，殷郊说走之前想去瞧瞧他帮忙耕种的田地，姬发便陪同他出城。

粟谷长势不错，绿叶摇晃，穗实饱满。

殷郊伸手拂过，不由带笑，对姬发道：“惭愧，早年还不曾耕种，如今想来，不比骑马射箭有趣？似乎几日前我还在担心能不能发芽，今日就长得这么高了。”

殷郊周身矜贵，也赤诚圣洁，同大地的气质竟契合无比，仿若悲悯的圣人一般，低头望见众生，便眼角含泪。

姬发道：“再过几日，就要成熟了。”不知天谴是否还在。

他们踏入田地，拨开叶子往前行走，宛如行于仙家妙境，不知归路。

殷郊走得快些，在田野深处，回身呼喊：“姬发——伐商回来，我再帮忙收庄稼！”

姬发心念一动，大声回道：“好。”

日斜向山，该是回去的时候了。

但走了两步，姬发忽地发觉身后寂静，他呼吸一滞，旋身望去。

田野沉默，落日熔金。

他的玄鸟飞走了。

第一部 天运降周 完

Chapter End Notes

作者言：

感谢阅读~

郊郊没去登基典礼，但我想他身为前殷商太子，看着周朝建立，又是那个亲手毁灭商纣的人，真是太有宿命感了。

郊郊还得回去修炼一下，武王舍不得郊郊，但一想，少吃些战争的苦，也好，才脸色缓和了一点。

下一部的背景会放在北崇和北海，出场角色也会变多，给武王搞点外挂，郊郊也是完全形态登场，谁来欺负武王他就出手hhh

过两天就开第二部，也请多多支持啦~

第十章 雪林追杀

姬发驾着马，在林间奔行。

雪地被踩踏发出咯吱的声音，宛如野兽追于身后。

姬发不发一言，俯下身抚摸马儿的鬃毛，轻声道：“好马儿，再快些。”

身后另一匹马疾驰的声响如影随形。

姬发抚上身后背着弓箭。

身后的声音越来越近，仿佛就要捏住他的喉咙。

猛然，姬发回身，弓已被他拿在手上，朝着后方连射三箭。

箭头没入树干。三发，一发不少。

后面的马上没人！

姬发顿感不妙，刚要勒马，却有一人从天而降，抓住了他的后背，一条粗绳顺势缠在他脖子上狠狠收紧：“束手就擒！”

姬发说不出话来，双腿用力一蹬，离开马背，连带着那人一起摔倒在雪地上，依靠自身重量将那人压得闷哼一声，手中一松，姬发便趁机挣脱。刚刚站稳，那人又攻上来，双刀虎虎生风，一刀背拍在姬发腹部，差点吐出五脏六腑来。

姬发连连后退，眼看绳子又至，便用劲一蹬，拉住枝干翻身上树，喘了口气，喝道：“邓将军，姬发有要事在身，这里又无军令，何不放我一马？”

追杀姬发至此的，正是殷商大将，邓婵玉。姬发单骑来此，是有他不得不做的责任，不愿与其纠缠，便策马狂奔，哪料将军不依不饶，铁了心要抓他。

邓婵玉冷冷哼道：“太师着我捉拿于你，速速就擒！”

话音未落，她纵身而起，双刀高举，猛地向姬发劈来。姬发躲避，那刀却锋头一转，往他栖身的枝干劈去，只一下，枝干便断裂，姬发站立不稳，摔落在地。

刚要起身，邓婵玉双刀已至，抵在他胸前，冷眼俯视他。

姬发无奈偏头：“将军，姬发真的，有要事在身！”姬发抓起一把雪，往邓婵玉面门撒去。

“雕虫小计。”邓婵玉只拿手臂一挡，避也不避，然而挪开手臂，定眼望去，地上哪还有人影？邓婵玉双目一凛，旋身举刀。

“铛！”刀剑相撞，铁器嗡鸣。

邓婵玉被这股力道一压，支撑不住，单膝跪倒，仍旧双刀举在头顶，死死挡住。

姬发也是目眦欲裂，双手握住剑柄都显些压不住。

他气沉丹田，猛喝一声，剑身旋转，沿着刀往刀柄划去，带出一道花火。

邓婵玉大惊，不是因为姬发此举会伤到她的手，而是失去平衡后，一刀直往姬发颈间而去，可太师给她的命令，乃是活捉姬发！

不得已，邓婵玉松开双刀，往后扑倒在地。

长剑插进雪地，姬发一跃，往下按压剑柄，锋利的剑刃便抵在邓婵玉脖子上。

良久，姬发叹息一声，拎起剑，无奈道：“将军，你无意杀我，我也如此，还请莫要再追。”

他把剑收进剑鞘，手放到嘴边刚要吹哨，却听邓婵玉喝道：“姬发！”

下意识回头，只见邓婵玉手猛挥来，他便面门一痛，不由捂住脸弯腰，腰腹又是被重重一击，喉头发甜，脑袋发晕，来不及反应，邓婵玉手刀劈在他脑后，姬发终是昏迷过去。

邓婵玉冷笑：“有机会不杀了我，便是如此下场，狂妄自大之辈！”

姬发再醒时，眼前骤然出现一道光点，晃晃悠悠，越来越大。他皱眉偏头，眯眼看去，光点逐渐清晰，是一簇篝火，正噼啪作响。

坐在篝火旁的邓婵玉在火上烤着什么。见他苏醒，邓婵玉哼道：“周太子殿下，醒的好时机。”

姬发下意识去摸腰间佩剑，才发现整个人动弹不得，上身用绳子绕了好几圈，结结实实绑在粗壮的树根上。佩剑、弓矢等武器，全部放在邓婵玉身侧地上。

姬发扭动几下，挣脱不开，挤出笑来：“邓将军何必于此，北地寒冷艰苦，早日回去朝歌，姬发也好继续要务，不是两全其美？”

“住嘴！”邓婵玉走过来，把一块干粮塞到他嘴里，“太师遣我来此捉你，空手回去，岂不让他失望？”

姬发嘴角微抽，总觉得这番话似曾相识。但他犯不着和肚子过不去，仰起头，小心地嚼下干粮，咽下去，苦笑道：“将军可否给些水喝？”

邓婵玉面带不耐，却还是拿水壶来，给他灌了好几口。

吃饱喝足，姬发仍旧不死心：“将军不好奇我为何而来，孤身深入北崇？”

“不关心。”邓婵玉嗤笑一声。

“将军，这可是天下大事，你有没有听说过……”

邓婵玉耳朵一动，朝他怒瞪。姬发收声，他也听见了。

雪地被踩踏的吱呀声，枝干的断裂声，树丛的悉索声。

两人屏住呼吸。

刹那间，黑漆漆的树丛被扒开，巨大的身影显露出来，发出一声吼叫：“吼——”

火光照出来一头巨熊！

身形高大，不像普通的熊，皮毛深棕色，有些地方却发黑，看不清是什么导致的。更诡异

的是，那对熊眼发红，简直充血一般，还张开血盆大口，涎水直淌。

邓婵玉反应迅速，擎起双刀，巨熊已直冲她而去，大掌拍下。邓婵玉翻滚躲开，狂奔几步，试图绕到巨熊视线之外，然而那熊竟十分矫健，熊掌在雪地上横扫过去，地皮都被铲开，留下深深的沟壑。邓婵玉险险避开，腿蹬在树干上，盯着巨熊，喘了口气。

“快放开我，我还能战！”不远处的姬发低吼示意。

邓婵玉瞧他一眼，眼神微动，然而巨熊又是大吼，小山似的身躯冲撞过来，她再次躲避，姬发被绑，她便只能往远处引，几下后，离得越来越远，也无法再回去给姬发松绑了。

那熊体力仿佛耗之不竭，攻击连续不断，邓婵玉一时不察，被熊掌拍中，往后倒飞数尺。重重砸在树干上，顿时嘴角吐出一口血。

动弹不得间，巨熊追上来，眼中闪着凶狠的光，举起双拳，就要砸下——

“住手！”

一道人影挡在前方，手持长剑，硬生生抗下这一击，熊掌竟与剑身发出铮鸣之响，可见这一招的凌厉。

“嗨！”姬发大喝一声，手中的长剑爆发出惊人的力量，邓婵玉肉眼可见一道道法力波动扩散开去。姬发竟有如此法宝？

巨熊终于不敌，后退几步，却仍旧凶相毕露，张开嘴就要向他们袭来。

“鬼侯剑！去！”姬发一点剑身，随后将其甩了出去。

精光闪过，巨熊僵硬不动，少顷，头颅滚落，庞大的身躯也轰然坠地。

鬼侯剑？可姬发凡人之身，如何使得法宝？邓婵玉缓了一口气，刚要翻身站起对峙姬发，那绷直的身影倏然松懈，往前倒下。

鬼侯剑静静插在他身边的雪地里。

鬼侯剑是殷郊留给他的。

殷郊离开前，要去了鬼侯剑，过几日又交给他，叮嘱道：“我在鬼侯剑中融入了法力，你危急之时，可用此剑退敌，威力强大，足够保你性命，然而我法力微末，此法只可用三次，切记。”

姬发感怀，握住殷郊双手，恳切道：“一年三次，足够了。”

因殷郊说过，最迟一年，他就能学成道法，下山来助他。或许不必三次用完，他就能见到殷郊了。

可斩杀巨熊，乃是最后一次。

马上就是殷郊所说的一年之约了。这一年，姬发领兵打仗，在大大小小的战场上摸爬滚打，吃的亏不少，差点丢了性命也有好几次，鬼侯剑两次解救他于绝境之中，可姬发遇过的绝境，远不仅仅于此。

而除了战争、天下百姓、天谴等事务，姬发想的最多的，还是鬼侯剑的主人，殷郊。

也许是因为鬼侯剑上的法力是殷郊的，每次姬发使用鬼侯剑过后，身体因为使用法宝受到震荡，陷入昏迷，同时，也会梦到和殷郊有关的往事。

第一次是在战场上，姬发身先士卒，策马于前，略直起身，正要呼喊冲杀，不防一道冷箭，他赶忙躲避，射中肩膀。大敌当前，他不能退，便将箭柄砍去，忍着剧痛继续冲锋陷阵。但是对面似乎有些能人异士，竟很快反攻回来，姬发被困敌军深处，命悬一线。

姬发唤出鬼侯剑，杀出了一条血路，千里奔袭回城，晕倒在城门外。

十二岁那年，他成为质子，来到朝歌。

在营帐中收拾床铺时，他被别人撞得一个趔趄，被子掉在地上，扬起一阵灰尘。

姬发怒目望去，不知是哪位伯侯的质子领着几个人堵住他的去路，抬起下巴，轻蔑道：“在大将面前出风头的家伙。”

方才殷寿在八百质子面前训话，厉声问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，众人皆惶惶不答，唯有姬发坚定道：“做大英雄！”殷寿与众人的目光皆落在他身上，他紧张地挺起胸膛。

片刻，殷寿笑道：“好！这里会给你这个机会！”

语气中的赏识显然刺痛了一些人，便来找他的麻烦。

姬发不是个隐忍的，举起拳头就要打。旁边忽地站出来一人，制止了他们。

来找事的赶紧跪下：“世子殿下。”

乃殷商二王子殷寿的独子，殷郊。

殷郊年岁不大，眉目纯真，身上的贵气却很能镇得住场子，道：“我日后也在此生活，不必称我殿下，以手足相待为好。”他回头看了一眼姬发，“皆是如此。”

小世子执拗认真，来找事的几人惊慌退下，姬发也默默放下了拳头。

殷郊从地上抱起被子，姬发欲阻止：“殿下！”

“脏了，我遣人给你换一条吧。”殷郊不以为意，抱着就要往外走。

“那，多谢殿下，我来拿吧。”

殷郊猛回头，撇着嘴看他：“叫我什么？”

姬发心尖一颤，低下头：“殷，殷郊。”

殷郊把被子塞进他怀里，笑道：“姬发，以后就是兄弟啦。”

此后，殷郊和姬发逐渐亲近，手足情深，出入成双。

第二次身陷险境，是在军营中。他倍加信任的一个将领，深夜说有要事相商，入帐后不久就掏出短剑向他刺来，姬发身手矫健，自然能躲过，但帐外已是火光冲天，惊慌一片。一小股士兵反了，与敌军里应外合，此营地到最后几乎没有一块干净的土地。姬发最后精疲力竭，看着缓缓朝自己走来的敌人，摇摇头，使用了鬼侯剑。

他仰躺着，夜幕中星月皎洁，不为人间事，他便笑了笑，脑袋一歪。

姬发十七岁那年，军中举办骑射比赛。

最后一场，他输给了殷郊，但他并无不满，神色平静，回营帐擦拭弓弦去了。

片刻后，殷郊闯入，恼道：“姬发，姬发！”

姬发讶道：“主帅难得来，你又赢了比赛，此时不该与主帅共饮吗？怎么一脸苦相？”

“我，”殷郊皱眉，闷闷道，“父亲夸我，自然高兴，可我越想越不对劲——你那最后一箭，是不是故意射偏的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真不是？我自知骑射比不过你，被你看轻了才让我险胜，我才不要这种名誉。”殷郊直率，脸颊微鼓，似是生气。

姬发便劝道：“人非草木，我偶有失误也是正常。你这几日努力练习，赛中有如神助，我甘拜下风。何况主帅夸奖你，我也高兴。你别闷气，快去同主帅庆祝，别让主帅久等不悦。”

殷郊眉头渐渐舒展：“那便好，输赢是一件事，另一件便是我不愿你不开心。姬发，我要是惹你不快，你千万不要憋着。”

殷郊身份高贵，有时候骄纵，闹些小孩子脾气，事后也会道歉。不过姬发从未生气过，这些无害的小脾气在他眼里算不得什么，旁人想见还见不着呢。

想了想，姬发正色道：“殷郊，我来朝歌不是为了和别人口角冲突的，因而在我这，只有一件事会让我生气。”

“什么？”殷郊好奇地眨眼。

“辱我亲人故乡，谁要是做了，我和他拼命。”姬发认真起誓。

殷郊点点头，双手搭在他肩上，保证道：“姬发你放心，日后若有人敢这么做，你就往死里揍他，我绝不拦着！”

姬发没有告诉殷郊，对于别人，还有一条原则会触碰到他的底线。

——对殷郊不利。

这两条，至今未变。

而这一次，他又会回忆哪一件往事呢？

第十一章 北崇异变

但这次不全是回忆。

“我死也不会放过你——”刑台上，殷郊泣血大吼，面目狰狞。

姬发将短剑抵在殷寿脖间：“放了殷郊！”

殷寿将手中的“头颅”往地上一摔，露出泥土和干草，怒吼：“你竟敢骗我！”不顾威胁，喝道，“行刑！”

姬发一惊，还未反应过来，便眼看着崇应彪踏上刑台，高高举起手中长剑。

“不——”姬发好似身具法力，瞬间便来到刑台之上，挡住了崇应彪，发力一踹，将这贼子踹飞出去。他急急旋身，却见殷郊已然身首分离，杂乱的发丝被血沾染，脖颈的断裂处还在汨汨流出鲜血。

他仍旧没能救下他。

姬发顿时撕心裂肺，痛如刀割：“殷郊！”

殷郊掉落的头颅还睁着眼，瞳孔中倒映着朝歌腐朽的血肉。

我为什么没有昨晚就带他走？我找了父亲，让他离开；我找了质子旅的西岐兄弟，请他们助我；但我偏偏没有去找他……殷郊说得没错，姬发会因为没能救下他而自责，并且这愧疚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减轻，而是成为姬发心上永远的伤口，每一次跳动都会撕扯得发疼。

姬发扑上去，想抱起头颅，可周围骤然燃起熊熊大火，温度灼烧着他的眼睛。姬发迷茫的低头看去，发现怀中抱着殷郊，头和身体俱在，却被一道红痕鲜明地分开。

殷郊一身白袍，长发如瀑，嘴角血迹斑驳，气息微弱。

“殷郊？”姬发小声呼唤，生怕重一些的呼吸都会把这脆弱的人儿给吹散。

“姬发，”殷郊躺在他怀里仰面看他，“我是成汤的最后一位子孙，只要我在，殷商气运不绝，天下便不稳，我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，就是让你完全拥有那个位置……”

姬发晕眩了，他听见自己卑微地祈求：“不，殷郊，不要这样对我，我从来没有想……”

“姬发，姬发。”殷郊还是那样喊他，却已然气力不足，像是呢喃。

火光照在殷郊侧脸，宛如西岐的落日余晖，将他衬得绚烂出尘。

可姬发抓不住他。

“别走，别离开我……”

他们之间的命运从相遇开始就注定是分离的结局吗？既然如此，又为何要相遇呢？

“活下去。”殷郊闭上眼，眼角滚落一滴泪。

姬发呆愣半晌，缓缓低头，吻在红线处。

姬发缓缓睁眼，先看到了黑糊糊的房顶。外面的风呼啸阵阵，让人想起刮在脸上的生疼之感。

“你醒了。”邓婵玉在旁边擦拭刀刃，脸色古怪。

姬发不解，嗓音嘶哑发问：“邓将军的眼神是何故啊？”

邓婵玉脸色更古怪了：“你方才梦中喊的是谁你自己知道吗？”

姬发心虚地扭头，撇开话题：“这是哪里？”

邓婵玉差点翻白眼，还是解释道：“你杀了那熊就晕过去了，我欠你一命，不能放任你不管，恰好有热心人路过，便把你抬回来了。”

“热心人？”

“北崇百姓。”

说话间，房屋的门打开，走进来两个人，见姬发醒了，上前查看。从围得密不透风落满雪花的帽檐底下，姬发看清两人，一个年长些，满脸络腮胡，另一个年轻些，脸颊被风刮得发红。

晚些时候，主人家生了火，把炉子搁在火上烧一会儿，揭开盖，用长勺把淡薄的肉汤盛在碗里递给邓婵玉和姬发。

“小兄弟，莫要嫌弃，现在这日子不好过啊。”中年男子普通相貌，手脚倒是麻利。

“救命之恩，哪里敢。”姬发裹着被子接过肉汤，喝了一口，随口询问道：“敢问姓名？”

哪料男子手一抖，竟是朝他跪拜下来：“大人，恕小民不愿告知。”那个瘦弱的年轻人也跟随拜下。

“为何？”姬发蹙眉。

男子道：“我观两位衣着样貌不凡，不是普通百姓。小民路过林中，不能见死不救，却也不想因此丢了性命，还请两位放过我父子二人。”

姬发叹息：“我岂会如此恩将仇报，请起，我便称呼一声大哥罢。”

父子二人起，姬发又道：“只是我有些疑问，可否解惑？”得到同意，他便呼了一口气，问道：“我一路走来，并未见到多少人，几处小城村庄早已荒废，大哥可知为何？”

“大人可是西岐来的？”

“我知北崇一年前就不再与西岐通，边界关闭不发，任何人进入北崇都要处死，但我来此是有其他事，不会牵连你二人。”

“这，”男子犹豫两秒，叹气，“这也不是什么秘密，说也无妨。北崇一年中有九个月都是天寒地冻，几乎种不得庄稼，于是主要以畜牧为生。只是一年多前，突然瘟疫横发，大批牛羊死去。都说是天谴，怎么治理也不见好，很多人欲往西岐买粮，可不久后，伯侯就下令不得与西岐相通了。熬了几个月，存粮和腊肉都吃完了，大家要么想办法逃往其他地方，要么上山打猎挖野菜。可是，逃跑的有些都死在了途中，野兽会反抗，野菜也不是取之不尽……”

姬发面色阴沉，缓缓摇头：“近两个月，已没有从北崇来的人了，竟如此惨绝。”

男子悲痛地垂下头。

“可，北伯侯传来的消息……”邓婵玉疑惑。

“北伯侯？那算什么伯侯！听说朝歌有粮食补给送往北崇城内，可那分得到我们吗？”男子咬牙，怒火在眼中跳跃，“我们原先居住的村庄已经没了，我们父子二人四处漂泊打猎，才侥幸活了下来！”男子气势一滞，又朝他们磕下，“大人恕罪。”

“无妨。”邓婵玉道。

用完膳食，两人站起，说要去周围巡视一番，行礼后便出门了。

待脚步声远去，邓婵玉皱眉望过来：“你到底为何来北崇？”

姬发却反问：“那人所说，将军如何看？”

邓婵玉一愣，道：“朝歌与西岐开战，北崇一直没有动静，粮食却是每月都要运输的，确实也有不少从北崇逃难至朝歌的百姓，但不知，已经到了如此地步。”

“是吗，我倒认为，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。”沉吟了一会儿，姬发分析道，“北崇环境恶劣，民风彪悍，几乎所有适龄男性都要去参军，而其中半数，更是在北海守卫。将军随闻太师征战，自然知道北海都是些什么。朝歌一直不敢压迫、其他地方也不敢轻视北崇之故，北海守军乃是重中之重。军中不可断粮，朝歌也不得不送吧？北崇不想与任何一方开战，就势必如目前这般做。”

邓婵玉沉默。

姬发摇摇头，叹道：“但北崇此番遭天谴之罪，死伤甚多，为了不和西岐来往而阻断边界，亦是断送无数人性命，我来此，便是去见北伯侯一面。”

“北伯侯不理朝歌，也绝不会助西岐，不如就擒，随我去见太师。”邓婵玉坚持。

“太师又是何故要见我？”姬发奇道。

“自然是劝降，你曾为质子，为殷商立下不少功劳，若是回心转意，可免一死！”

姬发嗤笑一声，不再言语。

正在这时，外头传来惊慌的脚步声。邓婵玉立时握上了双刀，警惕地盯着门口。

门被猛然打开，风雪呼呼吹入，年轻人气喘吁吁道：“不好了两位！几里地外有北崇军队，似乎在寻找什么。”

还是来了。

姬发单身入北崇，为的是不引人注目，也算拖延了几夭。可除开北海，北崇全境也不算广大，有什么风吹草动，只要北伯侯不聋不瞎，便能知晓。他现在是逆臣之子，又有不少战绩，北伯侯不可能放任他来去自如。

姬发问：“你父亲呢？”

“我父亲在盯着他们，恐怕是冲两位大人来的，还请两位快些离开吧！”年轻人急切道。

“你去寻你父亲，躲去其他地方几天，我们即刻便走。”他们身份不一般，万一这父子俩被灭口，姬发可就对他们不起了。

年轻人依言离开，姬发整理好行头，也准备出发。

邓婵玉问：“逃？”

姬发道：“不逃。”

于是，北崇军还在林中搜索痕迹，一抬头，两位主儿已经大大方方地站在那里了。

北崇主城区内，倒并非一片荒凉，虽然风雪未停，但街道上人来人往，十分热闹。

被反手绑住的姬发叹道：“外头不见的人原都在此处。”被将领呵斥了一声。

押到北伯侯府内，士兵推着姬发和邓婵玉进入大殿中。

押送他们的将领跪下，报道：“大人，姬发与其同伴已捉拿在此。”

一直低着头似在闭目养神的北伯侯缓缓抬头，露出一张与故人有八分相像的脸来。

姬发不动声色，瞳孔却是放大了几分。

北伯侯盯着下方的姬发，哼笑一声：“西岐世子姬发，久仰大名。我那不争气的弟弟，几乎每回来信，都要提到你，说你与那殷商世子，如何不堪如何弱小，被他打败，字间尽是得意之色。幼稚可笑，所以，”顿了一下，“我从未回信。”

崇应彪！

老北伯侯崇侯虎被其子崇应彪杀死在朝歌的殿上，崇应彪由此上位。后来，朝歌一战中，崇应彪不仅毫不犹豫地砍下了殷郊的头，也在殷寿跌落城墙后，喊出了“都听我北伯侯的”，可见对殷寿之心，未必多么忠诚。

姬发愤怒无比，逃跑途中回身射出一箭，正中崇应彪左眼，可这人竟然追着他到了河边，手里还拿着殷郊的鬼侯剑。姬发本已心死，只想返回西岐，可崇应彪已然疯魔，激怒了他，再加上殷郊的鬼侯剑他不能不拿回来，便同其苦战，最后抹了崇应彪的脖子，握着鬼侯剑瘫倒在地。

而这位深居北地的北伯侯，便是崇应彪的双生子哥哥，崇应鸾。

第十二章 天降神兵

“跪下！”身后的士兵往姬发小腿踹去，意图逼迫他下跪。

而姬发轻巧躲过，用力一挣，绑住他双手的粗绳便落在地上。邓婵玉也是，扭着手腕往前走了两步。

几个士兵吓得举起武器对准他们。

姬发作揖道：“北伯侯，姬发有要事相商，路途艰辛，还请听我一言。”

崇应鸾定定看了他片刻，挥挥手，其余人相继退下，还顺带关上了门。

“说吧。”

姬发也没想到他这么爽快，愣了一下，才组织语言开口：“北伯侯，想必天谴之事你也知晓。殷商无道，四野皆受其害，北崇瘟疫横生，致使人民流离失所，还望北伯侯怜悯众生，开放边界，我西岐愿送粮千斤，分发于民。”他顿了一下，“无需条件。”

崇应鸾手撑着下巴，嗤笑了一声：“姬发，你当谁傻子呢？是不是我那弟弟蠢笨，你觉得我和他一样容易骗？”

姬发皱了皱眉，崇应鸾又道：“你爹和朝歌打仗，南都东鲁都被拖下水了，我不愿意又如何？北崇帮哪一边都得不到好处，安心在这，朝歌还得安抚北崇。如果开放边界，区区千斤粮，就把北崇划到你们那去了？”

姬发道：“若是北伯侯愿意，西岐种粮存粮之道也可互换……”

“拿将士的命换吗！”崇应鸾毫不客气，拳头重重捶在扶手上，“卷入你们的战场，不要说这些将士，普通百姓比现在又好得到哪里去？姬发，无论你的借口多么高尚，战场上多少血流多少横尸你不会不知道吧？”

“北伯侯！天谴之灾唯有消灭罪魁祸首才得解，已经死了这么多人，你这样耗下去，又能耗多久？”姬发忍着怒气，尽力劝说。

崇应鸾眼神深沉：“比在战场上死光好。”他忽然对邓婵玉谄笑，“邓将军辛苦，劳烦告诉太师，我从无叛乱之心，西岐贼子来此，不愿擅自处理，劳烦将军押去朝歌罢。”

姬发看出来，他不知道邓婵玉为何和自己在一起，但根本不想再揣着烫手山芋。

“崇应鸾！你爹死在朝歌，你就根本不想报仇吗？”姬发语出惊人。

坐在上方的人浑身一颤，咬牙切齿道：“姬发，我知道是我弟弟杀了父亲，你又杀了我弟弟，此间种种血仇，我恨不得生啖仇人的血肉以报，但我现在是北崇的主人！”言下之意，他必须保护北崇。

可姬发和邓婵玉均是一脸震惊地看着他。

姬发反应过来：“崇应鸾你！怪不得你不怕久耗——你和北海达成了什么交易！”

崇应鸾怒气时，脸上显出了淡淡的纹路，那根本不是普通人有的！

闻言，他亦是瞪大眼，随后脸色彻底阴沉下来：“你果然不仅仅是为结盟而来，既然如此，二位也不能离开这了！”

士兵破门而入，将他们团团包围。

邓婵玉大骂：“崇应鸾！我随太师北海征战十年，护天下安宁，妖兽要是祸乱人间，你该当何罪！”

北伯侯没有再说话，士兵围攻上来。

邓婵玉气不过，挥着拳头就要上前揍崇应鸾，被姬发拉住：“不可！”崇应鸾与北海勾结，万一豢养了什么妖兽在这里，他们如何应对？

两人便且战且退，劫持了两匹马，往城门跑。

然而，城门死死封闭，身后追杀的人马却越来越多，他们勒马转身，相视一眼。

“将军，如何？”姬发问。

邓婵玉恨恨道：“我要回去禀报太师，崇应鸾勾结北海，恐欲卷土重来，我绝不能任由此事发生！”

姬发喃喃道：“我也不能死在这里啊……”

“少废话！杀便是了！”邓婵玉一扬鞭，握紧双刀，死死盯着越来越近的敌人。

猛然间，一道庞大的阴影出现在地面上。

姬发若有所觉，抬头一望，却见一巨大身躯宛如山岳般降落，直接砸在了敌人堆里，烟尘扬起，地面凹陷下去。

“什么？”邓婵玉拧紧眉头。

“吼——”一声似人非人的浑厚吼声响起，尘土散去，从天而降的巨人踏步而出，挡住了敌人的去路。只见其三头六臂，通体蓝色，唯有红发飞扬，宛如三团烈火，周身布满金色纹路，隐隐发光。且身躯壮硕，有塔楼这般高，六只手中分别举着不同的法器，威严无比。

姬发似乎认出了其中几件法宝，顿觉浑身僵硬，血液倒流，瞳孔中再也看不见其他，耳朵也听不见其他。

邓婵玉喊了好几声，姬发愣在那像是魂魄都飞了一样，气得她恨不得把姬发打晕拖在马后。

而那天降的神兵手一挥，对面好几匹马便受惊摔倒，趔一趔脚，刚爬起来的士兵站立不稳又跌倒在地。巨人对付这些士兵，如同戏耍。他抽空往姬发的方向瞧了一眼，忽然扔出手中的一件法宝。

——从姬发头顶掠过，城门轰然被砸出一个洞来。

姬发这才回神，依依不舍地收回目光，道：“走！”

两人从破坏的城门逃出。

策马狂奔了半个时辰，两人才停下。

姬发跳下马，赶紧往后方遥望。

“那是谁？”邓婵玉问，“像是昆仑的，可我在太师手下这么多年，未曾听说昆仑有这般人物。砸开城门是番天印吗，广成子的？”

姬发没回答，他现在满心满眼都是那个身影。

可是安静不到片刻，地面震颤起来，树木上的积雪簌簌落下，姬发差点没站稳。

邓婵玉脸色一变：“这种动静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他们前方几百米处，地上骤然拱起一个坡来，随后，一条足有三尺宽的血瞳金纹巨蛇破土而出，扭动着朝他们扑来！

“不好！快走！”邓婵玉大喝，而马匹受惊，狂奔而去，眨眼间就没影了。他们只得拔开腿跑，然而几个呼吸间，那巨蛇便已近身，张开血盆大口，几乎闻得到腥臭的蛇涎味。

“吼——”熟悉的声音。

蓝身红发的巨人再次挡在他们身后，长剑与蛇牙相撞，发出刺耳的声音。

“殷郊！”姬发脱口而出。

邓婵玉惊诧不已。

而巨人暂且没有反应，专心与巨蛇搏斗。他们二人退至安全处，观看这场豪斗。

六只手对没有手，胜负很快分晓。巨人两手掐住巨蛇的七寸，一手拽着蛇信子，一手举起长剑，从蛇眼捅进去，从脑袋后穿出来。蛇身抽搐，尾巴狂躁地扭动，但随着长剑在蛇脑子上扭动了半圈，这条庞然妖物彻底不再动弹，重重砸在地上。

蓝巨人退后两步，那巨蛇的身体瞬间化为了灰烬，风过无痕。

“真是妖兽！”邓婵玉忧心又愤怒。

而姬发跑上前，刚要呼喊，却见那巨人摇晃两下，身体仿佛沙土捏出来的，一点点消散在空气中。姬发的喊声堵在喉咙，变成了惊愕和恐惧，几乎趑趄。

幸好，从消散的庞大身躯中，一个白袍人儿显露出来，宛如被藏在巨人身体里的玉石，缓缓落下。姬发紧跑两步，接住了他。

一年以来，只能在梦中看几眼以慰藉思念之情的人，此刻真实地栖息在他的怀中。姬发不由声音颤抖：“殷郊？”

殷郊戴着玉质的额饰，双目紧闭，脖间红痕依旧醒目，宛如红线般缠住了姬发的心脏。

清减了些，练道学法给不给吃饭啊？下巴都尖了不少。姬发心疼地想。

在热切的注视下，殷郊睁开眼，迷茫逐渐褪去，变成澄澈与欣喜：“姬发！”又关切道，“我感应到鬼侯剑被你使用了第三次，恰巧道法已成，便赶来寻你——你还好吗？”

姬发眼角发红，笑道：“我没事，还好你来了。”

“那就好，”殷郊松了一口气，又高兴地比划着，“你看见我法身没有，是不是很威风？”

“特别威风霸气。”

“我就知道你好眼光，师父还说颜色太丑，他都没下山几千年了！”

“咳咳。”邓婵玉咳嗽。

姬发似乎才发现两人还搂着坐在地上，赶紧拉殷郊起来。

殷郊丝毫未觉不妥，只拍拍袍子，环顾一周，迷惑道：“这是哪里？”

三人找了一处山洞，升起火，暂且安稳下来。

殷郊自变为人身后未看过邓婵玉一眼，她瞄了又瞄，实在忍不住，喊了一声：“太子殿下。”

殷郊仍未反应，还是姬发推了他一下，他才抬眼望过来：“你在唤我？”

邓婵玉低头行礼：“是。”

殷郊冷冷道：“殷寿他不是早已诏令，我大逆失德，午门问斩了吗？我早已不是他儿子，不必再称太子。”

“殿下……”邓婵玉见他神情不耐，便也住了嘴，又问，“您还记得我吗？”

闻言，殷郊往她面上瞧了两眼，惑道：“你何人？”

邓婵玉道：“我幼时便被太师收养，出入帝宫多次，也见过太、见过您几面。”

姬发挑眉，他倒是不知道还有这段往事。看向殷郊，却是微微歪头，毫无记忆的模样。

“都是旧事，不必再提。”殷郊最后道。

三人沉默下来。

姬发欲与一年未见的挚友闲话几句，但邓婵玉在旁，又怕被她听到什么机密，思忖一番，转头向邓婵玉问道：“将军，今夜过后，你有何打算？”

邓婵玉冷哼：“看在太子殿下的份上，我不带你走，但我必须马上回朝歌，将崇应鸾与北海勾结一事向太师禀明，以防祸端。”

姬发微微眯眼，竟坦诚道出：“将军，我也老实说了，我来北崇，不仅仅是见崇应鸾，而是要去北海一趟。”

“我道孤身犯险，只为见北伯侯一面算什么要事呢。北海妖兽横行，你去就是找死！既如此，我也省力了，回禀太师便是。”邓婵玉没好气地瞪他一眼。

“我自有打算，何况殷郊在此，更有几分底气。不过自然比不上将军英勇，您对北海应该很熟悉吧？”

——你家太子可是要和我一起去的，赶快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。

这不是威胁又是什么？邓婵玉气得咬牙：“你！”

纵使殷郊有三头六臂的法身，以及数件强力法宝，可北海危险重重，邓婵玉哪里敢不说，万一太子因此受了什么伤，太师都要先问罪她。

好你个姬发！

第十三章 重逢诉情

Chapter 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[notes](#)

在山洞中休整了一夜，出来后，三人在不远处找到了两匹吓跑的马。

邓婵玉翻身上马，对他们示意：“我这就回朝歌向太师禀报。姬发，殿下有任何闪失，拿你项上人头请罪！”警告完姬发，她的目光又落在殷郊身上，十分复杂，最终只道，“殿下，小臣告退。”

殷郊淡淡点头，她便不再多话，扭头策马而去。

邓婵玉的身影消失在远处，姬发的脸色顿时轻松不少，也没急着离开，而是转向殷郊，拉着他热切问道：“殷郊，你此去一年之久，天下局势变了不少，可有什么想知道的？”

殷郊眨眨眼，拂去肩上的雪花，问：“我种下的粟谷收获了吗？”

要是他问些其他的姬发还能回答，可这问题使他十分为难，最后还是说了实话：“未曾，仍旧是空的。”又急急补充，“但后来发现野菜野果一类不会被天谴所收，便尝试种植，虽然产量不大，但已经逐步稳定下来了，不用担心民生军饷。”他紧张地看着殷郊。

殷郊不恼，而是笑道：“如此也是好事，等天谴过了，我再去种，便能自己收获了。”

姬发心中一软，定了下神，牵着缰绳同殷郊并肩前行，把前因后果都细细道出：

“粮食稳定之后，西岐开始对朝歌进行反击，但天下八百诸侯，除了西岐质子已全数归还家中，其余仍在朝歌军中，东鲁和南都部分虽已与西岐结盟，但大部分没有被直接攻击的，还是没有轻举妄动，除开质子缘故，大半还是想坐山观虎斗，收渔翁之利。因而，反攻之势，并不乐观。”

“军中正是需要你之时，为何来了北崇？”殷郊问。

姬发叹道：“说来话长，姜子牙被我父亲拜为太师，军事谋略多有见解，也是昆仑之人，可卜天道，告诉我，周朝新立，气运微茫；殷商末路，气运仍在。短时间内，还无法动摇殷商根基。但天谴已横行一年多，各地都是苟延残喘，殷寿显然不会自焚祭天了，若天谴继续扩大，殷商虽注定要亡，百姓却要吃不少苦。”

他停了下来，将“早日灭商杀掉殷寿”略过，只道：“为改我朝气运，姜子牙给我指明一途。在北海境内，为镇守妖鬼，女娲留下一石，名为天运石，闯过三重障碍，或许能触碰到天运石。我父亲年迈体弱，其余人都有各自职务，想来想去，还是我最为合适。”

殷郊恍然：“原来如此。那邓婵玉呢，她为何追杀你？”

“你都记得人名字了……”姬发语气古怪，不过还是解释，“闻仲派她抓我，又不让打死，不知活捉我回朝歌要作甚么？总之我随机应变，引她一同去见崇应鸾，算是多了一重保障。”说到新任北伯侯，姬发也生出几分恼怒，“崇应彪他哥真是个狠的，和北海勾结起来！北崇隐而不发，甚至不要西岐的补给，我便有所怀疑，没想到他胆子大到这种地步！现下恐怕仍在追杀我们，幸好邓婵玉也见着了，这下回去告诉闻仲，太师说不定即刻来此把北崇降了，到时候我安排的大军过来，便能坐收两败俱伤之利。”说到最后，姬发有些幸灾乐祸。

再去看殷郊，却登时慌了，轻声问：“殷郊，怎么了？”

殷郊苦涩道：“你算到如此地步，可一年多前，你还是殷商的王家侍卫。”这步步绸缪，岂是寻常一个侍卫能够做到的。“若是我没有选择修炼道法，如此沉重的责任，是不是就不用你来承担？”

“殷郊，”姬发闻言立即驻足，仔细将他的手拢住。这双手，本该被姜王后教着用来抚琴，后来为了追寻父亲执起剑柄，饱经风霜，最后又因悲恸的命运放下一切，捏起法诀。姬发张了张嘴，只说了一句，“你的苦已经够多了……”

北崇冰天雪地，风呼啸吹过，寒冷刺骨，而两人的双手交叠之处，却温暖得仿佛能融化坚冰。

“再说，你要是承担了，还不是我给你当将军？照样跑来跑去，累得两眼发黑，”姬发故作轻松道，“如今我们不也能并肩作战？就要去妖兽横行的北海了，殷郊，可愿随我同去？”

“姬发呀姬发。”殷郊展颜一笑，拍拍他的肩，翻身上了马，大声道，“我法身不可飞行，委屈你与我同乘了！”

姬发抬头，望着他明烈如暖阳的脸庞，也笑起来，伸手：“拉我一把。”

两人驾马往北海边界而去。

崇应鸾应该还在追杀他们，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姬发并未返回西岐，而是绕过北崇主城，往北海去了，因而一路上基本风平浪静，无事发生。

夜间，二人于林中休息。

“离边界不远了，明日可到。”姬发一边给马喂野果，一边估算着路途。

“嗯。”殷郊应了一声。

姬发心中一动，回头望去。

篝火旁，殷郊静静地坐在树根上，双目垂下，睫毛在眼底投下阴影，额头玉饰被火光照得发亮，本就丰神俊朗的长相，此时又添了几分恬然清冷。许是修道人的习惯，殷郊盘腿坐着，双手放在腿上。

姬发抚摸了几下马儿，便回身走到殷郊身边，学着他盘腿坐下，仔细盯着人看。

殷郊没反应，也不是闭着眼睛打瞌睡，只是在发呆罢了。

“殷郊？”姬发忍不住了，要不是人好好地在这，他都怀疑昆仑山学道给他的殷郊学出了什么毛病，见人看向自己，便轻声问，“你这两日时常发呆，可是在想什么？又或者是我打扰你修道了？”

“没有，不是。”殷郊当即否定，随后又踌躇起来，看向熊熊燃烧的篝火，脸庞被照得轮廓柔和，眼中倒映着一点火光，默然半晌，才道，“姬发，我不瞒你，我日日在师父的日月乾坤图中修炼，不知过了多少岁月，几十几百年，又或者只是一瞬，再加上掉过脑袋，恍恍惚惚的，很多事情我都已经不记得了。或许那位邓将军，小时候我还与她嬉笑玩耍过，可我现在，一点印象都没有。”

姬发的心揪了起来：“你还记得多少？”

殷郊闭上眼，仰着头，喃喃道：“我记得，母亲在树下教我弹琴，她的手抚摸我的脸庞，然后是她浑身血迹，坐在树下朝我哭喊，我走出门，看见母亲生机全无地倒在地上……父亲很

威武，但是他逼死了很多人，表哥，叔父，母亲……还有，我……”

“抱歉，别再想了。”姬发抱住他，试图掩盖自己扭曲痛苦的表情。

“没关系，”殷郊把下巴垫在姬发肩上，顺手拍拍他的肩背，安慰道，“之前痛得太厉害，我就把关于这些的情感都封起来了，现在不痛。但是有时候还是头晕恍惚，没注意你说话，你多喊我两声就行。”

姬发鼻尖一酸，还是落下泪来。他死死拥住殷郊，心想为何他珍视至此的小王子要遭受这些苦难，而他连护住他性命都没成功。

“姬发，你别难过呀，除了这些我还记得你。你和我一起学骑射武力，一起打猎，一起冲阵杀敌，一起种粟谷，我都记得。师父说我要助你伐商，我也记得。”

姬发哭得更狠了。

殷郊有些迷惑，他挠挠头，决定再说点趣事：“我之前提前下山，本想找机会去朝歌刺杀殷寿和妖狐的，可在你身边，我便平静下来。你说，是不是你的脑子分给我一点了？”

“殷郊……”姬发呓语般喊对方的名字，心中波涛澎湃，多年来的感情终于变为火山，几欲猛烈爆发出来。他握住殷郊的肩膀，认真望入他眼底，一字一句说，“殷郊，我再也不会让你受任何伤害。”

殷郊一歪头：“可是我有三头六臂，应该没人能伤我。姬发，我也会保护你的。”

姬发哭笑不得，但是以殷郊的性子，如果再不明白点说，恐怕伐商成功了他还在那“好兄弟我要保护你”，他狠狠心，捧住殷郊的脸，一闭眼，就凑上去亲了一口。

没把握好力道，两人的鼻子撞在一起，但到底嘴巴还是贴在一起了。

分开后，殷郊捂着鼻子，愣愣问：“这是？”

姬发准备豁出去了：“殷郊，我喜……”

“啪！”

一旁的树枝上似乎掉下了什么东西。

殷郊一把推开姬发，进入防御姿势，眼中莹莹蓝光一闪。

“叽。”一只圆滚滚毛茸茸的小家伙滚到火光中来，扑腾着翅膀，尖喙戳了几下地，一派无辜。

殷郊用法力托起它，端详了几眼：“有妖兽的气息。”

姬发咬牙切齿：“杀了！”

那小东西一惊，竟然挣脱了法力，扑到殷郊怀里，埋头颤抖。

收回攻击手势，殷郊犹豫地摸摸小家伙的毛：“它没恶意。大概是从结界溜出来的，能出来的也不是什么大妖，还是放了罢，莫生杀孽。”

昆仑修仙了一年，连性格都平和了几分。姬发当然没法拒绝殷郊，反而满心怜惜，柔声道：“好。”又瞪了那玩意儿一眼。

“走吧。”殷郊便把小东西放在地上，往外推了推。

小东西没走，又往回扑到殷郊身上，对着脖子下巴蹭来蹭去。“叽叽叽！”

姬发眼睛冒火。

“好了好了。”殷郊被逗得也扬起了笑意，“正好明日就到北海了，便带你一起去罢。”

说罢，准备和衣躺下休憩。

姬发恨不得跺脚，刚想捶胸，却眼尖瞧见背过身的殷郊已是耳朵通红，耳下的皮肤也泛着粉，霎时一愣，心中怒火委屈骤然消散，嘴角难以自己地往上翘。

罢了，徐徐图之，不可急切。

天还未亮，姬发却猛地惊醒，他趴在地上听了听，脸色一变。

抬头，殷郊也已经醒了。他们对视一眼，便心领神会，迅速爬起来整理行装，解开牵马的绳索，前后上马。殷郊坐在后面，怀里还揣着那只来历不明的小家伙，揽住姬发的腰。

“走了。”姬发低声告知，随后低喝一声，“驾！”

地下的震颤越发明显，马儿也有些惊慌，听得命令，便撒腿疾驰，一下子窜出去几里。

天光微明，他们骑着马出了丛林，在广阔的平原上往前移动。

后方，土地不断隆起，像是有恐怖的巨兽在其下潜行，随着他们的足迹紧跟不舍。

殷郊一手揽着姬发保持平衡，一手做好手势，准备随时变幻法身。

“殷郊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可对战！”姬发顶着风咬牙叮嘱道。

此地空旷，毫无遮挡之物，不知对方底细，且若有援军，殷郊也不见得打得好，不能让他冒险。但边界就在前方，若能顺利进入，就无需管这不速之客。

只要能进去。

姬发一颗心沉沉坠下。

Chapter End Notes

苦命的两个宝啊……

本章主要是盘剧情的一章，这一年里，武王又成长了不少。不过写谋略对我也是一个挑战就是了（泪

这俩感情太好，以至于我写到这还有点震惊：原来还没有表白呢

修行一年多的郊郊性格稍微平和了一点，希望没有太软，当然，有事他会真上的……

第十四章 古神后裔

据姜子牙所说，北海边界处居住的大多是伏羲、蚩尤的后裔，都是参加过诸神之战的人物，不入人世，就在北海边界逍遥自在，既不出去，也不大管妖族鬼族的事情，若有凡人闯入，还会送他们出去。

北海境内大妖无数，领地被划分为许多块，崇应鸾所勾结的妖兽，必然是北海深处的某位大妖，可再怎么样也不敢直接闯到古神后裔的地盘上去。

深沉广阔的平原上，隆起的土堆如同浪涛般，朝前追赶不舍，前方，二人一马渺小如蝼蚁，奋力奔逃。

在离他们十里外，一道结界从天而降，巨大的屏障无边无际，分隔了两个世界。结界本是透明，又仿佛流转着五彩的光华，强大的法力波动甚至使得空间都微微扭曲。

似乎感应到他们即将脱逃，后方的土堆显然开始加速，大地震颤得越发猛烈。

殷郊捏起手诀。

土堆中发出一声诡异的尖啸，他们行进路途上，土地开始龟裂，形成不小的裂缝。

姬发艰难地控制着马的方向，几番耽搁，后面的土堆已经近身，几乎碰到马儿后蹄。

“落魂钟！”殷郊瞧准时机祭出了法宝。如此近距离的灵魂震荡，哪怕是对法宝有天然抗性的妖兽也受不住，停滞了一瞬。

抓住机会，终于，马儿啼叫一声，冲进了结界中。

土堆停在结界前，高高隆起，像是其中的怪物愤怒难耐就要跳出，但片刻后，还是慢慢低下去，最终地面恢复平整，如若不是裂开的缝，几乎要以为刚刚的追杀是错觉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缓了口气，马儿停下，姬发先去查看殷郊的情况，他记得上一次使用落魂钟会给殷郊带来反噬。

殷郊从他背后探出头：“没事，姬发，你的骑术看来并未退步。”

他的长发有些凌乱，呼吸就在姬发耳侧，惹得后者赶紧扭过头去，清清嗓子，说道：“下来吧，寻常生物不能待在这。”

姬发和殷郊下马，取下物品后拍拍马儿，让它自行出了结界。

“去哪？”殷郊问。

姬发沉吟道：“姜太师言，天运石有三重屏障，一为毒障，二为火障，三为业障。毒障需取得獬豸之角，火障则需凤凰或毕方的羽毛。獬豸喜居水边，毕方则在章莪山，都在北海深处，看来少不得要走几天。”

殷郊仙龄尚短，一概不知，他也就乐得唯姬发是瞻，颌首道：“好。”就要迈步，姬发拉住他，笑道：“稍等，还有一件东西没拿。”

话音未落，他们前方的空间扭曲，踏出两个人影来，一人冷冷道：

“何人擅闯北海结界？”

姬发不动声色往前一步，作揖：“见过两位，在下姬发。”

殷郊随他行礼。

这两人显现出完整的身形，一蓝袍一红衣，腰间挂着精致配饰，样貌与凡人无异，周身气势却是惊人，单单站着便有睥睨众生之感。

穿着蓝袍的男子平和道：“有趣，人间贵胄与昆仑之仙同行，为何来此妖鬼之地？”

姬发道：“在下乃是讨伐商纣之士，欲入北海深处寻得天运石以补周朝气运，尽早消除天谴，还望两位通融。”

“天谴一事我们有所知晓，但天运石乃女娲娘娘留下镇压北海的宝物，你要寻它？这北海妖兽众多，亏得是我们守界，你再往前走几里，怕是不到半日便作白骨了。”

姬发深深拜下，谦恭道：“因而特来拜见古神蚩尤后裔一族，借得招妖幡一用。”

那红袖的男子浓眉一竖：“大胆！”

蓝袍的伸手制止，耐心道：“招妖幡确实在我族中，算是女娲给我们的信物。用处没那么大，只能退避一些小妖，大妖不受其影响，自然，对你们也不感兴趣。借你一用并非难事，只是我族千万年来隐居于此，观日月交替，任潮水涨落，朝代更迭又与我们何干？”

姬发思索几秒，道：“日月潮水，天地自然，两位乃古神后裔，力能通天，却仍然是天地一员。众生芸芸，虽渺小而能立于大地之上，面朝黄土，背与天齐。朝代更迭，与他们何干？然而商王弑父杀君，大逆不道，招致天谴，四野皆受其苦，泣血惶惶。我起而伐商，除天运降至此身，便是力有所允，为天下请命，为众生灵寻得生路。还望两位，明目善心，不吝相助。”

蓝袍男子抚掌而笑：“说得倒是不错，可我族凜然于天地之外，凡事渺渺，不值一提。不过天地要是归于混沌了，我族也确实不大舒心——罢了罢了，便助你一程。”

姬发提起的心放下，行礼道谢。那红衣男子吹了一声口哨，片刻后，几只体型巨大的鹰隼降落在他们身边，俯首等待。

要乘这玩意儿？姬发一介凡人，不免犹豫。

“挺平稳的。”殷郊在昆仑也乘过仙鹤之类的坐骑，便安慰姬发道。

不久，他们降落在一处绿意盎然的山头。

几人落地，两位蚩尤后人也不废话，给他们指了一处小屋，让他们休息片刻，允诺稍后便取来招妖幡给他们。

此山林木繁盛，不像在妖气之地。殷郊扶着姬发入屋休息，片刻后，那两人果然又至，将一赤底黑边的幡旗交给他们，又教如何驱动。殷郊仔细记下，随后拜别了两位古神后裔。

入屋一瞧，姬发头晕难耐，靠着榻边扶额不语。

“北海妖气浓重，我已修道，不受影响，未及时提醒你，是我疏忽。”殷郊把招妖幡拿来，将法力注入，幡旗亮起微光，“不过招妖幡可驱除妖气，我来助你。”

“不怪你，我也没想到——还好招妖幡有这用处。”姬发苦笑。他入北崇来艰苦重重，而能妙语连珠，运筹帷幄，欲直取天运石，哪料被北海的空气使了绊子，实在丢脸。

驱完妖气，姬发状态好上不少，他这才发现一只滚圆的毛团子在自己身上跳来跳去，不由脸色一沉：“它怎么还在？”

殷郊摸摸这小兽的头，道：“妖兽惧怕古神后裔气息，方才一直不敢露面，等走深些再把它放了。”

姬发只能忍下。

连日奔波、提防崇应鸾的追杀、天未亮就一路奔逃进了北海，还坐在鹰上飞了会儿，受妖气侵袭。姬发身强体壮，也不由生出几分疲惫。休整一日，二人下山继续行程。

有了招妖幡，一路上都没见到几只妖兽，最多只见得被招妖幡吓走的小妖，消失在树丛中露出半截尾巴、半只耳朵。姬发见此，信心渐增。

殷郊在前开路，雌雄剑锋利无比，割荆斩棘不在话下；要是碰见峡谷，殷郊便化作法身，拎着姬发就跳过去了。若非长时间开法身损耗太大，加之须得低调行动，殷郊大约也不介意让姬发坐在法身肩头，一路气势如虹地跑进北海深处去。

此时姬发瞧着殷郊的背影发愣，忽地想起一件往事来。

他入朝歌三年后，质子营进行比试，将领要求他们徒步翻过一座山头。当时质子团还是一群十五左右的少年，对于尚未有太多实战经验的他们，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。

殷郊习惯与姬发一队，虽是世子，也未有优待，两人拿着分配的武器和干粮就出发了。

前几天都很顺利，但在第四日，走到一半距离时，他们遇上了野狼群。无奈之下，他们爬上树梢躲避，姬发的箭囊在射杀几头狼后空空如也，而狼群越发骚动，用爪子不断挠树干，挠得整棵树摇摇晃晃，几欲倾倒。树上的两个少年紧张得冷汗涔涔，手不由握在一起。

“姬发，要是树倒了，你就使劲跑，我手上还有剑，能挡两下。”殷郊开口小声道。

闻言，姬发不自觉用力握紧手心里属于另一个人的温度，头一次觉得他要是不用力，就什么也抓不住。他不该反驳来自高他一等的殷商世子的命令，但干涩的嘴唇张了又张，还是挤出一个微弱的“不”来。

“什么？”殷郊没听清，他的注意力被树下吸引，压着声音欣喜道，“它们走了！”

狼群放弃了他们，围在死去的狼尸旁开始进食。

“同类相食，真是畜牲。”殷郊一脸嫌恶。

不过趁此机会，他们能够蹑手蹑脚从树上溜下来，盯着狼群，一步步后退。

倏然，“咔嚓”一声，不知是谁踩到了枯枝。一只狼的尖耳转动，随后缓缓转过来，眼中绿光莹莹，呲起的牙上还带着血红的肉丝。

“跑！”

两人转身飞奔，身后传来骇人的吼叫声。

他们还是摆脱了狼群，只是殷郊一条腿被咬伤，一小块皮肉被撕下，血流如注。幸好离终点不远，姬发背着昏迷的殷郊闷头狂奔，直到殷郊被扶去处理伤口，他浑浑噩噩地跪在地上，将领发怒的声音宛如隔着一层纱布，模糊不清。

还好，只是看着吓人的皮外伤，连痕迹都没留下，殷郊很快痊愈，活蹦乱跳地回到质子营

中。而且由于殷郊“没有姬发，我这条腿就没了”的说法，姬发未受到处罚。

之后姬发问殷郊为何帮他挡了那一口，殷郊歪了歪头，皱眉道：“何来替你挡伤一说，它若不咬，我怎么用剑刺进它眼里？”

姬发无奈。

不过从那以后，他们便习惯双手紧握，互相支持，仿佛一切苦痛都可消弭于此。

想至此处，姬发不由望了殷郊一眼。

前两日林中他向殷郊表明心意时被打断，便迟迟提不起第二口气，把那些话说出口。他知道殷郊对他信之任之，两人行事默契，心意相通，情谊自不必多言。可如今殷郊修道练法，二人已是仙凡有别，再者西岐将要讨伐殷商，殷郊又会不会为难？殷郊心性纯善，坦诚直率，若不通情爱，也一口答应自己，又该如何……姬发越想越犹豫，竟是试探也不敢了。

而殷郊并无异样，二人相处如昨，这使姬发略微安心。

那捡来的小妖还在殷郊肩上安稳呆着，姬发瞧着，心中不快，刚要问为何这小东西还没丢掉，手中的招妖幡忽然剧烈抖动起来。殷郊察觉动静，转身抚上招妖幡，顿时脸色一变：

“不好，有大妖来了！”

第十五章 妖圣之争

Chapter 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[notes](#)

北海境内有伏羲、蚩尤后人一族，也有神秘的鬼修，但最多的，还是那些奇形怪状的妖兽。从姜子牙和邓婵玉那里获取的信息，足够姬发绕过大妖的地盘，低调前行，可若是有意寻找，他们也是躲不开的。

招妖幡异动不到半刻，一道黑影自天边袭来，眨眼间已逼至近前，与此同时，天空瞬间布满乌云，黑压压的云层中滚动着雷电与沉闷的响声。

来者不善。殷郊跨前一步，眼中燃起蓝色火焰。

强烈的妖气骤然朝他们扑来，殷郊不再犹豫，周身金光一闪，蓝身红发的巨人原地出现，两只手臂结印上抬。

“轰！”

法力对撞，冲击向四周扩散，狂风大作。姬发赶紧蹲下身以防被吹走，又瞅着时机躲到一块巨石后面。

一击被挡住，来者缓缓下降，露出了真面目。

只见其龙头人身，爪似鸟兽，臂生羽毛。头上双角粗壮竖立，腰间裹着红袍，脚踩虚空。竖瞳往下一瞥，龙头便口吐人言，声如惊雷：“昆仑之人？”

殷郊法身安稳如山，六臂擎着法宝，以法力发声：“阁下有何事相商？”

大妖阴翳笑道：“相商？不商了！昆仑也是一群小人，与那黄毛小儿一同受死！”

话音未落，风暴骤起，数道雷电从天而落，将地面炸开，土石飞溅。

殷郊祭起番天印，一道厚重土墙拔地而起，坚不可摧。

见状，那妖又口吐雨水，双臂一挥，化作无数银针，纷纷刺向地面。

巨石已裂，姬发此时毫无遮掩，眼见细密的银针朝自己飞来，脸色一沉，正要拿出保命用的东西来，却见殷郊扔出了番天印，这方印章迎风而涨，化为一座小山，挡在姬发面前。姬发一愣，下意识望过去，果然瞧见殷郊被无数银针穿透了法身，僵硬半秒之后，重重跪倒在地。

姬发顾不得许多，疾走几步，来到蓝色巨人身边，无措地看来看去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那狠毒妖兽故技重施，再次吐出雨水来，手又要挥下。

然而天地骤然静默了一瞬。

“计蒙，多年不见，你还是如此暴虐。”一道悠扬的声音充斥在天地间。

大妖的招式被化解，黑云与雷电也相继退去，天空中堆叠着绵密的白云，云后有阴影游动，遮天蔽日，世间都幽暗了几分。从云间窥得几处深褐色外皮，却不可见其全貌。

被称为计蒙的大妖脸色难看，过了几秒，大喊道：“鲲鹏！你当缩头乌龟这么久，难道现在

要出手吗？！”

阴影刹那间消失，天地明亮起来。在不远处，一人立在空中，身着黑衣，神色不耐。

“我没有兴趣同你争斗，但这两人我必须保下，你若不放，且来试试这么多年，各自长进如何？”

此番话语使得计蒙眼中凶光毕露，似乎马上就要按捺不住冲上去了，但最后只不安地晃着头，咬牙道：“好，好得很，那你最好一直保得住！”

说罢，也不停留，双臂一振，消失在云层中。

见计蒙离开，那黑衣人飞近了，落在姬发旁边。

姬发急得眼前发晕，求救道：“这位前辈多谢相救，能否劳您……”

鲲鹏手一挥，姬发自觉住口，眼巴巴看着他。

“法身不与本体相通，只是骤然受击，一时收不回去罢了。”

鲲鹏所言让姬发缓了口气。

果然，不到一刻，三头六臂的法身自行散去，殷郊安然落地，与扑上来的姬发抱在一起，拍拍他后背，解释道：“方才被定住，说不了话，你别担心。”

“没事就好。”姬发不敢用力抱，又实在控制不住情绪，搭在殷郊肩上的指尖微微发颤。

“两位，”鲲鹏开口，语气深沉，“何不去我府中一坐？”

姬发与殷郊分开，转头又恢复了冷静，打量这大妖两眼，欲试探几句，却见刚刚一直躲在自己怀中的那只不知来历的鸟兽，蹦蹦跳跳地撞到了鲲鹏手中，叽叽叫个不停。

鲲鹏霎时露出无奈神情，摸了摸小团子的头：“这是我化身，妖力弱小，跑出了结界，我寻它已有几日，却不想见了故人，而且，”他直直看向两人，叹道，“因果已生，我也不能置身度外，还请两位随我去府中，听我一言。”

再起冲突绝对不可，且看他没有恶意，姬发犹豫两秒，点头同意。

鲲鹏便化作一只长翼巨鸟，让他们乘坐其上，一展羽翼，往天上飞去。

落地，却是一处悬崖峭壁，寸草不生。

姬发悄然护在殷郊身前，警惕问道：“阁下救了我们，却带我们来此，是何用意？”

人形的鲲鹏挠挠脸：“我就住这。”随后一撩衣袍，原地坐下，也不管对面二人如何，自顾自讲述起来：“我乃上古妖圣之首，鲲鹏。”

上古有巫妖两族，各据一方。巫族有十二祖巫，祖巫好战，共工与祝融因水火不相容，在不周山大战，双双身陨，只余十位。

妖族东皇十子犯过天条，十日齐出游历太古洪荒大地，生灵涂炭。由于东皇责罚过轻，大巫夸父不满，行逐日之事，东皇十子便晒杀夸父。大巫后羿由此大怒，举部落之力，与巫族各种秘术，造箭射杀九只金乌，后又被妖族杀死。两族矛盾日益扩大，最终发生了巫妖大战。

大战中，十大祖巫帝江、句芒、蓐收、烛九阴、强良、奢比尸、天昊、夔兹、玄冥、后土，皆数陨落，妖族妖圣九婴、飞诞、钦原、毗铁、鬼车也被杀死，其余上古大妖也都死伤惨重，战争结束后，半数归于玄门，半数在北海躲藏。

巫妖两族元气大伤，无法掌控天地，人族便兴盛起来。

“如今在北海的妖族，都是当年巫妖大战后幸存的。我虽为妖圣之首，受伤不轻，实力也已远不如初。”鲲鹏淡淡道，不像自述经历，倒像是讲故事。

姬发与殷郊坐在他对面，认真听着，也不出声。

“归于玄门的妖族，大部分都在上清灵宝道君所创的截教中，也就是通天教主门下。”

姬发这才不由一凛。通天教主，即为申公豹之师门，对封神榜虎视眈眈，在过去一年多的战场上，擅长阴毒之术的申公豹没少给他们造成麻烦，亏得有哪吒杨戬二人掣肘，才不至于死伤惨重。

“而北海妖族也在休养生息，逐渐壮大，引来闻仲的征讨。但这实则是通天教主一派对北海妖族的打压，为的是争夺妖族实际控制权，自从女娲消逝于天地间，妖族便一直处于没有最高掌权者的散漫状态。十年的战争，北海妖族几乎在生死存亡之际。”鲲鹏衣袖一挥，仿佛画出了一卷血雨腥风的征战图。

“妖族没亡，闻仲便离开了。”姬发若有所思。

鲲鹏点头：“闻仲是通天教主门下弟子，有墨麒麟为坐骑，实力不容小觑，他在北海这十年，可谓是所向披靡，妖族闻之变色。但他自认更重要的身份，乃是殷商大国师。朝歌一传来新王登基的消息，他就启程离开了。”他抬起头，眼中晦暗不明，“新的商王登基后，天谴降临，可那于我妖族并无坏处，相反，大家发现，他们的妖力得到了提升。”

“天谴降临，妖孽为祸四方。”姬发喃喃，只觉冷汗从额头渗出。

“对，除了在四处降生的妖，北海的妖族，都被天谴扶持了一把。因而有很多，不，几乎是除了我一派，妖族都在潜伏观望，伺机冲出结界，消灭人族。其中，以计蒙为首，已经在联系外界，试图里应外合，等到天下大乱，金戈四起之时，就冲破结界，将人族，屠戮殆尽！”鲲鹏的语气越发低沉。

姬发听得浑身僵硬，呼吸滞涩，艰难道：“崇应鸾就是和计蒙勾结……”难怪计蒙找上门来，恐怕就是崇应鸾报信。好处是什么呢？除了让崇应鸾修炼妖法，豢养妖兽，保北崇安稳之外，恐怕还答应，等妖族杀出北海，北崇能够幸免吧——呸，崇应鸾真是没脑子的！

姬发暗骂，又眼珠一转，敏锐发问：“阁下既然是妖圣之首，难道不想复兴妖族？”

鲲鹏未恼，只淡淡道：“你不必试探我，巫妖大战后，我已不愿再卷入战事，闻仲来讨，我也不过自保。但眼下又有一场大战，人族教派恐怕不会置身度外，尤其是如今不相上下的两大教派，分别以元始天尊、通天教主为首。没有上古实力的妖族一旦出世，最好的下场也是两败俱伤，再严重些，恐怕妖族，就要从世间消失了……”

“大战，伐商之战？”姬发难以置信，“怎么会？”

“他们都想削弱对方实力，这就是最好的机会。”

鲲鹏只说了一句话，姬发已是浑身冰冷。他从未想过，为了讨伐大逆不道的商王而发动的正义之战，却是两派相争的擂台。流多少血、死多少人，都不过是背景。

刹那间，姬发竟然有几分理解崇应鸾的想法了。

可天下大势已成，伐商之战，断无可能叫停。无论如何，这场仗，都非打不可了。

“胡说！”殷郊也听明白了，但他就是昆仑之徒，有人当面辱他师门，自然不能接受，“师父师叔们合力救我，予我法力，哪有你说得这般不堪？他们要兴战乱，为祸人间，又何必遣封神榜下山？”

殷郊说得不错，只是，对那昆仑已如此维护了吗？姬发暗自思索。他没开口，想看看鲲鹏如何回应。

鲲鹏面露不悦，冷哼道：“小家伙，你才入昆仑多久，便揣摩得透那些老东西的想法了？我欠你一条因果，不想对你生气，快些住嘴。”

殷郊怒气冲冲就要变出法身，姬发伸手拦下，神情古怪，问道：“什么因果？”

Chapter End Notes

武王抓重点能力很不错，继续保持~

闻仲征战北海，说法一是打黑龙和鲲鹏两大魔王，二是袁福通等七十二路诸侯，本文采取了说法一的变种。

十大妖圣之首一般认为是白泽，而鲲鹏是妖师，实力可比鸿钧老祖，本文也进行了改编。计蒙倒确实是个试图振兴妖族的家伙。

总之一切均是编造，切勿当真。

第十六章 獬豸之角

Chapter 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[notes](#)

鲲鹏愣了一下，才摊开手，那只圆滚滚毛绒绒的小鸟兽跳在他手心上，很是欢快，鲲鹏底气有些不足，“这小东西乃是我化身，日夜伴我左右，早已有了灵智，我待它如亲子。前几日走丢，不慎出了结界，被你们捡到。而你，”鲲鹏朝殷郊示意，“身负不得了的气运，我又是能窥见天道的鲲鹏，于是这分身，便将你那气运吃了两口。”

殷郊愣住，而姬发撇下嘴角，显然不信：“这气运还能吃得？”

“我乃上古妖圣鲲鹏，天机既窥，气运有何吃不得？”鲲鹏怒眉倒竖。

闻言，姬发也火冒三丈：“你吃了别人气运，竟还如此理直气壮大言不惭死不要脸？”

“你！”鲲鹏气得发抖，忽地又泄了气，垂头蔫蔫道，“所以我才欠他一条因果，这不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了吗。”

“这两者有何联系？”姬发心疼不已，“不该把殷郊的气运还给他？”

鲲鹏尴尬地移开眼神：“还不了。”

“还不了？”姬发尾音上扬，架势像是要冲上去把妖圣鲲鹏揍一顿。

“罢了。”殷郊甩了甩袖子，不悦道，“妖圣既看不起我师门，我的气运想必也是随手处置，不必放在心上。”

“不行！”姬发和鲲鹏异口同声。

姬发定了定神，执起殷郊双手，恳切道：“伐商一事，乃是天下大势如此，殷商无道，注定要亡，大战无可避免。”姬发瞥了鲲鹏一眼，“我们也亲身经历过，我相信昆仑或许并非有意发动战争，但通天教主欲取得封神榜，申公豹及其他截教一派在伐商之战搅动风云，凡人之力如何与其对抗？到时候，昆仑若是真的袖手旁观，那才是祸事。”

“确实如此。”闻此，殷郊面色逐渐缓和。

他们对视一眼，皆知心中明澈，便不再纠结。

姬发转头对鲲鹏道：“所以，妖圣所言种种，我们自有判断，但你吃了殷郊气运一事，又该如何，只说些挑拨离间的偏见之言，便可还清了？”

鲲鹏神色一滞，接着叹气道：“我知道你们是来找天运石的，三重障难，需獬豸之角、毕方之羽——凤凰已经没了，就别想了——我这里恰有毕方之羽，可赠与你们，毕方是个行踪不定的，如此也算免去你们一些困难。”

“獬豸之角呢？”姬发毫不客气，但他心中却是越发沉重。鲲鹏不介意他的无礼，只能说明被其吃掉的殷郊气运，着实重要。

鲲鹏怒气冲冲地瞪他，最后妥协：“我送你们去找他。”

到底会有何种后果？姬发思绪重重，拧起眉头。

休息片刻后，鲲鹏再次化为巨鸟，将两人载起，飞向空中。

姬发同殷郊坐在一处，肩靠着肩，番天印在前头挡风，他们坐得倒也安稳。

殷郊忽然开口：“姬发，关于气运，我倒是想起一件事来。”

“嗯？”姬发打起精神，“你说。”

殷郊回忆道：“在接完头颅后，我请求师门让我学习道法，他们便助我重塑身躯，这你也知道。但在我被十二金仙输送法力之时，我听见，”他停顿了一下，“我隐约听见元始天尊说，我身上有不可窥探的天机，变幻莫测，八门混沌，命途多舛，若修道之后能扭凶为善，也是好事。”

姬发听得心惊，却镇定宽慰道：“你现已修道，便不必再忧心此事。”

“我也是这般想，”殷郊道，“因而鲲鹏攫取我气运一事，你也不必为我担忧，天道命数，变与不变，仍是殊途同归。”

姬发说不出话来，只能把脸埋进殷郊肩膀，把人抱紧。

鲲鹏发出一声空灵悠长的鸣叫，宛如叹息。

他们降落在一片澄澈明净的湖岸边。湖水清澈，恍惚不分天地。

一头通体黝黑，毛发顺滑的妖兽正匍匐于岸边，闭目休憩。

鲲鹏载着他们落在妖兽旁边，待两人落地，又化作人形，向那妖兽走去。

獬豸，体型如牛，额生一角，四足如熊，见人斗则触不直，闻人论则咋不正，亦能吞食百毒，毫发无损。天运石的第一重障难为毒障，唯有獬豸之角可护佑平安。

姬发和殷郊眼睁睁看着鲲鹏一脚踹上去：“獬豸！”

獬豸抖了一抖，缓缓睁开圆而威严的双眼，转头瞧了瞧，才懒洋洋地口吐人言：“鲲鹏，多年不见，何事找我？”

“天运石。”鲲鹏直言不讳。

獬豸双眼睁大，站了起来：“难道是……”

“唉，”鲲鹏叹了口气，让开一步，露出身后的姬发和殷郊两人，指着他们道，“他们要去闯天运石的三障。”

两人向獬豸行礼，将前因后果道来。

獬豸在湖岸边踱步，听完也未立即回答，正在姬发惴惴之时，这位大妖忽转向鲲鹏道：“鲲鹏，当年女娲娘娘留下天运石，布下三重障难后，招我和毕方谈话，此事你可知道？”

“自然。但谈话内容却秘而不传，连毕方那种火爆的性子都闭口不言。妖族曾经逼问于你们，毕方烈性，血洒荒原，火烧三千里，仍未作答；而你双目被剜，仍旧坐如磐石，后来才恢复。”

“双目恢复后我神力大增，几乎脱离妖族，算是因祸得福。你当时重伤闭关，应该不清楚，当时为首的，乃是计蒙。”

“又是他？”鲲鹏眉间显出怒色。

“他一直没有放弃振兴妖族的念头。天运石镇守北海，撑起结界，他便以为只要毁了天运石，妖族就能自由，消除人族，夺回天地。可其实，天运石不仅是镇压，更是保护。巫妖大战后，天地间的灵气已经不适合妖族生存了，若妖族继续留在世间，与人族相争，只会越来越倾颓，最后彻底消散。”

这倒是与鲲鹏的想法不谋而合。姬发想。却见獬豸转头，一双浑圆金黄的双目如同太阳，盯着他，沉声道：“妖兽无法靠近天运石，只有人族可以，但人族不要说找到我和毕方，就连进入北海都是困难重重，因而多年以来，有机缘站在我面前的，你是第一个。”

姬发拉着殷郊道：“这机缘，大半也是殷郊予我的。”

獬豸愣了愣，看向鲲鹏，后者尴尬地承认：“他身上气运独特，被我吞去了两口。”

“气运？气运……”獬豸闭上眼，浑身漆黑毛发被风吹动，气息带上几分萧瑟，“万般因果，皆为天道，不生不灭，虚实相生。”

鲲鹏拧着眉：“毕方把羽毛给我之后就音讯全无，你现在又是这副神神叨叨的样子，我本来不关心，但如今也不得不问一句——女娲当年到底和你们说了什么？”

“你想知道？”

“如今能说？”

两个大妖交谈，姬发和殷郊在一旁面面相觑，反倒像是局外人。

“机缘已到，自然能说。”獬豸背对着他们，向着清澈的湖泊走去，步履稳健，走得极慢，却是带着踏破山河般的决心。“巫妖大战，妖族重创，且再也无法恢复上古时期的实力，女娲留下天运石，并非镇压，实则护佑。但这不是长久之计，人族兴盛，生生不息，只会越来越强大，妖族哪怕龟缩于北海，也早晚步入消亡。于是女娲交给我和毕方一个任务，她说——”

姬发惊讶地瞧见獬豸全身开始发光，漆黑的毛发映照得光滑油亮，它仰起头颅，额上一角仿佛要刺破天空。

獬豸的声音回荡在四周：“女娲说，机缘到时，天运石会被拿起，妖族生死，皆在其人手中。我与毕方，将自行决定是否将角和羽毛交予此人。”

鲲鹏好不容易想清楚，不由惊诧道：“女娲将整个妖族未来交予你和毕方？可毕方什么都没说，把羽毛扔给我就消失了！”

“此种压力，确实难以承受，我不怪他。”獬豸道，“妖族已压抑许久，此次人间大战，已不可能摒除妖族，或许，这就是机缘之时……”

“它是不是在说你就是那个掌握妖族生死的人？”殷郊低声对姬发道。

姬发难得迷茫：“是，是吧？”

獬豸还在发光，周身湖面形成了小小的漩涡，毛发被水打湿，飘起在空中。头上的角慢慢剥离，在空中上升。獬豸叹道：“鲲鹏，我知道你厌恶人族，只愿妖族在北海一直延续下去，可这样无异于自掘坟墓，倒不如一搏。我的角就在此处，拿去。我也累了，休息了，若妖族存续，我再醒来；若妖族亡……我便长眠罢。”

湖中忽地扑起巨浪，朝岸上二人一妖落下，待水花散去，三位定睛一看，湖面平静无影，唯有一块黑色小巧的角飘过来，落到姬发手上。

“獬豸！”鲲鹏怒吼。

妖圣之怒，大地颤抖，百兽震伏。

姬发捧着手里的角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却见鲲鹏猛然转身，面色不善地盯着他。

殷郊上前一步，冷面不语。

“我杀他，你挡不住。”鲲鹏眼露凶光。

“试试？”殷郊挥了挥袖子，抬起下巴，“妖圣欠我的因果还清了吗？”

鲲鹏一愣，骤然泄了气，后退两步，颓然道：“我也是一环，我也是一环……天道，好一个天道。”

姬发回过神，安抚地拍拍殷郊的肩，才对鲲鹏道：“并非天道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姬发并非能掌控一族生死之人，一开始也不过为我朝与天下众生而来，卷入其中，非吾所愿。”

鲲鹏嗤笑：“说些好话罢了，人妖不同，无法共存，你只不过尚未有本事灭除妖族而已。天运石绝不能让你拿去，哪怕妖族，妖族，”他的呼吸有些急促，发狠道，“苟延残喘，只要北海结界仍在……”

鲲鹏逐渐沉默下去，四周阒寂，宛如虚无之境。

姬发着实不在乎妖族如何，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拿到毕方羽和獬豸角，去找天运石，随后他便能返回西岐，讨伐殷商。但毕方羽还在鲲鹏手中，此刻又显然不是一个商量的好时机。他也一时间没有什么办法。

天意冥冥，环环相扣。

剑拔弩张之时，天地间骤然爆发出一道灼目光芒。

Chapter End Notes

北海妖族分为三个势力，分别是想要振兴妖族、冲出结界的计蒙，和守护天运石、听顺天道的獬豸，以及厌恶人族，希望妖族一直呆在北海境内的鲲鹏。本来这些都要通过很长的剧情一点点揭露，但是限于篇幅，就通过这样的对话来展现了，希望没有太无聊。

第十七章 三重障难

Chapter 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[notes](#)

殷郊从不标榜自己的身份，他与质子团同吃同住，也一同训练，甚至为了能得殷寿赞赏，还要更刻苦几分，整日与刀剑尘土相伴，磨砺得坚毅勇敢。然而他周身气质与旁人不同，一眼看得出来，这不同藏在眼眸低垂的沉思中，藏在下巴微微抬起的不屑中，藏在无论何时都挺拔的姿态上。

因着这几分不同，殷郊在质子团中并无亲近之友，连表哥姜文焕都要避嫌而刻意与他保持距离，算来算去，也只有一个西伯侯次子姬发走得近些。

姬发感念殷郊为自己解围过一回，不避讳与他交好，但姬发聪慧，知晓王家贵族暗流涌动，形势多变，不愿卷入太深，便从未主动亲近。

殷郊或知或不知，却浑不在意。

直到某一晚，姬发不知为何入睡不得，蹑手蹑脚起身欲去马厩瞧瞧伙伴，路过一处角落，竟瞧见了殷郊。姬发犹豫半秒，闪身躲在墙后。

殷郊没有发现来人，又或者是沉浸太深，旁的都不入眼。世子的盔甲有些歪斜，脸颊上蹭了点白日里训练滚在地上的尘土，有几分灰头土脸的模样，但他背脊挺直，神色平静。坐在稻草垛上，却如同坐在做工精致的垫子上。殷郊将佩剑放在一侧，对着月光盘腿端坐，随后缓缓提起双手。

姬发不由屏住呼吸。

玉白的手指在空中翩飞，像蝴蝶，像花瓣，不时轻轻滑过，如落叶般轻柔。

姬发认出来是弹琴的技法，他的哥哥精通音律，小时他就坐在哥哥边上，听乐声从哥哥的指尖流淌出来，顽皮如他，也能静下心来听上半个时辰。

他倒是不知，与他们在军伍中摸爬滚打、心性耿直纯良的殷郊也会抚琴，实在是反差太大。直到后来他随殷郊拜见姜王妃，看着那位温婉大方、娴静高贵的女子，他才恍然。

而那时，姬发只是站在墙后，凝视着明亮月光下的殷郊弹奏着隐形的琴弦，尊贵的世子眼眸低垂，睫毛微颤，双唇紧抿，是相互训练时露出的倔强神情，此刻却带上几分孤寂忧郁，熟悉而陌生。

他是尊贵的殷商二王子独子，生来享尽荣华，被所有人仰视，也被所有人捧起，不得落地。帝宫围墙上的落日，明净冷寂的殿堂，登上城楼眺望的万里江山，婉转的琴音与冷厉的刀剑，共同铸就了殷郊的血肉骨髓。

姬发动弹不得，他眼睁睁瞧着那渐行渐远的背影，只觉五感尽数剥离，心脏零落僵硬，从胸腔最深处震出哀绝长呼。

“殷郊——”

最尊贵的天潢贵胄之一，最自由的殷商玄鸟，最骄傲的挺直背脊。

他不会为任何人停留，不会为任何人弯折。

天空大地一齐震颤，妖兽齐鸣，北海深处传来如同开天辟地般的巨响，一团微弱的白色光芒凭空出现，又迎风而涨，最终膨胀到山岳大小，静默而不容忽视地悬浮在天地间。

“那是——天运石出世！”鲲鹏遥望过去，惊诧道，“不可能，除了你们，北海之内没有能够唤醒天运石的人族……”

“北海妖族听令！”一道经过法力扩大的声音响起，震动整个北海，“破除结界，冲入人间！妖族振兴，指日可待！”这几句不停重复，回荡不停。

“计蒙！？他要毁掉天运石？”殷郊与姬发对视一眼，后者忧心道，“可是妖兽不能接近天运石，难道是……”

鲲鹏脸色铁青，顾不得许多，化作巨鸟带两人飞向光团。

接近了，方见到四周山头上、半空中沉默观望的妖兽，数量不少，感知到姬发携带的招妖幡，也没有躲避，最多瞥他一眼，又将注意力落在中央的光团上。

这是妖族存亡之际。

他们的猜测没错，欲图复兴妖族的计蒙，认为天运石就是困住妖族的结界，因此一直在想办法破除或者绕过结界。他和不愿卷入伐商战争的崇应鸾联系，后者便半是胁迫半是自愿，答应了下来，但一直没有找到破界之法。而姬发入北崇识破崇应鸾计谋，又入北海被主和派的鲲鹏所救，计蒙意识到已无退路，只能放手一搏。

而众多妖兽，不愿承担失败后果，但若计蒙真能成功，他们也将露出獠牙，冲向人间。

姬发也觉得有几分棘手了。当务之急，必须先阻止计蒙。

“在那。”殷郊朝下方一指。

姬发和鲲鹏顺着望去，只见一人被计蒙抓在手中，肢体扭动，煞是诡异。

“是崇应鸾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”姬发道。

而鲲鹏一瞧，顿时怒目：“计蒙在给那个人类传入妖力！他要把这个人类推进去，强行破除三道障难，毁掉天运石！”

“不行！”姬发脱口而出，他思考没多久，俯下身对鲲鹏道，“我只要触碰天运石，不关心什么妖族生死，而让计蒙毁掉天运石，结界就会瞬间打开，你妖族只有死路一条！”

鲲鹏落在一处山头上，变成人形，双眼发红：“你知道如何操控天运石？”

姬发冷冷道：“难道你就知道？但眼下还有其他办法吗？！”

“你！”鲲鹏闭上眼，深呼吸，猛然挥掌拍向自己胸脯，吐出一根燃烧的羽毛，递给姬发，咬牙切齿道，“去！”

“多谢。”姬发朝他颌首示意。无论如何，现在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。

“我去阻止计蒙。”给出羽毛，鲲鹏也好似想开了，他向姬发抱了抱拳，随后跳下悬崖，在空中变幻身形，羽翼锋利的巨鸟鸣叫一声，冲向了计蒙。

“鲲鹏！你还妄想阻止我！”计蒙躲开一击，尖啸道，随后松开手中的崇应鸾，与鲲鹏缠斗在一处。

崇应鸾仍在空中，黑气围绕着他，不时被吸入口鼻，他便如同被邪祟入侵般，身体不住颤

动。

天运石形成的光团就在几座山中间，因外溢的强大力量而使得一些山石碎裂，漂浮在空中，如同旋绕的长阶梯。

殷郊收回目光，瞧着姬发，微微皱眉道：“我原以为你是想好了一切才来的，却原来还是个莽的。”

“还不是学你，”姬发笑道，“不莽怎么办，我也没有退路了。”他肩上的担子，两个人都清楚。“这一路来，似乎被推着走一样，”姬发仰起头，似乎在找寻那个名为“天道”的东西，“但我不信它，殷郊，我不信。”

殷郊看着他。

姬发似有所觉，回望过来，神情立时柔和下来，懊恼道：“你刚下山，我便把你绑了来，还没问过你。老实说，姜子牙告诉我天运石一事时也未知晓这其中秘辛，说得也糊涂，这獬豸角与毕方羽，是否真有效用还未可知，你若同我一道去，我怕……”

“没事，我死不了。”殷郊笑道，“我答应你的，自然要陪到最后。”

姬发的眼里映着殷郊的身影，长发如瀑，白袍翩然，以及眼角眉梢那些，即使入道门也仍未褪去的忧郁贵气。

姬发见过殷郊月下弹琴，无弦而有音，指尖轻盈，月光披身，交相融合，美不胜收。他为之恍惚了好几日。之后，姬发不再刻意疏远，而是主动靠近，一点点将殷商小世子与他绑在一起。

而现在，殷郊就站在他身边。

“殷郊，”姬发鼓动的的心脏迫使他开口，“等结束后，我们回西岐，你的闪电我找到了，现下在我府中，养得极壮实，我们去骑马，抓鱼，守着作物发芽生长……”在我身边，不要离开。

对他的心思一无所知的殷郊自然地点点头。

于是他们并肩往前，走到悬崖边。

刚要迈出一步，只听身后遥遥的传来呼喊：

“道友，留步——”

姬发与殷郊俱是大惊，回过头，只见天际赫然一群精兵，为首的正是浑身一团漆黑的申公豹，方阵中，还有一头四蹄冒火的庞然大物，头上一角高耸，身上端坐一人。

“墨麒麟——闻仲？怎会来此？”姬发讶异道。

算算时间，邓婵玉回朝歌向闻仲禀报崇应鸾与北海勾结的消息，闻仲再来北崇，也倒对得上。可为什么不是去北崇主城，而是直接来了北海？

姬发顿生不安，眼看天边大军将至，他也不优柔寡断，拉着殷郊欲要跳进天运石的光团之中，却猛地手里一空。姬发心中发颤，回头看去，被一掌拍在胸口。他踉跄几步，身形不稳，就要摔下悬崖，又有一股柔和的力道托住他，将他向光团送去。

“殷郊！”姬发目眦欲裂，喉咙迸出一声嘶吼。

殷郊只做了个口型。

走。

姬发身在半空，不由自主被拉扯着朝光团中心飞去，但他死死盯着悬崖上的人影，不敢移开目光。那白袍仙人背对着姬发，大军一点点压上来，带着铺天盖地的气势，衬得他渺小脆弱。黑发与衣袍飞扬，他却一动不动，宛如磐石，最刚硬，也最易碎。

“不！”是计蒙在喊。他传给崇应鸾妖力，但还未完成，姬发抢先一步，他的计划胜算便大大降低。

“计蒙！别再一意孤行！”鲲鹏喝道。

这些声音都渐渐远去，姬发眼前出现一片白光，从四周蔓延上来，争夺着他的视线，他睁着眼不肯闭上，被刺激得血丝密布，泪流不止。

殷郊，殷郊。

姬发消失在光团中。

獬豸之角与毕方之羽微微发亮，黑色和红色的光芒交相辉映。姬发紧闭着眼，缓缓落下。

先是诡异的压迫感，好似几座大山，压得他呼吸不畅，古怪的气味让他作呕，皮肤上也爬满痒意。但很快，轻柔的触感掠过，这些感受通通被阻隔在外，姬发像是躺在西岐麦香盈盈的土地上，温暖舒适。

然后是灼烧感，他听见火焰燃烧的声音，如同野兽咆哮，他的身体各处都在刺痛，大火炙烤着他，从喉咙流淌进去，焚烧他的五脏六腑。皮肤一片片焦黑、剥落，血肉滋滋作响，然后是血液、骨头……

乍然间，一切又都消失了。

姬发降落在地面上。完整地，清醒地。

“这是哪里？”

天运石有三障，一为毒障，受蚁兽啃噬、剧毒侵体之苦；二为火障，受烈火灼烧、血干骨焦之苦；而其三，受心碎情难、爱恨不得之苦，乃为——

业障。

Chapter End Notes

有见过郊郊被砍头后性格会阴郁，让他和武王都很痛苦的说法，但我还是觉得郊郊的忧郁是伴随他的王族身份的，本来就有，死过一回后增添几分，也不算性格大变。不过总之武王一直很爱啦，看见郊郊忧郁，没给他心疼坏就不错了。

第十八章 不得其归

Chapter Notes

第二部《北海祸起》本章完结

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more [notes](#)

姬发走在田埂上。

身侧是高过头顶的金黄色稻穗，明媚阳光穿过稻穗落在他脸上，他拨开细长的稻叶往前继续行进，对将出现的一切都充满好奇。

远处传来呼喊：“姬发，你在哪里？”

他知道那是心急的哥哥，可是他还在生气，不能回话。

……为什么生气？

不记得了。

忽然一个人影撞上来，他吓得转身想跑，那人拉住他：“小少主在这！”

他转过头欲图挣脱，却看见了父亲。

“……父亲。”

姬昌轻轻拉着他的手，脸上的皱纹还没有那么多：“肚子饿了没有？”

姬发的肚子传出几声咕噜，他想到了香喷喷的稻谷，顿时涌出一股委屈：“好饿，你们怎么一直没找到我？”

“是哥哥不好，”伯邑考站在姬昌身边，个头快要长到父亲肩膀，无奈地笑，露出两个酒窝来，“以后跑出去早点回来好不好？我们很担心你。”

伯邑考的手掌落在姬发头顶，他不由闭了闭眼。

手中一空。姬发睁开眼，父亲和哥哥都不见了，他心慌地眼珠乱转：“哥哥？父亲？”

一只手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姬发猛地回过神。

“发什么呆？还打不打了。”

姬发赤裸上身站在训练场上，手里拿着盾牌和木剑。对面崇应彪不耐烦地看着他，拿剑敲敲盾牌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

他瞟了一眼四周，质子们两两相对进行着训练，喝声与击打声不绝于耳。

姬发拿起木剑，挑眉：“我就站这你也打不中我。”

“你！”崇应彪呲牙咧嘴地冲上来。

他侧身闪避，偏过头。

“少主，您今日的骑射实在精准，每发都在红心上！”

回过头，已是夜晚，坐在篝火旁，西岐质子把他围在中间，青涩的脸庞上眼眸发亮。

喝上两口酒，一口豪气也就吐了出来：“好！明日我再给你们展示一番，以后有什么不会的，尽可来找我！”

“少主威武！”

姬发再喝一口，掩不住眉间几分快意。

放下酒碗，姬发站起来，一抬头，只见头戴黄巾的西岐质子拉开弓，瞄准斜上方。

刽子手被射中，斧头掉落。

披散头发的殷郊跪在行刑台上。

其他侍卫开始反击，那个射箭的西岐质子被杀，从台上掉落。

姬发把剑抵在殷寿颈间。

“你竟敢欺骗我。”

姬发没说话。接下去就是他的梦魇，他不敢抬头去看。

他死死盯着手里的那把剑。

“姬发——”身前的人换成了崇应彪，手里的剑也成了鬼侯剑，“动手啊——”

姬发喘息着，喉咙和肺腑疼得如同刀割。

崇应彪被他抹了喉，血液喷溅在他的脸上，凛冽如冰雪的气味充斥在鼻间，是北崇，是崇应彪的故乡。

崇应彪往后倒去，跌在漆黑的湖面上，一点点被吞没。

姬发也倒下了，所有支撑他的一切都已经抽离，便再也站不住。

他倒在柔软的坐垫上。

“大王。”轻柔的一声呼唤。前殷商太子柔顺地跪服在地，姬发低下头，恰能俯视他，松垮的衣袍下隐约看得见结实美丽的身躯。

半晌，姬发道：“抬头。”

那张精致昳丽的脸庞抬起，烛火跳跃在深邃眼眸中：“大王，要臣服侍吗？”

“……你说什么？”

衣袍敞开，麦色肌肤在烛光下显出柔软光泽，这位太子垂下高贵的头颅，黑发铺在地上，宛如画卷：“请大王吩咐。”

姬发眼中迸发出狠厉的光，他低吼道：

“你怎敢同我这般说话？”

长着殷郊模样的幻象惊恐地抬头，被捏住下巴，狠狠甩开。随后，姬发抽出腰间长剑，毫不犹豫，一剑劈散了幻象。

“殷郊”化作一缕烟尘消失，姬发才冷冷道：“我永远不会让他有如此姿态。”

华丽的宫殿装饰迅速模糊，天旋地转。姬发身处其中，神色漠然，眼中却有几分尖锐的愤怒：“挑起我的情感，让我自毁，这就是业障？可惜，不该拿殷郊来试探我！”

他仰天吼道：“我所历种种，温暖有之，悲痛有之，欢欣有之，绝望有之——皆是我情，无悔无怨！我欲闯过三障，取得天运石，助我朝伐商，消除天谴，为民求生，我无惧无畏！随你考验，再来！”

“还要往前么！”殷郊一人站在大军前，声音扩散出去，宛如钟鼓振声。

“太子殿下——”申公豹拉长声音，“我们并非敌人呐。”

殷郊冷哼一声：“哪里来的妖道，也配唤我？”

申公豹本来就黑的脸更黑了。

而闻仲悠悠道：“老臣见过太子殿下。”

“……太师不必如此。”再怎么样，太师闻仲在殷郊这还算是长辈，不能不以礼相待。

“殿下受累，还请随老臣回朝歌。”闻仲不怒自威，双目如电，语气平稳。

殷郊一愣：“你们不是来抓姬发的？”

“见到殿下，其余便不要紧了。”申公豹尖声笑道。

殷郊蹙眉，忽地明白过来，闻仲一开始的目标，恐怕就是他。让邓婵玉活捉姬发，为的就是逼问殷郊下落，或者知晓他们二人情谊，用姬发引出殷郊，这才是闻仲的目的。

“为何？”殷郊直觉该马上避开，但姬发就在身后，众多妖兽虎视眈眈，他一走，若闻仲仍不死心，还有谁能护得住姬发？

“待回去后，老臣再向殿下解释。”闻仲气定神闲。

殷郊深吸一口气，踏出一步，身周金光浮动：“若我不肯呢？”

闻仲摇头，缓缓道：“殿下，恕罪。”

话音未落，随军的魔家四将便祭起法器，朝殷郊扑来。

神色一凛，殷郊毫不犹豫，手指一掐法诀，蓝身红发的法身落在战场上，尘土散去，三头怒吼，六臂祭起不同法宝，嗡鸣作响，方天画戟一挥，挡住了魔礼青一击。他后退一步，但很快调整姿态，回身反击。

魔家四将似是有所顾忌，招式拘束，轻易被突破。殷郊略有疑虑，但心思急转，还是决定先擒住太师，再寻脱身之法。便震开围上来的普通士兵，法身径直朝着阵中安稳不动的闻仲冲去。

然而闻仲闭目不动。

不好。殷郊察觉有诈，再想抽身却已来不及，一旁的申公豹出现在眼前，拂尘从眼前掠过，顿时一阵冲击从脑海中炸开。

碎片般的回忆一片片扎在血肉上，每一寸经脉骨骼都在咯吱作响，疼得殷郊几乎维持不住法身。

被他封闭起来的情感，竟在这一刻全数爆发。模糊的记忆逐渐清晰，刻意压制的悲痛如同浪潮，将他吞没。

六目淌下血泪，殷郊低低呢喃：“母亲……”

姬发混沌沌睁开眼，视线模糊，半晌回过神，才觉自己漂浮于半空，四肢大张，动弹不得，一块血色玉石在他前方缓缓旋转，即使他是凡人也能感受到其中恐怖的威压。若无意外，这便是传说中镇守北海的天运石了。

愣了几秒，记忆恢复，姬发神色漫上焦急。

他进入天运石障难中有几时了？殷郊对上闻仲大军，是否应付得了？受伤与否？

天运石似乎知他心情，光芒一闪，姬发便恍惚身处空中，下方正是对峙的殷郊与闻仲一行。他忙细细看去，却见殷郊法身散去，呆立半空，神色凝滞。申公豹在一旁得意洋洋，拂尘一挥，黑色雾气飘向殷郊。

场上静默无声，而姬发听见，一道威严声音与殷郊对话。

“殷郊，你身为成汤子孙、殷商太子，而投身敌营，忤逆犯上，欺君祸国，你可知罪！”

他没有罪！姬发说不出话，只能无声抗议。

“商王无道，殷商不可再续……”殷郊在抵抗。

“大王乃是天下共主，不容置喙！你为大王亲子，仍要一意孤行么！”

“他不配做我父亲，也不配做天下共主！”

“那你便眼睁睁看着成汤江山拱手让于他人？百姓受铁蹄践踏？楼阁付之一炬？”

殷郊默然。

申公豹又吹了一口黑气。

那语调变得邪气低沉：“你再也不认，也依旧是殷商太子。可知你那好兄弟，西岐世子，如今的叛贼周朝太子，姬发，是如何看你的？”

姬发与殷郊一起睁大眼。

但他看不到展现在殷郊眼前的幻景，只能见到殷郊背脊颤抖，呼吸破碎，攥紧双拳，仿佛受了极大刺激。那不是我，那不是我！姬发在心中吼道。无论看到了什么，让殷郊失态至此的，都不可能是他！

姬发肝肠寸断，恨不得把心挖出来，把血流出来，把肚子剖开，一件件给殷郊看仔细，只求殷郊信他。

片刻后，殷郊停止颤抖，缓缓转过头。

脸色苍白，双眼无神。

犹如当头一棒，姬发心中一痛，立时被扯回光团中来，死死定住，一根手指也动不了，也瞧不见外头发生了什么。他急得气血上涌，喉头甜腥，几乎要呕出肝脏来。

倏然，眼前白光中出现一道人影，正是殷郊。

姬发看着他一步步走近，站在面前，定定瞧着自己。

半晌，殷郊神色凄然，苦道：“姬发，我从来没有选择的权利。”

“殷郊！”姬发急急脱口而出，发现自己可以发音，顾不得其他，赶紧恳切道，“方才无论你看见了什么，那不是我，不是。你有法术，将我剖腹取心也好，我绝无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”殷郊打断他，苦笑，“我不是没脑子，分得清虚实。可是姬发，有些事情，本就是真的。”他长叹一声，叹得姬发心碎不已，“比如，我是成汤子孙、殷商太子，死过一回，还是成汤先祖赐予的骨与血，与殷商气脉相连，逃避不了。况且，我若在你军中，人心向背，也由不得你。”

姬发咬牙切齿，又气又悲，道：“我既许你，何必担忧这些！我，我——”他心如刀绞，喉咙被巨石压住，呼吸困难。

“并非担忧，姬发。天意如此，我命如此。”这几句如同冰雪，澄净而冰冷。

宛如赤身置于冰天雪地，姬发冻得浑身冰冷，嘴唇颤抖，无话可说，只能绝望地祈求玄鸟能为他停留。“殷郊，殷郊，”他哀哀低吟，“求你，留在我身边……”

可玄鸟只道：

“姬发，若战场相见，不必留情。”

随后转身离去。

姬发死死盯着那白袍黑发的背影，直到一丝一毫也瞧不见了，才犹如苦苦支撑的一缕生机被抽走般，重重垂下头颅，一动不动。气息微弱，恍若濒死。

天运石光团外，鲲鹏与计蒙两败俱伤，暂作喘息；崇应鸾躺在地上，生死不知；众多妖兽虎视眈眈，因忌惮而未上前。

猛然，一道清越高昂的鸣叫划破长空。

鲲鹏抬头望去，眼瞳中倒映出一片火红。

“古风？怎么可能？”计蒙脸上青紫斑驳，身躯好几个地方血流如注，也被这变故惊得张大嘴，一脸震惊。

属于上古太虚凤祖的威压铺天盖地，席卷整个北海，离得最近的妖兽们纷纷趴服在地，不由发抖。连鲲鹏和计蒙这般的妖圣也半跪在地，头上压着大山似的无法起身。

龙汉大劫过后，龙凤麒麟三族几乎全灭，洪荒祖龙、太虚凤祖和麒麟老祖也销声匿迹，都认为已然魂归天地，然而这女娲留下的一石中，竟有凤祖的一缕精魂！

一只流光溢彩的凤鸟冲天而起，双翼鎏金，尾羽摇曳，气势恢弘，在空中盘旋，金光耀眼，彩云相衬，数周乃散。

此等奇景，哪怕是鲲鹏也瞧得呆了。

漫天金彩落下，空中悄无声息出现一道人影。

闯过三重障难的姬发完好无损，连束发都未有散乱，微微抬起下巴，周身气势惊人。他身处众目睽睽之下，平静伸出手，血红石块像是受到感召般飘过来，被一把握住。红光如同鲜血，从指缝中流出。

“北海妖族，听令！”

姬发神情晦暗不明，嗓音嘶哑，话语低沉却清晰地传到每一只妖兽耳中：

——“随我，踏平殷商。”

第二部《北海祸起》完结

Chapter End Notes

4k多就写在一章里了，第二部暂且完结。

三次繁忙，第三部过几日开始写，主要就是武王正式伐商的战事了。发郊两人在不同阵营，有点虐，但张力十足啊。

殷郊没有被洗脑，他只是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命运，也接受了，他痛苦挣扎，却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，但他到底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。只是这选择对武王实在很不友好……看着郊郊被砍头，复活了又是分别一年多，好不容易郊郊学成道法归来，又决然离开了他，搁谁谁不疯啊（泪

离电影结尾越远，剧情和人物就越难把控，希望最后我能满意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就好。

也感谢大家观看啦！

第十九章 孟津会盟十绝阻，武王亲破红沙阵

Chapter Notes

第三部 《武王伐商》开始连载

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more [notes](#)

距离孟津仅有三日行程，行军疲累，武王下令原地休整。

武王升帐独坐，暮色时分，帐前来报。

“东伯侯姜文焕求见。”

武王允，便有一着盔甲之人掀帘而入，半跪行礼。“拜见武王。”

“不必多礼。”姬发揉着眉心，许是故人相见，姿态放松了几分，问道，“不是孟津再见？为何先来寻我？”

姜文焕左脸一道伤疤，据说乃当日朝歌大战中被饕餮牵连，但幸好并无大碍，捡回一条命，带领东鲁大半质子返回，固守疆土，难得有乱世磐石之态。只是武王见其疤痕，总是不忍，不知何故。

东伯侯卸下佩剑，坐于下位，道：“我托辞先来试探你一二，他们便没有怀疑。有问题要问，望武王大度以答。”见上点头，姜文焕便道，“天下混乱，文王收拢人心成效卓然，然痼疾多疾，不幸仙逝——武王节哀——但这才不到两个月，你便发布了讨伐殷商的檄文，还定于孟津会兵，着天下诸侯来此，武王可有把握？”

帐中没有外人，姬发也不在意姜文焕几分无礼，挑眉道：“什么把握？”

姜文焕一愣：“这，伐商之把握？”

武王摇头，轻轻动了动手指，姜文焕只觉帐外呼啸风声渐小，惊疑不定，又听武王道：“天下八百诸侯，不归于周的仍有半数，哪怕是北崇伯侯已死，我接管主城，北崇诸侯也并非全部服我。殷商气势仍在，诸侯举棋不定，我召集孟津会兵，起码三分之二会来，但是否真心拜于我，恐怕……”武王摇头，忽地笑道，“就算你东鲁，异心者也不在少数啊。”

何为帝王之气？姬发已初见其形。

闻此，勇猛正直如姜文焕也不由一凛，定定神，抱拳道：“姬发，你尽可信我。”看在殷郊的份上。

后半句未言，武王却心知肚明，笑意淡淡：“不必拿他作赌，我自然信你，可你那些手下，你也不是全信吧？因而我嘱咐你，来加入我伐商之军，你可态度模糊一些，不要叫人猜到。”

“姜王后为我姑姑，东伯侯为我父亲，皆被殷寿所害而惨死，我东鲁本就师出有名，若再让他们以为我假意奉承你做主帅，实则想自己上位做王，自然有不少人愿意跟随。”姜文焕接话，说完不由叹服，“姬发，从前未见你心思缜密如此，几乎叫我生寒。”

若是真有猜忌之心，恐怕姜文焕此刻就要被拉出去斩了，但武王只摇头笑道：“身居此位，

我若不多想几分，脑袋恐怕挂不住。有机会，你去体会一下，再来向我控诉罢。”

武王并无恶意，甚至似乎对于王位有些不屑，若姜文焕来坐，他也不在乎。姜文焕面露惊讶，欲言又止，最后道：“姬发，我当不了，你才是。”

武王默然。

姜文焕又问：“姬发，还有一事。驰援南都之时，是殷郊前来请我出兵，我力排众议，随他前往南都。我返回东鲁时，殷郊却不与我同去，反而去了西岐，后来又说往昆仑学道，一年后归。可如今，他人在何处？”姜文焕说到最后，有些怀疑，“姬发，他虽是殷商太子，却被亲父陷害，身首异处，又学道做仙，当是与凡间恩怨无关，何况你此前向我保证会护他周全，可……”

武王被这几句刺得心尖淌血，又哑摸出殷郊还有人惦记的欣慰，只得呐呐道：“他没事，也不在此处，日后……”殷郊回了朝歌，作为殷商将领出战几乎是板上钉钉之事，武王一想便苦涩不已，“自会相见。”

姜文焕行礼离帐。

武王静默半晌，抚过手上血色指环，一道人影出现在帐下，他问：“现有多少？”

“原有三百一十六路，北八十九，西一百二十三，南一百零四，现东鲁加入一百四十四，共四百六十路诸侯，已在孟津周围落营。”

武王闭目，喃喃：“三日后，约莫还有一百多的增数，够吗？”

人影没有回答，武王也并非提问。

“报——”

人影瞬间消失，信使入帐下跪，禀报武王：“殷商闻仲已到达孟津边上西亳城。”

果然！召集孟津会兵的消息广发天下，朝歌也自然知晓，而派出闻仲则在他算计之中。但闻仲乃是截教中人，姬发对仙神之术不甚了解，便唤人：“速速去请姜太师！”

三日后，天光浅淡。周军进入孟津平原，黑压压的方阵缓缓向前。

武王身先士卒，骑马行于军前，甲冑严整，眉目冷静。他挥手让大军停下，自己驱马上前两步，目视前方，冷笑一声：“仙家之法，原也是鬼祟伎俩。”

姜子牙让四不像上前，朝前吹了一口气。

骤然，数道五彩光芒从大地上亮起，大阵肃穆，阵中隐约可见人影。

闻仲现身，领大军相对，喝道：“十天君布下十绝阵在此，可敢一闯？”

姬发和姜子牙商量过，预想了几种闻仲阻止他们的手段，可十绝阵是顶尖阵法，应当作后手，没想到闻仲竟真用在此处。想必是迫切需要打压周所属势力，以稳定商民之心。

且诸侯仍有犹豫投机之徒，若姬发退缩，诸侯看在眼里，人心难齐，再想集结更多兵马，便再无可能了。

因此，姬发只能应战破阵！

可十绝阵是仙家阵法，武王凡人之躯，如何抵抗？

姜子牙朝天拱手：“诸位道兄，此时不现身，更待何时！”

话音刚落，朗朗晴天中，云雾翻滚起来，金光刺破云层，数道人影降下，皆坐异兽奇物，伴瑞彩祥云。

“玉虚宫门下邓华，来破天绝阵！”

“道行天尊门下韩毒龙，来破地烈阵！”

.....

纷纷投入阵中。

霎时间，各阵烟雾憧憧，光华流转，人影错落，金戈铮鸣。

武王仰首观之，眸色沉沉，向姜子牙道：“太师是否同姬发说过，若是十绝阵，有一阵还需我亲自去破？”

姜子牙抚须而叹：“正是，红沙阵乃是极恶之阵，非大福之人不可破，天下如今，唯有武王可担此任。”

武王不惧，反而满意点头：“正有此意。”

姜子牙伸手作拦状，忧心道：“姬发，我知你北海一行得了机缘，手中有保命法子，但以凡人之躯对仙家之阵，几分胜算我也不敢担保，纵使保得性命，若留下病症，又该如何是好？”

“太师，”武王身躯凛凛，面带笑意，眼底却深沉，“你身怀封神榜，为天下共主而来，此前在我父亲左右，助周伐商，劳苦功高，现以长辈身份忧我身心，姬发感激。但上阵杀敌，本就是姬发应该做的，何况众多诸侯在此，若我龟缩不前，何人会信服？君主之责，便在于此。”

姜子牙垂首行礼：“武王大义，既如此，请携此符去。”

武王收下，又瞥了姜子牙一眼：“多谢太师，不过以后，都以君臣相称罢。”

说完，策马前去，盔甲耀耀，马蹄飞扬，身影没入阵中。

姜子牙暗叹一声。

“武王姬发！亲破红沙阵！”

天绝阵中，秦天君取旛击昏邓华，取其首级出阵，大呼曰：“谁敢再来？”有文殊广法天尊袭来，两人边战边入阵中。

地烈阵中，韩毒龙不敌赵天君，身体化作齑粉，后者出阵挑衅，有惧留孙领命上前，拼杀入阵。

也有普贤真人破了寒冰阵，大袖迎风，飘飘而出；赤精子破落魂阵，携太极图，悠然而出。

十绝阵均是斗得惊心动魄，血光迸现。

然而那红沙阵内，却红雾弥漫，动静全无，不知武王如何。

其他诸侯的军队不和周同行，姜文焕此时策马赶来，愕问：“他亲去破阵了？”

“是。”姜子牙亦心忧，遥望几眼，下决心道，“待我去上方细瞧。”便拍拍四不像背部，腾跃而起，飘于半空，仔细向红沙阵内看去。

日头倾斜，十绝阵纷纷告破，取胜仙人告辞离去，败者若身存，则殒尸回来。大地上光芒仅存其一，血色冲天。

观战诸侯略有骚动，姜文焕喝道：“噤声！”

不在他手下的伯侯哼道：“人都没了，尽早回罢。”

因殷郊之故，姬发早先常给姜文焕写信，交代近况，可自从姬发称武王之后，心思深沉，一言一行也事关重大，便断了信件。此时，姜文焕心里也没有多少底气，但他坚持：“武王福运在身，必能破阵，此时编排于他，小心自己的脑袋！”

又过了半刻，姜文焕几乎想喊下姜子牙进阵救姬发，心焦之时，却见红沙阵中一声清脆长鸣，金光乍现。

红沙阵光柱熄灭，一人狼狈倒飞而出，撞倒在地，抽搐两下便没了动静。

众人惊异间，原地升起一道金台，武王脚踏一只火红巨鸟，手握锋利长剑，缓缓浮现。环绕数只白鹤，天上降下霞光，云雾飘渺。又有几只奇形怪状的异兽自天际现身，奔赴而来，青面獠牙，怒目凶狠，众人惊呼慌乱，异兽瞧也不瞧，只拜伏于武王脚下。

凡人哪里见过这等阵仗，皆敬畏不已。

不远处姜子牙震惊低语：“妖族？北海归来，他气质大变，却一言不发，便知有事瞒我，未曾想是与妖族……”

太师疑虑不提，武王已摘下头盔，面容坚毅，沉声宣布：

“十绝阵已破，诸位，随我起军！”

Chapter End Notes

因为天谴设定，时间线不能拉很长。孟津会盟就不退兵了，直接往前推。各方势力交错纵横。武王现在有妖族作筹码，就不会是《封神演义》中这么没有存在感了。

此章武王亲自破阵，基本都在他掌握中，就是要展现自己的实力，后面都有点装的意思在，但普通人肯定不懂，生出敬畏，舆论和人心都会偏向他。这之前他没有暴露妖族的存在，因为知道两教相争，阐教他也有提防的。

重点放在武王身上，也会有bug存在，比如杨戬哪吒本章没有出场护送武王入阵……忽略忽略，后面再说。

相较于原著改动肯定很大，比如本章的十绝阵，感兴趣的可以去看原文四十五到五十回左右，想象力确实奇特，但显然本文不合适照搬。所以后面，预定诛仙阵要写，汜水等地也会提，但和原文都有出入，唯一坚持的就是武王会亲自参与大部分战斗。

含郊量不足，后面才来，先让武王辛苦打仗吧。

第二十章 闻仲身死绝龙岭，邓将归降道秘事

Chapter 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[notes](#)

十绝阵破后众人士气大增，随武王进军。

殷商太师闻仲又惊又怒，跨墨麒麟，拿雌雄鞭，前来对战。

周军正是士气正盛之时，又有武王麾下妖兽助阵，闻仲不敌，只得退兵。

武王大胜而归，升帐议事。

各路诸侯心悦诚服，一个个来拜见，均恭敬有加，不敢妄言。武王宽仁大度，不究过往，道只要一同伐商，勿有他心，便可归周。

出帐，空中不时有异兽掠过，看得诸侯心惊，对武王更是赞叹。

“今日武王脚踏之兽，冠羽火红，身披焰光，莫非是传说中的……”

“若真是，武王才是天命所归啊……”

压低的交谈声被武王尽收耳中，嗤笑一声。鲲鹏与计蒙两大妖圣，化作人形站在下方，相隔甚远，对视一眼就扭过头去。

计蒙粗声问：“小子，你让我们陪你演这一出，我们日后便可光明正大现于人前了？”

此前，姬发北海一行，取得天运石与太虚凤祖精血，压制诸妖兽，号令随他对抗殷商，半数拜服，亦有半数不愿，姬发也未强迫他们。归来后，先让他们隐忍不发，暗中为他做事，直到破十绝阵时，演了一出好戏，既让妖族存在公之于众，又让诸侯瞧见，对他服从。

“正是，”武王抚摸手上天运石化作的指环，语气平和，“只是没有我命令，妖兽不可随意伤人，尤其是我军中将士，若有违反，即时自焚而死，望两位告知各妖，免得丢了性命。”

计蒙恨恨道：“区区人类，我族竟屈辱至此！”

姬发眯眼：“计蒙，我许诺妖族，待伐商完成，到时你族有助我之功，便于天地间自由，你若不愿，自行脱离天运石而去，或是被阐教或截教所围杀，或是修不得灵气，日渐衰竭而亡，便都不归我管了。”

“武王，”鲲鹏上前打圆场，道，“您是天命所归，女娲和太虚凤祖都选择了您，妖族绝无怨言。”

沉吟半刻。“那就好。”武王阖眸淡淡道。

鲲鹏与计蒙身形消散，恰帐外有人请示：“武王，姜太师拜见。”

姬发隐隐头痛，还是说：“太师请。”

姜子牙走入，环顾四周，忍耐道：“武王，你与妖族合作，小心引火烧身呐。”

“我自有打算。”姬发眉间显出一丝疲惫，“若太师来教育本王，还是免了，过几日还有大战，尽早歇下罢。”

“并非，唉，”姜子牙叹气，话锋一转，恳切道，“武王，我携封神榜下山，为的是消除天谴，护佑百姓，然而殷寿无道，残暴不仁，我断不可能将封神榜交于他，才一路奔逃，欲寻得明主。文王姬昌德行兼备，又有占卜之能，武王您又有勇有谋，心念坚定，乃命定之人。我助周伐商，为天下，为昆仑，不敢不尽力，更不敢有异心，还望武王明鉴！”

武王不语，半晌，莫名问了一句：“今日前来助阵仙人，都是昆仑的？”

姜子牙拜下：“俱为阐教一派。武王聪慧，许是知道一二，但子牙以性命与身后之名起誓，我教并无私心，只为天下众生，伐商一路，我教必不遗余力。”

帐中静默。片刻，武王长出一口气，笑道：“多谢太师与列位仙人，此前是我痛失所爱，心中积郁，若有失德之处，还望太师莫要与姬发计较。妖族是我请来相助，但暂且不会合入军中，以防截教鱼死网破，遣诸多妖道来袭，我军抵抗不住，那便是姬发罪过了。太师还有何要问？”

姜子牙退出帐来，思忖武王所言，心中惊异佩服不提。

且说两日后，武王同姜太师点出三路兵马，欲夜袭商军营地。又着杨戩领三千兵马烧其粮草，各自受命去备。闻仲于帐中，猛然神目一睁，瞧见对面杀气冲天，怒极而笑：“贼子趁胜追击，要来劫我大军。”乃急令手下部将做准备。

日落西山，周军兵马已至。锣鼓齐响，杀声浩荡。有几头异兽凶神恶煞，把军阵冲得凌乱，殷商军士皆慌乱无比。闻仲见状，亲自跨墨麒麟出战，与姜子牙对上，打得天昏地暗、雾惨云愁。姜子牙祭起打神鞭，闻仲躲闪不及，被击中左肩，立时倒退数步，气喘沉沉。转头瞧去，其部下也被杀得四散，而身后燃起火光，是杨戩烧了粮草。火焰冲天，金蛇乱舞，周军锣鸣鼓响，只杀得鬼哭神号。

又见武王姬发驾火鸟于空中，厉声喝道：“速速归降，殷商将亡，何苦以身殉之！”

军心大乱，倒戈大半。闻仲见势不妙，且战且走，辛环飞在空中，保让太师。

武王未追，只问姜子牙：“安排妥当了？”

“是。”

这头，闻太师败退数里，停下点视人马，三万不到，心中郁结，问辛环：“此处往那里去？”辛环曰：“此处往佳梦关去。”太师道：“就往佳梦关去。”惨兵败将行路，个个哀叹。正行间，见山头一首黄旛，广成子立于旗下，道：“闻仲，你违天逆命，自取死路，休得过此路！”闻仲交战不敌，便拨转墨麒麟往西走，至燕山，又见太华山上赤精子立于黄旛下，喝道：“闻仲，此处非汝行之地，不许你进五关！”

闻仲气急，退下燕山，往回走，被哪吒雷震子等接连埋伏，失了坐骑，门人、副将俱绝，艰难逃出，叹曰：“天绝成汤！当今失政，致天心不顺，民怨日生。臣空有赤胆忠心，无能回其万一。此岂臣下征伐不用心之罪也！”

与剩余兵马行至绝龙岭，闻仲见山势险峻，溪深涧陡，阒寂无声，心中犹疑，不敢进岭，身后笑声忽响起：

“闻太师，殷商气数已绝，不若归降，我必好生相待。”

闻仲横眉怒目：“姬发小儿，叛臣贼子，焉敢嚣张至此！”转身欲战，地下却长出八根通天神火柱，将他困住。

武王安然坐于一威风凛凛的异兽背上，从半空俯视，嘴角笑意并未入眼，朝旁点头示意。云中子便掐诀，那八根柱内，每一根都现出四十九条火龙，烈焰飞腾，环在闻仲身侧。

“闻太师，我敬你是忠心大将，为国死战，许你优待。你当真不降？”

闻仲掐定避火诀，热得额头汗光闪闪，将神目睁开，咬牙道：“不降！生为大将，死亦魂魄护国，方叫后人不看轻了我，何惧！”他瞅准时机，往上一升，欲驾光遁走，却被紫金钵盂磕下，九霄烈焰冠咕噜滚落，头发披散，大叫一声，跌落八柱中，顷刻间被烈火吞没。

武王暗叹忠臣，拂袖离去。

闻仲一死，伐商进程可说已成大半。

得胜归来，武王大宴将士。酒至酣处，有人来报，言一股商女将要求见武王。

武王知是何人，便请入帐。

果然邓婵玉进来，被绳索绑住，压跪在地，神情愤恨。

“闻仲已死，邓将军是要寻我报仇？”武王居高临下，神情晦暗不明。

“我是该寻仇于你！”邓婵玉双目发红，急促道，“太师忠心耿耿，鞠躬尽瘁，为国捐躯，何错之有？但比你更该死的，是殷寿！”

武王挑眉：“哦？”

“我随太师征战多年，亲眼见他赤诚衷心，可殷寿忌惮他，早先不让太师出兵平乱，现下又把无力回天的局面教他送死。太师教我去请求派兵增援，朝歌却……”邓婵玉眼含热泪，“不理不睬，说太师死得其所……”她吼道，“我一人无法向殷寿报太师之仇，请武王不计前嫌，收下小将！”双手被缚，也重重磕头在地。

武王动容，站起身，走下主位，扶起邓婵玉：“好！邓将军，你既有心，我哪有不应的道理。况且伐商之路艰苦卓绝，只要目标一致，我军便有接纳贤才之底气！即使日后你若仍要取我性命，本王也不惧！”

此话一出，诸将均拜服，口称：“武王大义！”

宴饮完毕，众人散去，武王留邓婵玉商讨。

帐帘合上，武王暗使妖族在外护卫，确定无人探听，便开门见山，问道：“你可知殷郊下落？”

“太子殿下？”邓婵玉皱眉思索，答道，“我当日奉命捉拿你，发现崇应鸾之事，又见殿下不同往日，想必带不走你，只好回去禀报太师，太师听闻便即刻启程，最后却单单将殿下带回，护在府中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武王仔细听着，不自觉握紧扶手。

邓婵玉神情凝重：“太师与殿下密谈，我在外守候，只听得几句，殿下自言‘已修仙道，不欲登王’，‘护成汤江山，与殷寿无关’，太师出门，叹气不已，叫我好生照看。后来太师出征，帝宫中来人将殿下押走……”邓婵玉见武王脸色铁青，吓了一跳，才道，“大约关在地牢了。”

武王胸膛起伏，额头青筋绽起，咬牙：“殷寿……”缓了缓神，又问，“你可去见过殷郊？”

邓婵玉摇头：“大王不许。属下也想不通，殿下有神勇之能，为何不破狱而出？”

武王苦笑，竟有几分凄凉：“他要护成汤江山，怎会一走了之？”想了想，忽冷笑一声，“邓将军，你所言种种，可属实？”

邓婵玉急忙跪下，脖子却梗着，愠怒道：“我害谁也不会害殿下，知你与殿下交情匪浅，我做甚么欺骗于你？若你是试探我可否为你所用，也无必要，太师是对殷商衷心，但也是商王害他，我为太师报仇，转投敌营，死后再向他请罪！你若不信，将我斩了便是！”

“邓将军刚烈，姬发佩服。”武王请她起身，安抚道，“话已至此，不敢不信。且姬发有一事相求——现下殷商将领匮乏，恐怕不日殷郊也要上前线战场，你若遇到，不可伤他。”

邓婵玉拱手郑重应下：“这是自然。”

说完离去。

武王闭目呢喃，若有人在侧，定会吃惊，因武王所念，不过一人姓名而已。

半晌，武王猛睁开眼，喝道：

“来人。”

“在。”

“令将士们好生歇息，三日后起军，取首阳城！”

Chapter End Notes

妖族是武王手中筹码，提防两教，姜子牙看出来，赶紧表忠心，武王也就顺坡下了。本文的阐教算是正面形象，毕竟救了殷郊，所以武王也会逐渐信任他们的。

闻仲这段是原文五十一、五十二回，有所借鉴。闻仲一死，殷商颓废之势便无可阻挡，算是大转折点，须得写一下。但殷寿没有纣王那么没用，所以后面也挺难打的。

邓婵玉之前设定为闻仲收养孤女，殷寿因为一些事情忌惮闻仲，见死不救，邓婵玉便归降于周，应该也能说得通吧……？原文实在不堪，私心给邓将军写点。

郊郊，唉，清醒状态下的对立确实很难写，被两方拉扯，着实苦痛，希望后面能写出来。

第二十一章 故人现身汜水关，太子立威斩叛将

Chapter 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[notes](#)

孟津之地接近朝歌，但继续前行，不但要对战层层叠叠的关隘，亦要防备从侧方袭来的冷箭。

武王运筹帷幄，与姜太师合力布阵，难有败绩。加之有不少倒戈之商军，周兵愈战愈勇。

两月后，首阳城业已被攻下。

这一路来，但凡攻下一城一池，武王必下令宽待俘虏，安抚百姓。若兵力不足，攻下城后无力守城，通常做法是屠城，不过归降周军人数众多，武王略一打点，便能抽出足够人数守城。确认一应事务完备后，武王也不多停留，带领主力军继续前行。

武王优待降军与百姓的名声远传，即使不明说，天下人已有辨别。而周军宛如潜藏猛虎，正将殷商血肉一点点啃咬下来，将其吞噬殆尽之日，近在眼前。

此刻，周军已驻在汜水关外不到十里之处。

遣了斥候前去打探，武王升帐，与诸将商讨战况。论毕，诸位各自领命而去，武王仍眉头紧拧，不得松懈。

太师姜子牙在下首，道：“汜水关总兵官乃是韩荣，其副将为七首将军余化，以及先行官王虎，另有两个儿子韩升与韩变。实力不俗，但我军破之，只在朝夕，武王为何如此烦心？”

武王思虑许久，缓缓道：“自闻仲身死，我军所向披靡，连首阳城也顺利攻下。只是，”他示意姜子牙，“我观你所持封神榜，沉重不同往日，想是吸收魂灵甚多。”

姜子牙叹曰：“武王仁心，却当防思虑过重。身死良将均已收在榜中，重量未增，只待武王成为天下共主，便可开榜，众位良将可为武王所用，亦不算身死道消。”

“谢太师宽慰，我还有一事担忧。”武王颌首，“首阳城、金鸡岭已过，若汜水关再破，几乎直取朝歌王城，为何朝歌两月来毫无动静？殷寿虽暴虐，却不是无能之辈，此前驰骋沙场亦有过人之勇，然而一直未见他出战，其中恐有蹊跷。”

“武王亦有此想？臣有疑，不敢妄言，敢问武王有何猜测？”

邓婵玉所言浮现于脑中，思及殷寿阴狠目光，回想殷郊决绝背影，武王手指一颤，道：“牵连所爱，不敢猜测。”

帐外忽响起一阵惊呼，羽翼拍打声转为急促脚步声，进帐来报：“武王——”是派去刺探敌情的妖兽，“武王，汜水关前有一白袍仙人独立，目光如炬，看破云层，将我等击飞，实力惊人！”

“何时有此等人物？”姜子牙惊道。

武王猛地起身，死死盯住下方妖兽：“你认得他，对否？”

“正是，正是当年武王身畔的昆仑仙人。”

殷郊！

姬发头晕目眩，往后跌坐，幸而帐中没有旁人，姜子牙让妖兽退下，转向姬发：“武王，切莫糊涂。”

“糊涂？”武王冷笑，眼神却悲怆万分，“我若糊涂，当时就该拼着性命，强迫所有妖族带我去踏平朝歌，将他抢回来！”

姜子牙默默不语。姬发渐渐平静，指腹按压额头，吐出几个字：“再探再报。”

三日后，周军兵临汜水关城下。

汜水关城门紧闭，萧索冷清。唯有一人立于城墙上，淡然望着下方。

先锋魏贲出阵来，喝道：“大军至而不发，胆小鼠辈而已！”

无人应答，魏贲涨红了脸，振臂呼喝，带数千人马奔袭上前。

此非正式开战，而是挑衅之术，人马至对方营前大声嘲笑，若敌方有几分志气，不可能任由羞辱。然而魏贲兵马还未到城门，只见那城墙上之人纵身一跃，“咚”地砸落在地，激起尘土飞扬。

低沉吼声荡开，三头六臂巨人伫立天地间，面如蓝靛，发似朱砂，凶狠无比。血色六目齐瞪，来袭人马俱是惊吓，慌忙调转回去，那法身也不追，只待在原地。

周军阵中，武王双眼眨也不眨，只紧盯场中巨大身影，下唇被咬得发白，抑制住呼喊冲动。

“武王，”姜子牙骑四不像随行在侧，担忧地瞧他，“不若退军，再做打算？”

武王闭眼，强行将心神收拢，深呼吸数下，刚要开口，却见一道火红身影自阵中掠出，口中不忿道：

“好个师弟，弃明投暗！我今日代广成子师叔教训于你！”

“哪吒！”姜子牙阻拦不及，眼睁睁瞧着两人战在一处。

这个是混天绫翻搅乾坤，那个是番天印震天撼地。哪吒童子身形灵活，殷郊法身稳如泰山。呼啸声声，金光迸现。只打得游龙惊凤，雷电滚滚。

半刻后，哪吒回来，气得脸皱在一处：“果真是殷郊那小子！姬发，你只说他有事要做，也没说他投了商啊！广成子师叔不在，不然定气晕过去。唉，他怎可去助商呢！”

武王苦笑：“是我隐瞒不对，方才是谁赢了？”

“这小子厉害，可我是师兄呀！自然是平手！”哪吒扯着脖子，嚷道，“你可知他说些甚么？”

“甚么？”

“他说，‘师兄，得罪。’他既认我师兄，怎么想不开呢！”哪吒是又气又难受，言语冲撞，教杨戩拉住，又气鼓鼓抱起手臂。

武王低声道：“他有苦楚，尽量……莫要伤他。”又向姜子牙道，“他不避与哪吒相战，却不主动出击，更不追杀士兵，我猜测有八分正确，既如此，按原计划进行。”

“是。”

大军暂退，武王回头遥望，只见太子殷郊散去法身，渺渺白袍飘回城楼上，消失不见。

过了半月，汜水关仍未攻下。

周军坚持不懈派兵来扰，可有殷郊坐镇，均无功而返。

守将韩荣识得天下之势，本欲弃关退隐，但其二子却是热血忠肝，不愿贪生畏死，遗讥后世，韩荣动容，又见太子殷郊实力，略略放下心来。

这日，两军再对垒于汜水关前。

姜子牙照例劝降：“韩将军，你时势不知，天命不顺，速速倒戈，免致悔过！”

“胡言乱语，悔过与否，战了才知！”韩荣示意，身后便闪出两人，杀上前来，正是其子韩升韩变二人。

“匹夫安敢！”催粮官郑伦迎敌，手中降魔杵挥动，招架两人。

两军由此纠缠在一处。尘烟滚滚，嘶叫一片。

一声雷鸣，雷震子忽展翅腾空而起，直取韩荣，后者见他面目怪异，吓得回身要走，雷震子呲牙怒吼，猛拍两翼，朝韩荣伸出手来——

被殷郊法身挡下，震退几十步。

雷震子似是不敢相信，捶胸顿足，口中喃喃有声。他认得殷郊，曾与一同西岐割稻、山野捕猎，亦是他兄长姬发最为看重之人。

殷郊只道：“速速退去！”并未反击。

那厢，韩升韩变二人祭出三千万刃车，风火兵刃杀气腾腾，郑伦不敢托大，周旋中将韩升一挑，止住万刃车前进之势，姜子牙恰好鸣金收兵，他便收势回阵去了。

见周军败退背影，汜水关将士纷纷振臂欢呼。

胜仗而归，韩荣喜气洋洋，向殷郊拜道：“幸得殿下救臣一命，殿下威武！”

殷郊道：“不必谢我，如今国野混乱，韩将军为尽职之将，殷郊不忍；况且将军守关有功，为国而战，必留得美名，享子孙血食。殷郊未有劳苦，不敢受恩。”

韩荣感而拜服：“太子高义，此后愿听殿下差遣。”其副将与两子亦拜。殷郊赶忙扶起——好一副君臣相谐之景。

周军又来战了两次，皆被殷郊领军退敌，汜水关士气大增。

回帐路上，众将随行，皆称赞不已，而殷郊心中却并无获胜欣喜之情，疑惑愈盛，暗道：“姬发行军至此处，怎会只有这点实力？我久未见他，难道躲在后头？妖族也在助他，我却未瞧见几只，且几次败退之势，十分从容，像是……”

正此时，有人来报：“穿云关急报，周军自悬崖一侧攀上，突破关内防线，正在苦战！”

穿云关乃是背临悬崖的险地，寻常从悬崖一侧攻入是天方夜谭。可武王麾下有妖族一脉，遣了周军一支精兵，协同攀上悬崖，便可直捣穿云城内。

怪不得这几次都无心恋战，匆匆退走，这根本就是佯攻，扰乱他们视线之举！

诸将鸦雀无声，殷郊沉吟几秒，道：“好，好，真是好计谋。”

一位老将沉稳提醒：“殿下，穿云关易守难攻，周军奇计破之，恐抵挡不了多久，况且不远就是潼关，也是一处要害险地，危在旦夕，还请殿下设法相救。”

“我军大部队在此，进发前去潼关也要两日，况且周军虎视眈眈，若调走兵力，此地也不保。”殷郊想了又想，决心道，“我即刻出发，先去探究竟。再点一万人增援潼关，尽力奔赴。你等守住此城，待我归来。”

“是！”众将肃整。

殷郊便掐诀往穿云关赶去。半路听闻穿云关已被攻下，但周军并未趁胜追击。殷郊暗自咬牙，调转方向，直接行至潼关，找来守城将领，询问兵力。

将领神色慌张，不敢看他。

瞧出不对，殷郊微微眯眼，冷声道：“周军远在几十里外，将军何故慌乱如此？”

那将领噗通跪倒，牙关打颤。

“我观将军府中，陈设简单，四壁空空，当真是清廉之官，想必也是忧国忧民之将，有何慌乱？还是说，”殷郊抽出将领腰间佩剑，架在他肩上，“把家私细软皆搬运干净，准备周军攻至，就大开城门，迎敌入关！？”

“殿下！”将领涕泪俱下，“殿下，小臣父母年事已高，膝下子女仍未长大成人，周军势不可挡，若不归降，只会白白丢了性命啊！”

“蠢钝自私！”殷郊喝道，“关中百姓无父无母，无子无女？你一走了之，不顾他们死活？”

“周军善待兵俘百姓！”将领抓住这根稻草。

殷郊怒极而笑：“你敢保证一丝一毫都伤不了？两军交战，你来我往，焉能有如此想法？况且你受高爵厚禄，衣紫腰金，封妻荫子，无一不是恩德。敌军来犯，你不思护佑我成汤江山，捐躯报国，反倒畏缩逃走，你有何脸面见列祖列宗，受后代祭祀？！”

将领凄惨不语，忽夺过殷郊手中剑，往脖子上一抹，血流涌出，嘶声道：“臣有愧无能……还请殿下……照拂我亲人，他们，无辜……”扑在殷郊脚下，失了气息。

鲜血铺淌开，红色沾染在玉色靴尖，殷郊一步未退，抬起头看向其他人，眸色浅淡，脸上毫无波澜。

“副将何在？上前领命受封。”

Chapter End Notes

已经放弃对照《封神演义》了，借地名和人名一用，尽量对得上吧……

殷郊要护江山百姓，也不愿徒增杀孽，只对周这边的神仙或者妖兽出手，不杀普通士兵，相当于只防御不进攻，武王抓住这点，不断派小股兵力干扰，既不会损失太多，又能分出人去攻打其他关隘。殷郊战事经验还是不足，没有及时发现。

这样写郊郊有些忐忑，不过仍旧觉得郊郊在武王眼里是有滤镜的，其实郊郊也是能杀伐果决的，希望没有太ooc……

还有吐槽“面如蓝靛，发似朱砂”这个形容，原著用在好多人身上，都分不清了……

第二十二章 捆仙绳俘下殷郊，太子话痛伤武王

Chapter 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[notes](#)

殷郊在潼关布阵点兵不提，且说两日后，终于传来穿云关周军往潼关而来的消息。

太子思虑甚久，吩咐下去，随后独自一人，来到一处高地远眺。

他前不久才被殷寿从地牢中放出，此前又在太师闻仲府上，为避麻烦，闭门不出，已是许久未曾得见烈烈暖阳了。

殷郊叹口气，缓缓坐下。无琴可弹，无剑可舞，他便掐上手诀，默默回想师门传授之言。思及昆仑，不由暗道：“唉，先前与师兄哪吒杨戬战过，不知他们是否仇怨于我？师父是否得知我身处殷商阵营？是我糊涂固执，他们要怨，我也便受下罢。”

胡乱思绪，至日暮而归。点上烛火，坐于帐中，静候消息。

“报——”士兵携厚重夜气而入，跪道，“我军在玄武岭埋伏获捷，周军折损数千人，已退回穿云关！”

殷郊猛睁开眼，嘴唇一颤，只道：“好。”待人退下，方面露痛苦之色。

忠义仁孝，他注定是个个辜负了。

枯坐至天明，凯旋之军未回，一条消息先至：

在两关交界处发现一群逃难百姓，正从珉山往潼关而来。其中多为老弱，亦有妇女孩童。

殷郊立时惊起，急急问道：“具体何处？”

一队普通百姓互相扶持着在山间行走，均面容枯槁，步履维艰。

“前面便是栈道，离潼关不远了。”拄拐老人哑声道。

“您慢些。”妇女背着婴儿，又来搀扶老人，被老人挡住，自言还有力气，无需管他。

一行数百人，默默前行。

空中忽传来问询：“诸位可是穿云关而来？”白袍落于泥泞地上。

众人惊骇，跪服在地：“大人饶命！神仙饶命！”

对方赶紧放轻声音：“吓到你们了？我非恶人，快请起。”

众人颤颤巍巍犹犹豫豫起身，才见来人丰神俊朗、眉目如画，白衣墨发如同仙人一般，恐惧顿时消下去几分。

“珉山路途艰险，我来护送你们。”来者正是殷郊，他扫视一圈，将老者背起，对众人点头示意，“走吧。”

便稳步前行。行了半刻，果见栈道。

只是其下涧深不知几许，雾气蒙蒙，恍若深渊巨口。栈道长年无人使用，晃晃悠悠，吱嘎作响，一条绳索已然将近脱落。

殷郊看向众人，老者在他背上解释：“此乃捷径，我们无衣无食，经不得长途跋涉了。”

“无妨，我用法力护佑，你们可安然过去。”殷郊思索一番，放下老者，伸手掐诀，固定绳索，道，“走！”

栈道几乎悬于空中，为求生，便只能做一回飞鸟。

众人一个接一个踏上去，面如土色，两股战战。小孩哇哇大哭，母亲使用手捂住其眼，缓步往前。

殷郊不忍地偏过头，余光中捕捉到了什么，霎时瞪大双目，腾出一手，回身祭出番天印。

“轰——”

响起呼喝之声：“原是殷商余孽在此，还不速速就擒！”

殷郊不认得来人，那打来的鞭子倒是有些力道，偏头躲过，冷哼道：“偷袭小人。”

法力已注入绳索，他可松手片刻，但不能离开此地——那栈道上，仍有半数还在前行。

来人与他战在一处，他想开法身，可此处狭窄，万一碰触栈道，细细绳索经不起一捏，思及此，便忍下，只用法宝迎敌。

殷郊所持番天印雌雄剑等，乃是其师父玉虚十二仙之首广成子所赠，哪个不是至宝。来人被击退数步，面露愤恨，口吹尖哨，不消片刻，又有两道流光自天际而来，落在殷郊对面。

打量他一番：“是那殷商太子？”

“还能有谁？我三人齐力将他拿下，武王必多有奖赏。”

殷郊心沉如石，不由道：“是姬发让你们来杀我？”

“安敢直呼武王名讳！”三人说着，攻上前来。鞭来锤架，银花响哐迸寒光；枪去剑迎，玉焰生风飘瑞雪。直杀得石破天惊，海沸江翻。

身后骤然传来惊呼，殷郊一愣，顾不得许多，立即回去复固定栈道。一鞭打在后心，惹他闷哼出声。

“原是仗义之辈。”对方语气有些复杂，但很快下定决心，他们三人未必打得过殷郊，只能趁此机会，“日后去你坟前敬酒以表歉意，现下，还是受死罢！”

殷郊口中铁锈味弥漫，刀剑纷纷飞来，他瞧也不瞧。

“且慢——”

忽然，天上降下一道金光灿灿长绳，捆在殷郊身上，同时弹开了数把武器，免去他穿心破肚之苦。武王姬发从鹏鸟背上跃下，站在殷郊身前，淡淡道：“殷商太子性命宝贵，可有大用。三位辛苦，自去太师处领赏罢。”

待三人离去，姬发才猛转身，跪倒在地，焦急去扶人肩膀：“可有受伤？”

被捆住的殷郊抬头觑他一眼，嘴唇紧抿，眉头拧紧，半晌，问：“栈道上还有人否？”

武王长叹：“无人。”又恨恨道，“你这是何苦……”

听得无人，殷郊撤去法力，松了口气，却冷言冷语道：“武王大义伐商，自是不在乎几条性命。”

“殷郊！”

“……”

两人互瞪片刻，武王败下阵来：“我会派人暗中护送他们，直到潼关。而你，”姬发阴恻恻挤出笑来，咬牙切齿，“当日我动弹不得，你狠心弃我而去，毫无音讯数月，可想好怎么交代了？”

武王向惧留孙借的捆仙绳果然好用，把殷郊带回穿云关周军营地，后者仍在昏迷沉沉，不能抵抗。待他醒时，已被置于床榻上，一手一脚各用捆仙绳缚住，试着运用法力，毫无回应。

“等等！”武王恰掀帘而入，赶紧出声阻止他挣扎动作，凑上来掏出柔软兽皮，塞到捆仙绳处，“小心磨破皮。”

殷郊盯着他动作轻柔，一时无言，长睫扇动，眉头轻蹙。

“怎么？”武王抬头见他神情，失笑道，“我难道要害你不成？”塞完兽皮，他顺手捞起殷郊的手拢住，珍重至极般放在怀里。

殷郊并未推拒，只道：“你为周朝武王，我为殷商太子，莫说害我，立时拿剑斩了也是正道。”

武王到底聪慧，又了解殷郊，微微愠怒一下，立即反应过来，解释道：“今日并非我所设陷阱，实乃巧合，我一得知消息便赶来，生怕你对我误解——我再怎么样，也不会拿普通百姓性命作赌。”顿了一下，“我再想见你，也不会用此手段。”

姬发了解殷郊，殷郊又何尝不了解他。殷郊怀疑姬发会故意设下陷阱引他主动投身，姬发也确实有这种偏执和能力，但姬发更清楚知道殷郊底线，不敢以此威胁。

殷郊脸色放缓，想了想，嗤笑道：“可这声东击西、调虎离山、环环相扣之计，是你设下的吧？”

此前，姬发令周军佯攻汜水关，实则吸引视线，暗中遣妖兽与精兵去夺穿云关；殷郊为守穿云关外的潼关，必得离汜水关而去；姬发再趁机调兵攻打汜水关，将两关攻下，潼关也唾手可得——好一出妙计！

“汜水关攻下与否？”殷郊问，得到肯定答案，阖眸叹气，又怒目而视，“姬发，论智谋我不如你，这番大计我没勘破，失了两关，实为大过。身陷此处，你要如何处置我？”

殷郊满脸怒色，双眼发亮，鲜活生动，脖间一道红线艳如鬼魅。姬发只觉满心柔情，深知不能和他针锋相对，便语气一变，幽怨控诉道：“如何处置？我该如何？我能如何？殷郊，你可知你弃我而去这几月，我夜夜不得安眠，想你为何能如此狠心，如此决绝？现下你却问我如何处置你？”

这话令殷郊呆了一瞬，眨眨眼：“……那你把我放了？”

姬发：“暂时不行。”

殷郊沉默一下，无奈道：“姬发，我所处境地，你定能理解，为何又如此阻挠于我？”

“因为我喜欢你。”

“……什么？”殷郊呆愣张嘴，瞪大眼睛，疑心自己听岔。

“因为我喜欢你，我爱你，殷郊，我说清楚了吗？”武王神色平静，仿佛不是在向多年挚友表白心迹，只是在说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。见殷郊受惊小兽般回不了神，他叹口气，把人揽在怀里，缓缓道。

“于情，殷寿作恶多端，你母亲亦死于他手，你必得报仇；于理，你为成汤子孙，江山与百姓你若不守，无颜见祖宗。你不愿与我为敌，亦不愿见殷商军民受践踏，只能防而不攻，只战神仙，不杀凡人。我说得可对？”

殷郊点头。

姬发凄惨一笑：“可我爱你，殷郊。所以我不想你受这诸多烦恼，亦不想你见哪一方战败都痛苦不堪，更不想你到最后，搞出什么‘气运在身，以身殉国，保天下安稳’的狗屁东西出来！”姬发有些激动，深吸口气，眼眶发红道，“你考虑了你母亲，考虑了家国百姓，考虑了先祖江山，考虑了天下，可你……唯独没有考虑我。”

殷郊哑然，移开目光：“我不知，你会这般痛楚……”

“你不知？还是不愿想？”姬发痛极，蓦地生出一股怒气，把人扯过来，双手捧着脸颊，狠狠吻下去。

双唇交接，两人俱是一震。情意绵绵，水声啧啧，直教人面红耳赤。

殷郊断首再接后，体温不似常人，武王只觉冰凉甜软，爱不释口。一手扶在殷郊后颈，一手握住其手腕缓缓摩挲，珍重爱惜，不舍分离。

殷郊僵硬不动，直勾勾望着武王，分开后才反应过来，霎时红霞满面。

武王既怜且忧，心中酸涩不已，忽然想起什么，手忙脚乱从怀中掏出一件东西，塞到殷郊手中。后者定睛一瞧，不由惊呼：

“鱼符？”

Chapter End Notes

看一些电影物料，建祭天台，郊郊嫌造得快，说巴不得我父亲自焚吗，又嫌造得慢，说百姓还要受苦更多吗。乙方晕倒哈哈哈，但也能看出郊郊心里是有百姓的，至纯至善如此。我此前往这个方向写只是偏爱，没想到在电影外被佐证了一手，心情复杂。

关于情感，殷郊就是觉得，无论姬发对他什么心思，反正两个人关系不可能变的，也算是一种有恃无恐吧。更有恃无恐的是他觉得自己要为母为国，自己纠结痛苦，武王是能理解他的，不应该阻止他。但是武王做不到。

最后是纯情贴贴嘿嘿嘿~

第二十三章 因果说清演好戏，武王轻巧捉贼首

Chapter 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[notes](#)

鱼符乃是一对，形状是鱼的一块可以被分离，由太子赐予，持有者能自由出入太子宫中。殷郊没当上太子多久，就把鱼符给了自己，让他不要拘束，有事可随时去太子宫中。姬发颇惊喜，捧着小鱼问是否不妥，得了殷郊迷惑神情。

“有何不妥？以你我情谊，你要是想住这也行。”

姬发哭笑不得，说谢过太子恩赐。

后来，狐妖祸起，殷郊逃往比干处寻求庇护。就在殷寿来祭祖的前一天晚上，殷郊把另一半也给了他，道：“我明日需肉袒负荆，求得父亲仁慈，这符暂且放在你这，等尘埃落定再给我。”

“好。”姬发收下，忧心道，“若有意外，你千万小心，不要莽撞。”

“不会有意外的，父亲只要见到狐妖，必能回心转意！”

天真纯良小太子哪里知道将要发生的一切，只以为自己钦佩的父亲还能回来。

可惜。

这鱼符，也就完整地在姬发手中保留了这么长时间。

之前在西岐时姬发提起过，被殷郊以“修道练法多有不便”为由拒绝；后来北海之途行程紧张，殷郊又说了自己封印情感，姬发担心鱼符勾起他伤心，便没有拿出来。

现在两人身处不同阵营，心意却前所未有如此相通，此时将鱼符交还，再合适不过。

殷郊抚着鱼符不语，神情柔和不少。

武王看得分明，赶紧哀声道：“我一直存此祸心，不求殿下回应，只求殿下怜念姬发，莫要将我再抛下了。”

殷郊被喊得心跳如鼓，羞恼道：“以下犯上，大逆不道。姬发，不许如此喊我！”武王只笑意盈盈望他，眉间凄凉未散，殷郊终是不忍，“无论你怎么，姬发，我只信我们情谊不变，肝胆相照，风雨同归。”随后，他咬咬唇，羞得眼角湿润，低声表示，“方才，我不觉厌恶。”

武王本云淡风轻，闻言却忽地双耳发烫，眼神飘忽，呐呐道：“那，那便好。”

两人执手相望，气氛逐渐缓和。待面上情意逐渐褪去，都知该谈正事了。

殷郊先问：“汜水关如何？”

“韩荣二子韩升、韩变习得万刃车，大败我军，有催粮官郑伦鼻间藏白光破之，此二人忠义不降，斩杀于汜水关前，韩荣跌下城楼身死。”武王见殷郊面露不忍，宽慰道，“其余将领不敌，弃汜水关而去，我军入城接管，安抚百姓，尚未有惨案发生，你可放心。”

殷郊摇头，万般思绪无可说，又问：“我们现在何处？”

“穿云关内，我营帐就在旁侧。姜太师已领兵往汜水关外继续进军，这里剩余几千人与我所收妖兽，我留在此处，处理好汜水关与穿云关事务再去追赶太师。”

殷郊点点头，犹豫一下，问：“那些百姓入潼关了吗？”

“自然。”

“我师门……昆仑一派，是否皆选择助你？”

“仙人们飘忽不定，有险才来，但姜太师表了忠心，我信。哪怕是阐截相争，以战场为棋盘，下他们的阴险大棋，伐商之事已至此，再无反悔余地，况且我决意收服妖族，也能掣肘双方一二。还有，哪吒杨戬一直随行在姜太师左右，我与他们提过，无有怨恨于你。”说完，武王抚上仙人脸颊，歉意道，“此外，我恐不能再说，该是我来问你了。”

“好。”

武王定定神，发问：“北海我破天运石三障那日，申公豹给你瞧了什么，有关我的？”小心瞅殷郊脸色，“能否说予我听？”

“也无甚大事，我看见你把我绑在祭台上，说我身份高贵，祭天祈福最为合适，让商人贵族跪拜，此后必能王国安稳，周朝大兴。”

武王大骇：“我绝不会如此对你！”顿了顿，大叫，“亦不许你有此想法！”

“你急什么，不过幻象。”殷郊见他反应激烈，反倒失笑，“当时我情感封印被申公豹击破，恍惚心碎，无力深思，又知己身所处境地两难，才随闻仲太师返回朝歌，以观事变，再做抉择。如今静心思量，亦无悔意——我骨血如此，不能不为先祖守江山。”

武王无话可说，但必得将来龙去脉搞个分明，因而继续问：“对了，闻仲他……”

殷郊叹道：“身死绝龙岭，我已知晓。太师虽不辨形势，对我成汤江山却是忠心耿耿，不见江山换代，或许，也是好事。”

“他与你密谈了什么？”

殷郊歪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是邓婵玉将军说的？”

武王些许不悦：“是。”

“将军追随太师多年，想必不好受。我不知太师为何这么想，但他确实说，”殷郊皱眉，“他要扶持我登基称王。”

怪不得！堂堂殷商太师竟有此种谋逆心思，殷寿阴险狡诈，哪怕不说也必然起疑，这才有闻仲走投无路，朝歌却不发救援一事。

“我不能称王，太师便放弃了。后来太师出征，我被殷寿关到地牢。既为仙人，他杀不了我，我请求领兵护国，他也不理，要不是周军攻势太盛，殷商将领兵力缺乏，我还出不了地牢。而被关押这几月，我根本没有见过殷寿一面。”殷郊隐忍怒气道。

武王更气得发抖，生生咽下“殷寿匹夫”等字眼，咬牙道：“不见就不见，省得脏了你的眼。”

“姬发，虽未见，但我能听得风声，”殷郊犹豫道，“恐怕截教已与他接触，修妖法也未可知。他若出战，你千万小心。”

武王感动：“好。”眼珠一转，笑道，“问题问完了，小臣还有一事请求殿下。”

“你别这么喊……”

穿云关周军营地中，忽有流言曰：武王勇猛，擒下殷商太子，关押于营帐，横加审讯，连续数日有惨叫声传出，听得守卫心惊肉跳。但那殷商太子亦有骨气，誓不屈服。

这日，武王前来问讯。

太子锁链加身，面色憔悴，伤痕爬满手臂肩膀，十分可怖。他仇怨地看向武王，要求放他离开。武王冷声拒绝，拿起鞭子，朝他抽了一道。

太子隐忍，受了两鞭，怒骂武王，言商王不日就会亲率兵而至，将武王斩杀。

武王大怒，曰明日就要出发去寻姜太师，谁也不能伤到自己分毫，随后抄起烧红铁烙就要往太子身上压。

忽妖风骤起，帐帘掀开，一道残影掠至武王身后，手起刀落，将武王劈晕在地。

太子惊异，见是两个蒙面男子，为他解开锁链，护送出帐。

至营地外数里，蒙面人拉下面罩，露出怪异面容，向太子跪服，口称：

“我们乃是北海妖兽一族，见过殿下英姿，只是如今武王不念旧情，折辱殿下，我们不忍，请殿下速速离去，莫要受苦。”

太子感怀：“未想有两位这般勇士，你们擅自将我释放，回去必有责罚，何不与我一道归入商军？”

两妖兽摇头道：“卑微妖族，不敢求得殿下收留。”

“妖族又如何？也罢，我将这信物予你，若有机会来我军中，必好生款待。”太子从怀中摸出饰物，从中拆了一块给他们。两妖兽细瞧，是鱼儿模样的青铜饰物。

太子掐诀遁走，两妖兽便携鱼符回营，途中交谈：

“不知那人族如何？”

“以大哥之能，想必无有差错。大哥说了，这小子一死，再推说是那殷商太子所为，潜逃而走，我们干干净净摘出来，加之天运石对我等压制尽散，不是恢复自由？到时候，天下浩瀚，还不是任由我们逍遥？”

“那这信物……”

“交予大哥，由他定夺罢。”

“你们大哥在此，还不快把东西献上来！”一人忽朗声道。

两妖兽大惊，慌乱四顾。

武王悠然走来，身后跟随众人，不乏鲲鹏等妖圣。

一鸟头鹿身之妖被推出，身上绕着金灿灿捆仙绳，踉跄跪倒。

武王冷声道：“妖圣飞廉，我却不知，你安安分分在我手下这么久，还能有这股胆气，要我项上人头，再栽赃嫁祸他人，逍遥自在人间？”

飞廉是妖圣之一，当日北海也拜服于武王，未曾想有此般野心。

“你设局诈我！”飞廉咬牙。

“若不如此，等着你在战场上捅我背后刀子么！”武王怒道，“我与妖族协约昭昭，互利互通，你为私欲害我，可想过妖族如何？”

“既事情败露，我不与你争论，随你处置！”飞廉闷声道，瞧了一旁瑟瑟发抖的两只小妖，又叹，“皆是我一人主意，饶了他们。”

武王哼笑：“有几分义气。”他摸上指环，微微眯眼，飞廉妖兽身形乍然缩小，在地上变作一团小兽，虚弱无力。

“我不杀你，夺去你三千年修为，回北海自行修炼去罢。”

两只小妖抹泪抱起飞廉，化作流光飞走。

武王瞧着他们消失，转过身，摇头缓缓道：“诸位，我本以为被女娲和太虚凤祖认可，便能幸得妖族相助，伐商救民，利于天下。妖族也可自此摆脱颓势，洗脱恶名，存于人世千年万年，我深为此欣慰。不想还是有所误解，甚至于要取我性命，可诸位细想，若我身死，天运石会如何？妖族前途又如何？伐商不得，成为万世罪人？唉！”

鲲鹏上前道：“武王，我等明白。”

其他妖兽纷纷行礼，呼喊武王。

“众位心意，不难看出，想必今日只是一人之祸，此后，还望各位不计前嫌，姬发感激不尽！”

“定当尽力！”

众妖兽散去。

姬发站在原地，静默半晌。

忽地眉一挑，不禁感慨，帝王之术，他已用得炉火纯青了。莫名想，不知殷郊是否觉察出自己变化，是否会不喜？日后再见，是否要遮掩几分？

回身又见地上孤零零躺着靛色鱼状饰物，武王一愣，无奈轻笑。赶紧拾起，小心放在手掌中擦净，以指腹轻轻抚摸，唇畔挂着温柔笑意。

姬发低头，在鱼符上落下一吻。

Chapter End Notes

是武王和郊郊一起耍的诈，既能顺势放走殷郊，又能抓住有反心的妖族。郊郊给两只小妖鱼符，肯定鱼符会到武王手上，所以都是他俩的情趣罢了。

对于之前的一些情节也填了坑：闻仲知道了什么，想让郊郊上位，没成。殷寿怀疑闻仲，所以不发兵救援。闻仲身死，邓婊玉来降。都是有逻辑的（骄傲叉腰）

本章也算过渡，后面剧情都还挺紧的……给自己加油！

第二十四章 界牌关外诛仙阵，殷寿父子诡谲生

Chapter 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[notes](#)

攘内过后，武王气势更足，与太师姜子牙会军，又接连攻下两城。

一月后，周朝大军已行至界牌关。此乃通往朝歌城的主要关隘之一，其他关隘由武王麾下大将各自领兵突破，皆相持不下。若界牌关能被突破，想必也能增加其余各部士气，尽早攻向朝歌，捉那罪人殷寿祭天，以消天谴，正天道。

且说那日武王与太子合力演了出好戏，将不忠妖族找出，解决军中一大隐患。太子也顺势被释放，离了武王身边。

姬发何尝不想与殷郊时刻不分离，可他深知折断羽翼对殷郊更残忍，不愿强迫于他。再者，他手握重兵，号令妖族，周旋于两教之间，筹谋至此，决心哪怕拼上性命，也要为殷郊寻得完全之法，方为圆满，又怎可用伤害殷郊换取长久。

因而忍痛道别。

只是殷郊这一去，又是一月不见。殷商将领所剩无几，殷郊既为太子，身有神力，应当被令守城，如何人影都瞧不见？

武王隐隐不安，下意识抚上腰间鱼符。

“武王，界牌关守卫森严，已让姜文焕、邓婵玉将军率兵来援，合力围攻，可要一见？”姜子牙问道。

武王摇头：“不必，他们匆忙赶来，所率兵力不多，让他们速去两侧防御即可。其余的，他们身经百战，自能妥当。”

正此时，有急报送来。

言称界牌关外出现一座大阵，红气笼罩，不见其中详情，然而阴云沉沉，法力波动强悍。

姜太师掐指欲算，却见空中降下数人。

只见瑞彩祥云，仙鹤环绕，香风袭袭，坐骑长鸣。乃是黄龙真人、广成子、赤精子、普贤真人、慈航道人、玉鼎真人来至；片刻后，又有云中子、太乙真人、清虚道德真君、道行天尊、灵宝大法师俱陆续降临，挤得小小营帐蓬荜生辉。

武王忙令人盖起芦篷，上下接迎，与众仙坐谈。

时至如今，武王以凡人之躯与众仙平起平坐，已无人敢置喙。他能号令妖族一事起先确被责怪，后来天下伐商形势已定，又眼见他行军作战，计策谋略皆有天人之姿，妖兽也顺服于他，这种怀疑指责便销声匿迹了。

陆压道人与燃灯道人再降至，算是到齐。

武王问：“界牌关外是何阵法？”

黄龙真人曰：“乃是通天教主所摆阵法。”

武王心道：“此前阐截两教死伤甚多，为何通天教主此时出手，布下阵法？”却不说，只

问，“如何破之？”

恰截教门下多宝道人在阵中，知阐教群至，大笑数声，道：“众道友且看！”用手发一声掌心雷，把红气散开，现出阵来。芦篷众仙看去，好利害阵法：正东上挂一口诛仙剑，正南上挂一口戮仙剑，正西上挂一口陷仙剑，正北上挂一口绝仙剑，前后有门有户，杀气腾腾，阴云惨惨，怪雾盘旋，冷风习习，或隐或现，或升或降，上下反复不定。

众仙细看，面面相觑。

燃灯道人叹道：“诸位命中该有此劫，之后再度一劫，便可道成，有无上功德。因而莫吝惜性命，尽早为武王破阵，送往朝歌伐商才是。”

众仙纷纷应下。

“谢过诸位。”武王敬拜。

众仙休整片刻，纷纷驾坐骑而去，投身阵中。截教也派人来守，除多宝道人外，另有金灵圣母、武当圣母、龟灵圣母；又有金光仙、乌云仙、毘卢仙、灵牙仙、虬首仙、金箍仙、长耳定光仙相从在此，与阐教众仙斗在一处。

武王悲切站立遥望。

“太师，姬发有惑。”

“武王？”

仙风阵阵滚尘沙，四剑忙迎影乱斜。天火雷动山川崩，电掣红绡黄河倒。

“太师，我且问，天命，究竟是何物？连神仙，都不能避过么？”

“天命既定，不可扭转。顺则功成，逆则身亡，莫不如是。武王乃应天命者，走仙神之道，聚乾坤之气，成常人不可成之事，不当痴缠于此。”

太极图化作金桥辉辉，霹雳剑舞得呼啸生风。仙人斗法，直斗得天昏地暗、山河倒转。间或有被击飞出阵，吐血不止的，兀自抹去，再入阵中。

“使臣杀君，使父杀子；使良善消解，使天真赴死，使神仙相残，”武王仰起头，身姿挺拔不可摧，“——使所爱背离。如此天道，如此天道。”停顿数秒，斩钉截铁道，“我不信！”

姜子牙讶异不语。

“好个诛仙阵！且让我等领教！”

元始天尊、老子、接引道人、准提道人降世。足踏祥云，背生金光，悠然入阵去。

通天教主不知何时现身，大笑道：“好，诸位，来见个高下！”

武王眼瞳中映出阐截大战，眸光流转，似是观万古、见来世，天地浩荡，一飘渺而已。

“不好，通天要逃！”姜子牙忽脸色一变。

在众仙合力迎敌下，拂尘、玉如意、扁拐、璎珞、伞盖、花贯、鱼肠、金弓、银戟、神杵、宝锉、金瓶，法宝裹在一处袭来，教通天吃尽苦头。诛仙阵将破，通天教主汗如豆大，急急使了个障眼法，自脱阵而去，其余仙众尚困在阵中，无力拦他。

“鲲鹏！”武王大喝，猛腾地而起，立于鹏鸟背上，伴随阴云雷电，身周现身众多妖兽，张

开血盆大口，青面獠牙，嘶吼着朝通天教主而去。

“武王！”姜子牙愕然。虽有妖兽相助，但通天教主实力岂可小瞧？

“宵小之辈，也敢阻我？”通天教主脸色一沉，手指点出，狂风骤起，尘沙滚滚，吹得妖兽陷落不前。

然而诛仙阵裂痕蔓延，通天瞧得心惊，不敢耽搁，转身遁走。

武王不懈欲追，鲲鹏猛一颠，把他摔倒，三道箭矢旋即擦着武王头顶掠过。

“谁？！”武王此刻在高空之上，谁有如此神力？

望下去，界牌关城楼上有一魁梧身影，张开双臂，身着盔甲，披风扬起，深邃眼眶射出两道阴狠目光。胡髯抖动，富有蛊惑力的声音传到武王耳中，一如往常。

“姬发，我的好儿子。”

瞳孔震颤，大脑空白。随后，姬发毫不犹豫，调转方向俯冲。

通天教主又如何？这是殷寿！那个弑父杀君，引致天谴，逼他兄长惨死，逼他父亲吃下兄长血肉，逼质子们亲手弑父的畜牲！

“殷寿——”

姬发怒吼。此刻，他不是运筹帷幄身具天命的武王，而只是那个所相信的一切都天翻地覆的质子姬发。

当日姬发把剑送入殷寿胸膛，又亲眼见他跌下城楼，血流如瀑。本以为就此结束，他只愿返回家乡，将一切抛之脑后。可未曾想殷郊入梦，告知殷寿未死，天谴未消，他只能一步步踏上了伐商之路，合天下诸侯，请北海妖族，成圣人之功。

造化弄人，天道无常，莫不如是。

姬发纵身跃下，稳步朝殷寿走去。“老匹夫！天下罪过你独担七成，竟敢现身于此！”姬发再也控制不住，逐渐凶狠，解下腰间佩剑，狠狠挥去。

殷寿面露不屑，剑一横一拨，将攻击化解，旋身躲避，顺势送出剑尖，姬发只得后退。

“这么长时间没见，不像有长进的样子……”殷寿嗤笑，话语徐徐，游刃有余，见姬发牙关紧咬，眼冒红光，故意轻轻吐出几个字来，“——我很失望。”

“失望”。他曾经多少次对殷郊这么说？

“受死！”姬发几乎呕血，举起长剑不管不顾往前扑，又被一脚踹在胸前，倒飞出去，在城墙上重重磕了一下，收势不住，竟翻过墙去，堪堪抓住边缘。

殷寿探头来看，目光冰冷：“当时，我们就是这般情形。”双手握剑，往姬发头顶刺下。

剑尖寒芒降至，姬发毫不犹豫松手坠落。风声于耳边呼啸，他怒瞪殷寿，恨不得从眼里射出刀光将其凌迟。

地面愈来愈近，鹏鸟及时出现接住姬发，翼尖堪堪擦过地面，飞向空中。

“多谢。”姬发伸手撑在鹏鸟背上，气喘不已。

此时他终于发觉不对：殷寿武力毫无削减，甚至更强。难道是狐妖为他复活，给了他法力？那为何此前一直隐忍不发，直到殷商沦陷之际？

不管如何，殷寿必须死！姬发顾不得仁义武德，握住血色指环，低喝一声：“来！”

跟随他出北海的妖兽几乎尽数被召集于此，从空气中现出身形，个个庞然，杀气腾腾，雷云滚滚，天地变色。

众仙人方破诛仙阵，一眼瞧见此般大阵仗，差点吓得摔下坐骑。要不是武王傲立其中，还以为是巫妖大劫重现。

“去！”武王死死盯着殷寿，伸手一指，众妖兽便张牙舞爪扑上前去。

而殷寿只惊讶了一瞬，转而恢复平静，甚至有些许笑意。

姬发直觉不对，额头青筋突突直跳，冷汗渗出。猛然，他瞪大双眼，呼吸滞涩。

一道人影挡在殷寿面前。

即使换了黑衣，面无表情，可姬发怎会认不出来他——

殷郊！

天旋地转，武王站立不稳，跪倒在鹏鸟背上。大脑一片空白，喉咙灼烧，说不出话来，眼睁睁瞧着殷郊挥手，将妖兽击飞。狠厉果决，不似寻常。

“殷郊……”

狐妖附身殷启弑父之时，混乱中殷郊下意识扑挡在殷寿面前，不顾自身安危；可时至今日，相隔血海深仇，父子间绝无可能再有此情形！自殷郊被俘又被他故意放走，不过短短一月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
心思急转，武王刚要下令将殷郊俘下带回，鹏鸟带着他猛然腾起，他不由趑趄。定神看去，只见下方站立着三头六臂巨大法身，蓝身红发，粗壮臂膀保持往前挥出姿势，若没有躲避，恐怕连人带鸟都要被击个粉碎。

不对！殷郊在城楼上，这法身却是出现在后方！

武王扭头看去，黑衣仙人还在原地，手掐法诀立在胸前，双目阖起，岿然不动，而法身在城楼下气势汹汹。竟是能如此操控！

此状态下法身更为凶猛，不止六臂皆持法宝，更有六目眼射寒光，口吐浓雾，低阶妖兽不得近身，连鲲鹏都后退数丈。

武王知晓其中必有蹊跷，亦不愿伤害殷郊。无措间，听得一声厉喝。

“逆徒！”

Chapter End Notes

原文中的纣王根本没有任何举措来保江山，但电影殷寿实力强大，野心十足，狠人一个，肯定还是要出场和武王正面对战的。
但为什么殷寿之前没有出场，闻仲知道什么，殷郊怎么黑化，留到下章解答啦~

武王对天道的不屑在之前有出现过，之后也会更坚定的。关于历史上武王收神权为人权，与本文的映照，在后记中可能有所说明。

第二十五章 殷郊失神伤师尊，武王心血寻缘故

Chapter 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[notes](#)

殷郊在昆仑山上修习道法时，广成子让他在日月乾坤图中修炼。他断首再接，身心俱痛，时而恍惚，打坐时晕过去两回。还好广成子有所感应，及时安抚。

此后，广成子也入图来，师徒两人相对而坐，如同两棵松树。

沉默了千年万年，殷郊开口：“师父？”

广成子：“嗯。”

殷郊：“您当时为何收我为徒？”

广成子：“你不是自愿修道？”

殷郊：“可您第一个飘下来啊。”

广成子沉默片刻，回答：“我为十二金仙之首，千年来未收徒，是该传承衣钵；且你为人间皇族，彼此身份相合，由我教导最为合适。”

“原是这样？我还以为您会敷衍作答，说什么天意如此。”

“……是天意，也是为师之意。”

殷郊莫名有点感动。

“师父，我还想问。”

“……说。”

“乾坤日月图既然能放缓时间流速，为何师父师叔不进来修炼？”

“修为越高，乾坤日月图的效果越小，也只对你这种刚入门的有用了。”

“那我是不是投机取巧么？”

“……那你出去。”

殷郊不说话了。

之后察觉姬发危险，殷郊恳求广成子让他下山，广成子叹道：“既修仙道，怎可为俗世所累。”但还是允他下山。

待殷郊返还昆仑，修习倒也用心，只是头痛恍惚更甚。

“师父，师父，我好痛。”

“哪里痛？”

“头痛，脖子也痛。”

“天运至周，商将颓势，你身负殷商气运，自然会受影响。”

“这样，那我没事了。”

“为何？”

“我为成汤子孙，与国祚相连，区区苦痛，忍得。”

“你倒是赤诚。”

“师父，我有说过，您很像我叔祖吗……他是殷商大祭司，看龟甲也不无聊，小时候我把头冠上的珠子揪下来，他都不怪我……剖腹取心一定很疼，他……”

殷郊终于安静，原是又晕过去了。

“为何仍被俗世俗情所困。”广成子缓缓睁开眼，叹了口气，用法力托起殷郊。

待殷郊醒来，广成子问他：

“我能助你将情感封印，方能不扰修道，尽早下山，你可愿意？”

“……愿意，多谢师父。”

“逆徒！还不清醒！”

广成子才破诛仙阵，此刻神气黯然，其余众仙已纷纷归还，他却强撑来至城楼前，祭起金光罩，试图接近殷郊。

殷寿微微眯眼，把手放在殷郊肩上——武王很想把那只手砍掉——他凑上去说了什么，殷郊便浑身一震，神情痛苦而狠厉，旋即手往上一抬。法身六目闪过诡异光芒，攻势更盛，将几只妖兽甩飞，大步冲向城楼，持方天画戟朝广成子刺去。

广成子拍出一掌，将方天画戟震开，眉头忽紧，掐诀化出一柄长剑，朝殷郊砍去。

武王心霎时提到喉咙口。

剑尖逼至面前，殷郊还是躲也不躲。

这剑却变为一缕白光，钻进殷郊眉心，广成子指尖捻着白光一头，喝道：“逆徒，要让为师将你逐出师门么！”

殷寿瞧出不对，眼神阴沉。殷郊猛然睁眼，法身随即将双手握起，朝广成子捶下。后者无奈躲避，白光断裂，逆徒又打出一道气刃，正中广成子胸口。

法身拳头摊开，殷寿父子顺势站在庞大手掌中央被托起。法身将两人护在怀中，猛一蹬地，化作流光遁走。

“殷郊！”武王追赶不及，呼喊一声，扑倒下来。

回到营地，姬发只能维持常态至营帐门口，吩咐士兵不要让人进来，走进营帐，立时吐出一口血来，萎靡倒在垫上，神情凄惶。

“武王有令，不可擅进。”

“请他出来也可。”是邓婵玉。

武王略略收拾一番，勉力平稳道：“放她进来。”

邓婵玉入帐，身后还跟着姜文焕，两人脸色不虞，武王也知他们为何而来。

邓婵玉是殷商大将，倒戈的商军士兵不少愿意归入她手下；而姜文焕本就是东伯侯，手下军队不少。武王不吝信任，派他们独领军队，从其他路线进攻朝歌。二人虽无神仙之能，但立功也甚多，军中威望不小。

“我昨日才到，没想到武王今日给了我一个惊喜，真是好心。”邓婵玉凤眼撇来，双手抱臂，“界牌关城楼上，可是太子殿下？”

“是，是。”武王闭眼，殷郊身影与淡漠眼神又浮现在眼前，刺得他眼球灼热，心如刀绞。

姜文焕不由道：“他不是去做了神仙，怎会在那老东西身旁？”

武王脸色惨白：“我，我不知……”

“他被邪法控制，丧失神智——咳咳咳。”广成子遁地出现在帐中，他被殷郊击中，气息有几分萎靡。

“快快请坐。这位是殷郊师父，玉虚宫广成子阁下。”武王先前见广成子言行，心中已有思量，赶紧扶他安坐，向邓姜二人介绍后，问广成子，“仙人可知其中详细？”

广成子道：“方才我用神光探之，只见他神识混沌，有股邪气缚住三魂七魄，不得明目，恐怕与截教脱不了干系。”

姜文焕不知仙神，只关切亲人：“怎么救他？”

广成子摇头：“未知来龙去脉，我暂且无能为力。不过——”

“如何？”

“武王，在下有一事恳求，”广成子艰难拜下，“昆仑有推天大衍术，可窥天机，能探得殷郊变化缘故，可此术乃是半个禁术，所需祭礼非同一般，我……”

“你只管说缺什么。”武王道。

广成子咬咬牙：“需天运加身之人心头血三滴。”

天运加身之人，可不就是武王自己。

姬发笑道：“如此方便！仙人随时可取。”甚至欲要解开胸襟，被拦住。

“多谢武王，坐下即可。”

广成子便与武王相对而坐，行了法诀，两指并拢点在武王胸口。

武王面露痛苦，却一声未出，额头渗出豆大冷汗，突然头一歪，晕了过去，幸好姜文焕在侧，及时扶住。

广成子心道：“不出声痛晕过去，倒是与我徒儿相像。”光团包裹三滴鲜血从武王心口缓缓飘出，被他拢在双手间。

“我还以为需开膛破腹。”武王醒来，虚弱笑言。

“您开膛破腹，这仗还打不打了。”邓婵玉差点翻白眼。

姜文焕倒是很感动：“姬发，此番恩情，我记在心中。”

“天机，开！”广成子运法片刻，将手中光团掷出，空中便有一副画卷铺开，前因后果，一览无余。

狐妖一身紫衣，在战后破败的街道上仓皇奔走，忽然嗅到什么，往那处奔去。她爬进缸中，面对毫无气息的殷寿满目惊慌，试图治愈那道疤痕，可怎么舔也无法愈合。最后，她仰起头，白色狐狸从躯体中飘出，伏在男人冰冷的身体上。

一条纤细灵活的尾巴消散在空气中，与此同时，男人猛然睁开眼。

.....

华服男人虚弱地躺在榻上，狐妖静静跪在他腿侧。

虽转死为生，然尚且无法下地行走，又如何统御天下？此事若有流言从朝歌传出，一律处斩！

我可以.....狐妖开口。

你有办法？

狐妖天真无辜：可以人血养之。

.....

血案频发，老臣多方探查，线索至宫墙而断，老臣担忧陛下安全，特来拜见，敢问宫中可有异事？

辛苦太师，本王休养生息，顾不得许多，但宫内并无大事，太师可放心一二。

陛下，西岐贼子叛乱，老臣愿往平定，望陛下恩准。

太师劳苦功高，方才北海征战而回，不若休憩几日，想必小小乱臣贼子，不足为患。

.....

服用人血几月，感觉如何？

已无大碍，本王昨日射箭，力道十足，正中红心，只是.....

还有何不适？

你所言，与本王共寿一事，是真是假？

自然是真，我每日以神魂温养你的魂魄，不过十年，便可共享千万年寿命。

十年？太长。

你，想要多久？

十天！

.....

大王，你想要长生不老之身，还不简单？

爱卿何意？

大王，我们如今目标相符，我自然不遗余力为您分忧，此法不知您能否接受……

快说！

您的独子，已修成仙道，寿命千载，若能将他血液筋骨换给您，再辅以我教秘法，便可成，不死之身。

……

画卷消失。几人都震惊不已。

原来如此：殷寿被狐妖复活，后虚弱无力，狐妖使用人血为他治疗。残害无辜甚多，闻仲有所疑惑，才让邓婵玉去活捉姬发，试图找到殷郊带回朝歌，扶其上位。殷寿本就忌惮闻仲，知道殷郊被带回朝歌便猜到几分，趁着闻仲征战将殷郊关入地牢，在闻仲求援时亦不闻不问。后因死过一回，殷寿寻找长生之法更为急切。申公豹奉通天教主之命，谗言进谏，殷郊遂落于他们之手。

“老东西……”武王脸色越发苍白，攥紧拳头，嘴唇颤抖。

“太师早就知道，”邓婵玉双眼含泪，“哪怕可能背负骂名，他仍旧对殷商一腔衷心，战死沙场——太师！”

“他们竟敢把主意打到殷郊身上！该死！”姜文焕怒发冲冠。

三人俱满面怒气悲痛，一时无言。

“来龙去脉在此，殷郊无辜，请武王明鉴。”广成子镇定行礼。

姬发定定神，捂着胸口站起来，扶起广成子道：“我自然知道，无论如何我也不会伤害他，而且您放心，我一定救他回来。只是殷郊如今神智已失，想必是控制他进行换血之术，您可知何时开始？”

“此种邪术，必然在极阴时刻，”广成子掐指，皱眉，“十日之后恰有一时辰，恐怕就在那时。”

“十日？”姜文焕焦急道，“这么快？”

武王整肃姿态，目光坚毅，斩钉截铁道：“好！十日内，我必攻下朝歌！”

杀殷寿，救殷郊！

Chapter End Notes

广成子师父是好人哒！郊郊太苦了，在我文里希望师门对他好点。原文其实郊郊下山，广成子给了几乎所有法宝，想必也是很爱护弟子的，后来轻易把弟子杀了也太……只能认为是殷郊榜上有名，死了也不是大事。
本文是武王为主要视角，不知道殷寿在干嘛，本章算是盘下剧情，基本坑都填完了。殷寿真的野心很大，很狠，要是武王是现代人，恐怕要骂一声“老殷b”，

真该死啊。

后面就是牧野大战，万仙阵，预计三到四章完结吧。

第二十六章 牧野之战聚万仙，三相之情唤殷郊

Chapter 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[notes](#)

经过六日加急行军，周军抵达朝歌南郊，牧野之地。商军营地遥遥在望，各自严正以待。

此战，为决胜战役。

阴沉沉云间落下蒙蒙小雨，平添几分萧杀。

天色微明，列阵完毕，武王戎装骑在马上，于阵前宣誓。

“嗟！我友邦冢君，御事，司徒、司马、司空，亚旅、师氏，千夫长、百夫长，及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卢、彭、濮人。称尔戈，比尔干，立尔矛，予其誓。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，昏弃厥肆祀弗答，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。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，是崇是长，是信是使，是以为大夫卿士。俾暴虐于百姓，以奸究于商邑。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。今日之事，不愆于六步、七步，乃止齐焉。夫子勖哉！不愆于四伐、五伐、六伐、七伐，乃止齐焉。勖哉夫子！尚桓桓，如虎如貔，如熊如罴，于商郊。弗迓克奔，以役西土。勖哉夫子！尔所弗勖，其于尔躬有戮！”*

宣誓完毕，众将士群情激昂，战马不安踏蹄。

武王退至阵中，神情凝重。

这不止是朝代更迭之战，更是仙神寂灭之战。

“武王，那便是万仙阵。”姜太师指向前方空中。漫天人影悬空而立，阵法垂直竖立在他们身后，隐约发光，几人即为一阵，一眼望去，法阵光芒如星光闪烁，散落天际。

“截教门人如此多？”武王问。

“是，一意滥传，遍及匪类，不乏妖兽。无坐道修行意，反有争持杀伐心。但确是数量众多，能结阵之人，亦不在少数。”姜子牙仰头望去，叹道，“此战，截教恐怕也是孤注一掷。通天教主想要封神榜，必不能让天下共主诞生。”

武王嗤笑：“殷商将亡，岂是一教所能阻拦？列位仙人何时到？”

谈话间，天际传来仙乐阵阵。虎鼓瑟兮鸾回车，衣袂飘扬纷纷下。仙人均列在空中，风雷震动，瑞彩祥云，香风袭袭。

阐教众人来至，与万仙大阵对峙。

“武王，截教人多势众，还请号令妖族相助。”姜子牙行礼。

“本该如此。姜文焕，邓婵玉，你等整肃军容，不可有懈怠。”令毕，武王跃上鹏鸟之背，腾地而起，飞至元始天尊身侧。

“今日万仙一战，乃为千年大劫。我等必不遗余力，圣主未立，天谴未消，毋需惜取性命。”元始天尊头顶金光，拈花而语，端庄清正。

武王感怀曰：“为众生，见苦厄，仙人当真慈悲。”

元始笑道：“尘世劫运，仙人不避，武王也不必怜惜。命劫如此，我等俱该图满此厄，各回

洞府，守性修心，斩却三尸，再不惹红尘之难。”

“善。”众仙点头称是。各圣贤顶上均现有璎珞庆云，祥光缭绕，满空中有无限瑞霭，直冲霄汉。

武王返回地面，鲲鹏计蒙等妖圣率领妖族阵列在阐教两侧，气势更盛。

阐教这边，广成子、赤精子、文殊广法天尊、普贤真人、慈航道人、清虚道德真君、太乙真人、灵宝大法师、道行天尊、惧留孙、云中子、燃灯道人等，各持法宝道器，执拂尘咒印，真个气势庄严。金钟响，翻腾宇宙；玉磬敲，惊动乾坤；转旗旛，搅动风云。为首的乃是太上无极混元教主元始天尊，是为：

顶上三花朝北阙，胸中五气透南溟。慢道香花随辇毂，沧桑万劫寿同庚。

截教这边，是乌云仙、金光仙、虬首仙神光赳赳；灵牙仙、昆芦仙、金箍仙气概昂昂；七香车坐金灵圣母，分门列户；八虎车坐申公豹，总督万仙；无当圣母法宝随身；龟灵圣母包罗万象。提炉排，袅袅香烟龙雾隐；羽扇摇，翩翩彩凤离瑶池。

万仙阵前方，穿大红白鹤绛绡衣，手执金龙寒光锋利宝剑，通天截教主是也。

两教相争，今日见胜负。

通天教主朗声道：“诸位道友，数千年前是一家，不曾想有今日你死我活之斗。也罢！如今是月缺难圆，既摆此万仙阵，必定见个雌雄，以偿千年不平。”

燃灯道人嗤笑：“好个不要脸的。”

通天教主脸色一沉。

刹那间，数个阵法同时亮起光芒。

地面上，商周开始交战。

“杀！”武王骑在战马上，举起武器，冲杀在前。大地震颤，马蹄疾飞。肃杀气息裹挟大军，宛如野兽般朝敌方嘶吼。

妖兽从头顶掠过，投下庞大阴影。地面上军队宛如在阴影中潜行，等待给敌方致命一击。

阐教与截教众门徒已缠斗在一处。法术对撞，威能可怖，湖水倒转，移山填海，空中不时传来爆裂声，仿若要撕裂天地，回归混沌。

生死之战，武王解开桎梏，妖族约束不再，使出浑身解数，以求伐商有功。上古洪荒之能，劈天震地，全数向截教倾泄而去，在阵法上撞出绚丽火光。

两教生克终有损，天翻地覆鬼神愁。昆仑正法扶明主，山河一统属西周。

东伯侯姜文焕按军令，从左路攻击。

只见他：

黄金锁甲六瓣盔，白玉带裹黄金甲。胭脂马足踏飞云，斩将大刀如惊雷。

杀气腾腾烛九天，将军血战苦相煎。扶王碧血垂千古，为国丹心勒万年。

左翼很快与商军短兵相接。

姜文焕从马背上俯身，连续砍杀数个殷商士兵，身经百战的记忆在脑海深处沸腾，脸上疤痕微微发烫。

猛然，一阵极强的冲击从左前方袭来，姜文焕像是被什么拍飞一般，从马上跌落，滚了两圈，堪堪躲过后头践踏来的马蹄。他气喘吁吁撑地起身，披风沾满黏湿泥土，抬起头，惊愕瞧见庞然双腿伫立在大地上，再往上一看，不是殷郊那三头六臂的法身又是什么？

法身宛如发狂，敌我不分，法宝嗡鸣振动。本精光四射的六目已然浑浊不堪，黑如曜石。

姜文焕没能明白为何殷寿会此时将殷郊投放战场，但他深知这是机会。

他扭头看了一圈，战场混乱，不知道姬发在哪里。于是姜文焕狠心咬牙，扔出两道纸符，纸符燃烧化作鹰隼，抓住他飞起。

到半空中，姜文焕看清姬发就在不远处，正乘着游动的巨蛇往这里赶来。他们连眼神都没有交换，却心中澄明。

鹰隼松开爪子，姜文焕从空中跃下，狂风几乎要把他眼睛吹瞎，但他顺利降在法身头上。猛然，法身扭头，他往下滑落一大截，只能揪住法身那头红发。定神一看，他正巧在三头其一的额间，眼球转动，显然发现了他，法身喉咙发出愤怒哼声。

“殷郊！我知道你听得到，快醒过来！”姜文焕一手抓住法身红发，一手试图去触碰那宽广额头，“殷寿要杀你，你不能再被控制！”

法身摇晃脑袋，试图把他甩下去。

姜文焕努力抓紧，但还是手中一滑，掉落下来。

法身愣愣看着他，忽然伸出手。

刹那间，一道红绫从身下将姜文焕拦住，猛一绷紧。姜文焕被弹起，恰调整姿势，稳稳落地。侧头看去，哪吒朝他示意，便蹬风火轮离开。

“接着！”杨戬提着三尖两刃刀从天而降，手一挥。

姜文焕接过金光闪闪的长绳，借助身体力量往后拉紧。不知何时，捆仙绳已然在殷郊法身身上绕了数圈，另一头拽在广成子和哪吒手中。

“逆徒，助纣为虐，亦是大错。再不清醒，为师也帮不了你！”

广成子的另一只手耷拉在身侧，血染袖袍，大约是方才在万仙阵中受了伤。但他仍旧赶来，救他唯一的徒弟。广成子咬破舌尖，吐出一口血，受伤的手颤抖着划出鲜红咒印，往前一推，红色图案没入殷郊法身，融化消失。

似是刺痛，法身不由挣扎起来，姜文焕被拖行七八步，连忙在自己身上贴了两道巨山符，才没有让法身挣开。

姬发赶到，刚至法身面前，粗壮一拳扫过，姬发眼疾手快躲避，从巨蛇身上滚落，直起身——三头六臂、蓝身红发、孔武有力之法身巍然在他面前。

也不管他在法身面前多么渺小，姬发仰起头，竭力大喊：“殷郊！醒啊——”

法身有三头：眉目低垂，温顺和善之相，对广成子；怒发冲冠，肃穆沉重之相，对姜文焕；悲悯怜惜，痛伤心神之相，对姬发。

为恩，为亲，为情。

三人同时喝道：“醒！”

言灵叱咤下，法身骤然停顿，六目迷茫，红发烈焰般燃烧，发出声音却迟钝沉暗：

“师父，表弟……姬发？”

空中，万仙之战接近尾声，灿耀光芒逐渐黯淡，陨落仙人如断翅之鸟坠落，在半空消散为荧光点点。妖兽肉身强悍，却也打得削去几百几千年修为，只得缩小身形，裂空而去。数个法阵一个接一个毁灭，浩瀚苍穹暗如长夜。

地面，商军已经开始倒戈，转向的兵刃一旦开始就会蔓延，速度比周军的马蹄还快，鲜血内脏流了满地，投降的士兵双膝浸在血中。俯视看去，周军摧枯拉朽，宛如利刃般收割牧野的土地。要么跪服，要么将头颅作为果实献上。

“殷郊？”武王悲喜交加，抬头凝望法身面庞。

法身缓缓低头，下一秒，庞大的身躯消失，黑衣仙人现出身形。

熟悉的眉目，熟悉的脖间红痕，熟悉的……殷郊。

殷郊落在地上，身姿挺拔，黑衣更衬得他俊美非凡。殷郊与姬发对视一眼，先扭头看姜文焕和广成子，声音发颤，眼角含泪：“师父，文焕。”

广成子欣慰颌首，姜文焕咧嘴一笑。

再回头，殷郊定定看他，用力清晰说出：“姬发，”随后，他的双眸中恨意滔天，将姬发也淹没，一字一句，浑身颤抖。

“殷寿是故意让我出来送死的。”

*《尚书·牧誓》原文

Chapter End Notes

郊郊醒得挺快，因为要死也不能糊涂地死，这点就放心吧（doge
六天加急行军真有此事，历史和小说奇妙的交织感有了。阵前宣誓用的就是原版，很有意思，看《翦商》决定这样干，就……很历史，很厚重感。
唤醒殷郊的不仅是姬发，还有广成子代表的师门，姜文焕代表的亲人。
殷寿还在阴暗爬行，下章送他轰轰烈烈死（怒）

第二十七章 殷寿痴狂狐妖殉，太子义云报母仇

Chapter 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[notes](#)

“故意让你送死？”姬发蹙眉。

大战接近尾声，他们周围空出一片，也没有不长眼的打扰，因而赶紧要把事件厘清。

“对，”殷郊缓了一会儿，思索起因，“穿云关分别后，我回到商军中，却接到朝歌命令，让我觐见殷寿，有要事相商，我刚入朝歌，便被袭击，没了意识，后来逐渐醒转，也是困在肉体中，无法控制自己。但我听见申公豹和殷寿密谋，若是今日我醒转不了，你们将我击杀，我的骨血便会归于朝歌，被殷寿夺取。”

“这狗贼歹毒至此！”

广成子和姜文焕已围上来，闻言，姜文焕怒骂。

愤怒过后，姬发后怕不已，再也忍不住，一把抱住他，哽咽道：“幸好，幸好。以我们三人心血制成符印打入法身内，以求与你本体联通精神，唤你清醒，没想到你就在其中，效用便发挥了十二成，天幸怜我。”片刻后，两人分开，双手依旧紧握。

“恩情我必不忘，且所犯罪错，我也一应记得。”殷郊指的是他对普通士兵出手，大加杀伐之事。

“若你要赎罪，也不是现在。”姬发恢复冷静，问道，“牧野已破，截教大伤，殷寿现下何处？”

“他在朝歌，”殷郊面对他们，一字一句，目光坚定，“殷寿就在朝歌。”

武王道：“好，我这便安排清理战场，即日出发前往朝歌。”

此时，空中传来巨响，通天教主怨恨大喝：“阐教贼人，欺人太甚！”化作流光遁走。看方向，正是往朝歌去了。

“来不及了，我这就去朝歌。”殷郊深吸一口气，“通天教主与殷寿均阴狠毒辣，我怕节外生枝。”

姬发脸色变了又变，最后只用力捏住殷郊肩膀，嘱咐道：“我马上赶到，你千万冷静，莫要受伤。”

朝歌，帝宫，摘星楼。

殷郊径直降落在摘星楼露台上，他一身黑衣，背后是烈烈暖阳，走进层层轻纱帘幔时，腰侧环佩轻响，满身的恨意全然展开在殷寿面前，让无情阴狠的王露出不屑与厌恶：

“逆子，你要杀我？”

殷郊抽出姬发给他的鬼侯剑，指向殷寿，他的生身父亲。

很久以前，他因为相信父亲，仇恨于狐妖，追杀途中不慎刺伤父亲，还会惊慌失措；如今，他从未有如此强烈、清晰的杀意。

殷寿是做过一个好父亲的。

殷郊幼时，姜王妃常手把手教他弹琴，殷寿傍晚回宫，抱起他问今日学了什么，有没有惹母亲生气。姜王妃笑意盈盈，说郊儿很乖，认真学琴，进步很大。母子二人于树下弹琴，殷寿有时兴起，起身舞剑，剑光与琴音和谐，颇有趣。

可惜，他的孩子越大，殷寿就越嫉妒，越厌恶。殷郊天真热烈，他恨；殷郊坦率赤诚，他恨；殷郊眼里都是对他的崇敬，他恨得抓心挠肺。

而如今，这孩子的眼里终于出现血红恨意，殷寿反而愉悦不已。

——他们是一样的人。儿子的身体里，总归是流着父亲的血液。

“你杀我一次，又要杀我第二次，你早已不配做我父亲。”殷郊咬着牙，愤怒几乎冲出喉咙。

殷寿冷哼一声，并未开口。

目光下移，殷寿站立之处，画着巨大的符阵，图案复杂，缓缓转动，诡异万分。

殷郊睁大眼辨认，霎时明白过来，他嗤笑一声，眼中现出怜悯，对殷寿轻轻道：

“您真可悲。”

幼时那宽厚威严的背影已然消散，殷郊从未有如今这般清醒。

牧野之战几乎是商周决胜战役，殷寿本该重甲上阵，为殷商拼杀到最后一刻，流尽最后一滴血。可他只是躲在帝宫中，站在邪教阵法上，期待着他的儿子能够被杀死，为他带来长生希望。

殷寿连以前的他自己都不再是了。

“不许用那种眼神看我！”殷寿暴怒，抽出一把剑，赤脚披发，向殷郊攻来。

殷郊已为仙人，便是站着不动殷寿也奈何不了他，可殷郊举起鬼侯剑，不用法术，与殷寿兵戈相接，宛如两头野兽用利爪尖齿厮杀。

殷寿恶毒道：“你能如何？杀了你亲生父亲么？真是笑话！”

不知殷寿除了杀人取血还做了什么，此时已是眼窝深陷，目光怨恨，攻击倒还凌厉，却有些虚浮，体力大不如前，几番争斗，竟是微微气喘。

殷郊将他击退，喝道：“殷寿！莫再执迷，自去祭天请罪，方能消弭罪孽！若你还认天下共主，殷商之王，便用性命换得世间安宁。”

“休想！”殷寿狠厉发笑，他踩在阵法上，癫狂般晃动身躯，地上繁复线条开始发亮，“本王是全天下的王，自然要千年万年一直是王！”

殷郊蹙眉，欲要阻止，却被猛力推开。一道矫捷身影跃过他，扑向殷寿。

“大王。”是苏妲己，不，是狐妖。她抱住殷寿的腿，仰起脸看他，恳求似的摇头。

殷寿已然失去了所有理智。他低头愣怔了一会儿，忽然伸手抚摸着妲己的脸，难得语气柔和：“爱妃，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。”

爱妃，爱妃，你是祥瑞，你是来报恩的，我现在需要你……

狐妖脸上露出一瞬茫然，但很快释然，神色魅惑而乖顺，张开嘴，白色狐狸从姐己体内跃出，绕着殷寿跳跃，似是欢欣。而那留在地上的美艳躯壳，眼角氤氲着一滴清泪。

苏姐己，苏家备受宠爱的小女儿，早就死在轩辕坟了。

她只是一只被拯救的小狐狸，殷寿救了她，她便只能付出一切去偿还，

白狐哀鸣一声，化作白雾，融入殷寿体内。地上阵法滚动，阴风森森，殷寿面容扭曲，双眼发红，仍在大笑。

殷郊骇然：“住手！”

然而阵法已经发出刺眼光芒，将冲上来的殷郊弹开。光团围住殷寿，看不清发生了怎样可怖的变化，殷郊尝试用法术攻击，毫无效果。

不知是何邪法，绝不能放任。殷郊皱皱眉，欲祭出各法宝来，但这时，一股强大的力量骤然爆发，他来不及防备，被气浪击飞，从摘星楼上掉落。

幸好殷郊有法力在身，迅速调整姿态，在空中悬停。

定睛瞧去，摘星楼木屑横飞，从中炸开，缓缓倒塌。同时，殷寿从废墟残垣中踏空而起，状若疯魔，头颅仰起，四肢挣扎，不断有黑气从胸腔中飘出，似有魂灵尖啸，凄厉非常，一时靠近不得。

“殷郊！”姬发驾鹏鸟来至，落在高楼顶上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殷郊退至他身边，盯着殷寿不敢放松，焦急问道。

“我放心不下，大军已入朝歌城门，我先来寻你。”姬发朝鹏鸟作揖，肃穆道，“多谢。”

鹏鸟口吐人言：“北海妖族伐商有功，束缚已消，确实承你恩情，妖族再不会作恶人间。姬发，武王，就此别过。”

姬发目送鹏鸟远去，又看向空中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他把那狐妖吸收了，看这情形，是在妖化。”殷郊脸色凝重，怒目竖眉，“竟癫狂至此，该死！”他转向姬发，“你可速去请我师父师兄们前来相助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殷寿倏然低头，手如鹰爪，往前一握，殷郊便不由自主被扯过去。

姬发下意识伸手阻拦，殷寿却一挥手，把他击飞出去。

见此，殷郊顾不得挣扎，送出法力助姬发安稳落地，自己却被殷寿拉至身前。黑色结界展开，将两人围住。

殷寿掐住他的脖子，血迹从指尖渗出。

“殷郊——”

姬发此刻无能为力，他呼喊的尾音被结界吞噬，殷郊耳中再无任何声响。

“看，他又没能救你。”殷寿嘲讽道。

上一次是殷郊被午门问斩，头颅落地。

脖间一阵刺痛，殷郊不由阖上眼。

他被杀死过。还有母亲。叔祖。舅舅。那么多，那么多因为殷寿死去的人。

——此当为仇怨了结之时。

“我不需要。”殷郊睁开眼，冷冷地盯着殷寿，仿佛在看一只蝼蚁，他猛然伸手，把殷寿的手指一点点从自己的脖子上掰开，“我乃昆仑玉虚宫十二金仙之首广成子之徒，殷商太子殷郊，特来斩杀罪孽深重之商王殷寿，天道昭昭，不得其蒙。咎由自取，无可宽恕。”

一句又一句，如同利剑砍向殷寿，使其脸色逐渐苍白。

殷郊只觉灵台清明，法力雄浑，呼气能吹动日月，胸腔鼓动与地脉相连。天地间似是仅存他与殷寿，且他的身躯不断变大，直到头顶天脚踩地，浮云飞鸟从发间穿过，眼瞳倒映万物。他微微低头，瞧见殷寿只有蝼蚁般大小，瑟缩发抖。

殷郊笑了。

他伸出一指，轻轻点下。

“噗！”殷寿垂头看着自己胸前深深没入的长剑，吐出一口鲜血。心是黑的，血倒还鲜红。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殷郊，他唯一的儿子，“你……”

殷郊眼里已经没有他的身影，反而是一些模糊的背影，隐隐绰绰，宛如故人。

剑深入了几分，殷寿听见自己的血肉被撕裂搅动的声音，他还听见，他的儿子喃喃道：

“母亲，归罢。”

王后，殷寿想，你的儿子，果真像你。

结界打开，姬发冲了过去。

殷郊半跪在地，不远处躺着殷寿僵直的尸身。

“殷郊，可还好？受伤没有？”姬发扶起殷郊，停滞的呼吸才顺畅了些。他差点就要献祭自己的肉身和凤祖精魂，只求打开结界。幸好，上天还未残忍至此。

“没有。”殷郊摇头，但他还是在颤抖，手指紧紧握住鬼侯剑剑柄，指尖用力得发白。

姬发心疼地包住他的手，安抚他：“没事了，放松些，殷寿已经死了……”

“姬发，”殷郊打断他，眼角发红，咬牙低声道，“你可知道，他死之前，看了我一眼。”

——半是爱意半是怀念，那是属于殷郊记忆中父亲的眼神。

为何在死的瞬间变回了他？殷寿，你想到了什么？

殷郊再也无法得知，却不由恶心，五脏六腑绞紧，几欲呕出。

他握着姬发的手，头靠在姬发肩上，缓了片刻，才略略平静下来，思忖道：

“我来时未见通天教主。”

姬发道：“通天教主和申公豹遁逃，广成子已带人去追了。”

殷郊点头：“截教元气大伤，再不能兴风作浪，如何处置，让师父决定罢。”

“好。”

周军进入朝歌，武王名声远扬，城中百姓心悦诚服，无敢不从。

摘星楼已是废墟，帝宫也不好，以后还是得另建城邑。姬发心想。

殷寿的尸体还在那，看了心烦，武王刚要唤人抬下去，异变陡生：

殷寿尸身如同泥水般融化，渗入地下，消失无影。

“不好！”殷郊反应快，立时出声，“姬发，撤军！”

但来不及了。

风雷滚滚，大地颤抖，阴云垂下。足有城门宽度般粗的血色线条从地下浮现，发出荧荧凶光。

帝宫摘星楼为阵中，朝歌东西南北各有小型阵法，流转不停，又带动更大的阵法。绕着朝歌，八方上下，红光几乎蔓延每个角落。

整座朝歌城，就是殷寿布置下的，最后一个杀阵。

Chapter End Notes

抱歉最近比较忙，还去写了中秋贺文活动，可是九千字呢（骄傲）hhh，可以期待一下~

狐妖和殷寿，害，自由心证吧，郊郊成功杀父，可喜可贺！但是危机还没有全部结束QAQ

应该下一章就能完结了，不超过两章的字数就会放一章写完的！（但不太确定什么时候磨出来.....）

感谢大家观看！

第二十八章 武王弃神

Chapter 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[notes](#)

天无天道，人有人治。武王弃神，万世王权。

“不要去，求你，求你。”武王哀哀恳求，双眸倒映火红光芒，宛如充斥血泪。

殷商太子却道：“姬发，不必挽留。”

武王一瞬之间意识到自己的努力付诸流水。北海生死刹那，战场瞬息万变，营帐腹背受敌——他逼着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武王，周旋数个阵营，以凡人之躯搅动仙神之战，思虑完备，步步为营。

可他还是留不住一个人。

武王千算万算也没法算到殷寿会付出魂灵代价在死后开启杀阵，想要整个朝歌城给他陪葬。

殷寿全部恶意凝聚在此杀阵中，笼罩整个朝歌。此刻，阐教与截教一战后已无力破解，除广成子外的十二金仙业已返回昆仑，来不及支援。杀阵红光愈盛，城中百姓与周朝大军俱是一片惊惶。

武王不会坐以待毙，正欲祭出天运石一试，旁边一人拦住他：

“我与殷寿血脉同源，献祭于此阵，方能解此危机。”

武王五雷轰顶般顿住，咬牙挤出两个字：“你敢！”

“姬发，事已至此。”

武王抬头死死盯着对方，那面目却是怎么也瞧不清楚，心中悲痛如潮水涌来。不要走。不要这样对我。他默念。可握着的双手被挣开，姬发急得呼吸困难，头晕脑胀，却动弹不得，眼睁睁瞧着那人转身。本是墨色衣袍宛如降雨后的乌云，黑色被洗净，留下纯白，衣角葳蕤，向前而去。

武王无法出声。

纯白投入血色之中。

玄鸟坠落。世界颠倒。

武王从噩梦中惊醒，双眼布满血丝，冷汗涔涔，心跳如鼓，下意识向枕下摸去，将一小巧物件攥在手中。

他缓了好一会儿，才从榻上坐起，哑声道：“来人。”

仆从入殿来，匍匐于地。

“几时了？”武王问。

“陛下，辰时了。”

武王摇头叹道：“更衣罢。”

周朝伐商功成，武王定都于沔水东岸，镐京，距今已有一年。

朝歌沦陷后，武王将殷商旧贵族皆分封土地，跟随自己的部下皆按功劳加官晋爵。有道是，一举戎衣定大周，分茅列土赐诸侯。三王漫道家天下，全仗屏藩立远谋。

各侯均领封敕，俱望本国以赴职任。武王迁都镐京，自此励精图治，政事修明，勤苦不辍，为天下称赞。

天色未明，仆从执灯为武王引路。行至花园，却听得一声呼唤，人影立拜在路边。

“武王。”

“何人？”武王安如磐石，皱眉看去，放松下来，道，“太师来此，何不提前通报？”

来者正是太师姜子牙。

姜子牙道：“有要事相商。”

武王道：“允。”便与太师同去殿中。坐下，问何事。

姜子牙抚须道：“敢问武王，封神榜现在何处？”

武王不动声色：“在孤手中。”

见此，姜子牙明了几分，又问：“武王，可记得臣返回昆仑前与您相谈一事？”

武王默然半晌：“自然。”

当时，君臣二人以封神榜相商。

姜子牙曰：天下已定，武王不若开榜？

武王曰：天谴已消，开榜又如何？

姜子牙曰：三百六十良将，可为武王所用。

武王曰：为我所用？又或是为天所用？

姜子牙不语。

武王曰：姬发如今一介凡胎，不愿再做天命之人，况且社稷安定，战事不起，良将无用，自让他们安稳休憩罢。

走前，姜子牙问：不开榜，敢问武王意欲所图？

武王叹曰：商周之战，奇诡良多，姬发亦有所悟。因而，不为权势，不为私利，我欲，为天下而问天道。

此刻，姜子牙叹息道：“武王，封神榜确为救世人之神器，昆仑亦无二心。武王谨慎，有所怀疑，子牙也未曾强劝。今日，我带来一人。”

话音落下，殿前现出一人身形。

“广成子？”

玉虚宫十二金仙之首广成子，作揖道：“见过武王。”

武王见他，神色松动，问：“可是特意来此寻我？”

“是，”广成子道，“武王疑虑天道，昆仑不敢妄言。开天辟地以来，天道惶惶，万物皆在其下，不敢违逆。我师祖鸿钧老祖，法至大成，以身化三清，以灵入天道。然而我师尊元始亦无法看透天道，于封神榜更是无奈。我苦苦哀求，终于求得一丝转机，为武王，也是，为我徒儿。”声音渐低，广成子眉间抑制不住苦涩，最后垂头道，“此番过后，开榜与否，皆由武王定夺。”

武王阖目不语，心中却是悲恸万分。

铺天盖地红光中一抹白色汲汲在目，刺得他眼眸酸涩。

破城那日，殷郊以身献祭杀阵，换得朝歌平安，自己血肉消亡，魂灵收入封神榜，与武王不复相见。

只要打开封神榜，三百六十威武良将皆可复生，为武王所用。

可是，武王于之后数个深夜苦苦思索，仍旧不明白，若能死而复生，又何必通过封神榜？何况，“开榜后天下共主能得强大力量”的说辞，将如何实现？既为天下共主，要强大神力何用？越想，疑虑越多。加之伐商后，百废待兴，安抚百姓、迁都镐京等事务让武王忙碌难安，便将开榜一事压下，直到如今。

武王疑惑不明，不可能轻易开榜。更何况，殷郊纯善纯良、骄傲坚定，未必愿意如此复生。

不过武王看得出来，广成子来劝，八分是为了殷郊。师徒至此，也算真心。于是武王叹息道：“好，多谢。”

夜晚入眠，武王难得未做血光之梦。且接连数日，幻梦光怪陆离，难以名状。

其一：商纣王被狐妖所惑，将发妻姜王后推下楼去，只留年方周岁之太子殷郊。十余年后，狐妖见太子成人，贼心不死，陷害于他，纣王命人建法场斩之。幸有胡嵩救下，停留皇伯比干府中，后出城躲兵，入一庙中，被神兵赠予一斧，名曰“破纣之斧”。纣王无能，西伯侯姬昌被逼反，在位三年，天下三分有其二。后文王崩，武王即位，殷郊来投，武王、太公大喜，败为上将。太子郊神勇无比，杀入朝歌，捉狐妖，斩纣王。武王乃为天下王，与殷郊、太公议事，拜礼祷祝天地山川，建万世功名。

其二：纣王有二子，为殷郊、殷洪。兄弟感情深厚，其母姜皇后为纣王与狐妖所杀，便欲报母仇，却力有不足。斩首之际为仙人所救，送去昆仑仙山。殷洪先行下山，被周击杀。后殷郊奉师命去助周伐商，半途遇申公豹，心智蒙蔽，投商为弟报仇。后因违背誓言而受犁耕之刑。姜子牙征战，仙神来助，伐纣功成，武王乃登基称王。

其三：殷商衰落，大周兴盛。纣王忌惮而召姬昌入朝歌，囚禁八年乃放还。纣王并未召八百诸侯之子组质子旅，讨伐冀州苏护时于轩辕坟战死，后殷郊即位。姬昌立周，称文王，后病死，其子姬发继位，称武王。伐商五年，殷郊战死，乃成。

.....

武王多日未朝，殿前臣子皆惊疑不定，窃窃私语。太师姜子牙来至，诘问不休，亦闭口不言。

少顷，武王驾临，神情平静。

众臣按下疑虑，禀奏事务。

处理完毕，武王召太师议事。

姜子牙开门见山：“武王可有决断？”他瞧见武王眼中血丝细密，心里暗叹。

武王果然道：“有。”

“如何？”

“太师，孤再问一遍，天道不可逆，封神榜必开？”武王反问。

姜子牙深深拜下。

武王缄默半晌，道：“传令下去，大周康顺，四野和满，孤欲建祭天台，不日将登台亲自祷祝，以求万世安宁。”

“善。”

三月后，祭天台建成。

旛旗飘扬，香雾盘旋。钟鼓齐鸣，低吟悠悠。军队肃穆阶下，臣子恭立两侧。

武王冕旒高耸，衣袍曳地，环佩清冽，宽袖鎏金。携封神榜，步上祭天台。

姬发低头，瞧见一双腿缓慢走上阶梯，竟有一瞬恍惚。他是质子姬发，还是武王姬发？又或都不是，只是无辜落在武王冠冕上的一只飞虫？

是武王还是飞虫，在天道眼中，又有何不同呢？

殷郊死后，他浑浑噩噩了很久。开榜封神就能复活所有人，可他没有。

一开始，他是生气。

——殷郊怎么能这么简单、这么轻易地说跳就跳，一点都不考虑他？抛下他这么多次，每一次都在他心上戳出伤口，鲜血淋漓，当真丝毫不在乎？

后来，则是痛苦无奈。

他恐怕是最了解殷郊之人，又怎么会不明白？

殷郊对殷寿恨极，却仍是成汤子孙，他赤诚良善，无法眼睁睁看着家国陷落，要护佑江山百姓，便只能陪商朝苟延残喘。

姬发踏上第三十阶，离底下众人有了些距离。他长出一口气，似乎这时想起殷郊更轻松大胆了些。

商周大战，小太子站了队，却不想杀无辜人，战时也只对神仙出手，不追不怒，姬发还据

此设计一番，从他手中夺下三城。

殷郊苦痛拉扯如此，殷寿却仍不放过这个儿子，甚至试图夺取其仙躯以成就长生，最后被殷郊亲自刺杀，了结罪孽。

就在殷寿开启朝歌杀阵时，姬发已隐约有感。所有人包括殷郊自己都会认为，这就是最好的时机。献祭自己，留得美名。

可这“所有人”，不包括姬发，也不包括广成子、姜文焕他们。

他们想要殷郊好好地活着。他，姬发，想要殷郊活着。

这是自私。姬发清楚。

在殷郊看来，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既无愧于成汤子孙之名，也帮姬发夺得了天下，甚至不会让登基后的姬发在如何处置他这件事上有丝毫为难。

他坦然赴死，姬发痛入骨髓。

殷郊并非没有情意，但他认为是正确的事情，他就去做了。他甚至相信他与姬发相爱，姬发便定能理解他。

姬发要辜负他么？将他再从封神榜中拽出来，瞧着殷商被姬周取代？

踏上第五十阶，乐声沉浮遥远，武王没有回头。想必底下的人都在仰头看他，钦佩尊崇。

他多么想只是姬发，王家侍卫，护卫他的小太子。可走到此处，是他自愿，是他拼命，是他不择手段要来的。

他明明做好了十全准备。除了联合妖族，带兵打仗，费尽筹谋，武王几乎想好了怎样让殷郊留在他身边，再不济也要时常来看他；怎样让大臣百姓接受殷郊的存在，将他视为仙神而非前朝余孽；怎样求取仙道，延年益寿，好多陪殷郊一些时日……

这些心思，在殷郊赴死时全数化为灰烬。

他甚至无法随殷郊而去，连抛下王位都做不到。

从殷商到姬周，名号变了，可仍是天下，仍是众生，仍是殷郊所护之物。

职责将姬发压在地上，不得飞升。

第六十阶。

广成子称带来转机，他便梦见了几个故事，几个有姬发，也有殷郊，却与现实不同的故事。他们或走向君臣，或成为敌人，疏离甚至相杀。姬发未曾想到他们之间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发展，惊诧恍惚，思索不安。

似乎他们在一起本就天经地义，从未想过其他可能性，更何况是反目成仇。然而，姬发没有错过这些荒诞幻象中的隐秘细节。

第一个梦境中，武王将第一面缴获的殷商帅旗送予殷郊，后者性格阴沉残酷，见此礼物却展露一抹笑意。

“多谢武王。”

“不必言谢，卿战功卓越，应享得此殊荣，可想拿它做什么？”

殷郊思忖片刻，道：“前日沙场上，臣战袍被敌刺破，窟窿甚大，着实拮据，若武王允，臣便将此旗拿来替我那袍子，可否？”

“可伤到没有？”得到否定答案，武王点头，“既赐予卿，由你随意处置。”

后来站在朝歌城楼上，武王看着周朝大军攻入。一马当先的，正是殷郊。他背后，那条战旗制成的长袍，在武王眼中猎猎飞扬。

第七十阶。

殷郊违反誓言，受犁耕之刑。武王行上山来，见殷郊被挤在山中，滚鞍下马，跪于尘埃，大呼：“千岁！小臣姬发，奉法克守臣节，并不敢欺君枉上。相父今日令殿下如此，使孤有万年污名。”姜子牙去扶他，言不必在意。武王无权无势，于军队更无实权，这些道义自要演足，口中便道：“相父今日把储君夹在山中，大罪俱在我姬发了。望列位老师大开恻隐，怜念姬发，放了殿下罢！”

众人皆感慨他仁厚，而那被困住的殷商太子，发出一声嗤笑。

武王心下一惊，不由看去，只撞入一双倔强双眸，明亮清澈，不屑至极。

伐商封侯后，武王偶尔还会想起那双眼瞳。

第八十阶。

两军阵前，武王与殷商太子遥相对望。两军对垒，情势紧绷。

武王驱马上前，喝道：“已至此处，还要负隅顽抗么！”

“战局如何，尚未可知，阁下休要大话！”殷郊厉声回言。他红缨金甲，长剑映雪，身后长袍宛如羽翼，脸上戴了一张兽形面具。

直到战后，武王才看到面具之下那张脸，眉目如画，鼻挺唇薄，眼眸澄澈，衣衫褴褛不掩贵气。

刽子手举起斧头。武王垂下眸，心想，可惜。可惜何事，他也说不清楚。

第九十九阶，武王来到了祭天台上。他深吸一口气，从边缘往中央抬腿前进。

底下人几乎见不到武王的身影。

本来举行这种祭天仪式，众臣须随行王后，一步步登祭天台，且阶梯两侧，也要站立贵族王侯，见证大王祭天。

但这次武王坚持不让任何人跟随，说是他一人上达天听，必有所获。由是此刻，他们只能眼巴巴仰着头，想象王与天沟通的情形。

武王只是一步接一步，缓慢而沉稳。

姬发神思清明，思绪纷飞，目光愈发坚决。

幻梦万千，他心沉泪流，神伤魂恸，最后悟出一事。凡人或神仙，众生皆苦，谁人不在天道控制下呢？

爱恨由人，却爱不得恨不得；恩怨不绝，却恩不报仇不消；生死有命，生也随天死也随天，不能自主。

武王跪在祭天台中央，双手捧起封神榜，怔怔盯着。

事实就在那里，残忍而明晰，天道没想遮掩，或者，天道根本没想过有人违抗。

可姬发已然想明白了：他若开榜，三百六十战死良将死而复生，将被束缚于封神榜，听从于他号令；而周朝王权亦受封神榜所累，天道将通过他来控制封神榜，从而将这些仙神大将，全数掌控。人间有何异动，再也逃不过天道镇压。

他们，皆为傀儡。

“小子姬发！”武王仰面朝天，眸光仿佛要刺破苍穹，厉声大喊，“奉天命伐商，至今功成一年，不敢懈怠，劳心碌命。在此问天道而请命，当今天下安定，百世顺遂，小王不愿开封神榜，烦扰三百六十神将，再起事端。还望上天垂怜，允我所愿！”

几乎瞬间，风云滚滚起，百兽奔逃，乾坤震动。武王耳边冥冥有声：

“你欲如何？”

姬发抬起头，瞳中映出朝歌城。四季变换，唯有一人身影伫立不变。

他们都没有选择，姬发是，殷郊也是。殷商小太子本该是最后的自由玄鸟，却一直身不由己，痛苦不堪。虽然姬发爱他，但也在不经意间成为了让他身不由己的人之一。

所以，我把自由还你。

武王拜伏在地，声如泣血。

“我欲，弃神！”

他会放弃对封神榜的控制权，榜上所有名字，都会在九天之上成仙成神，但再也不能随意干涉人间事务。天无天道，人有人治。人间，不再需要敬畏天道。

从此，天上人间，不复相见。

后来某日，北海鲲鹏前来觐见，与武王聊起往事。

武王想起鲲鹏亦可窥得天机，便将梦境一事提起，问明明是同样人物，为何这些故事的走向大相径庭？

鲲鹏叹道：“武王，您可还记得当年您去往北海，那位与您同行，我化身在结界外遇上你们二人，将那位的气运吃去两口一事？”武王微微蹙眉，点头。鲲鹏便继续说，“我当时说不清楚，后来法力精进才明白，这气运，并非会影响之后发生的事情，而是从一开始命运就改变了。”

武王难得迷惑：“后来之事，怎能引致已有之事？”鲲鹏无法解释，半晌，武王叹息一声，“罢了，诸事已过，天与人再不相通，不必想这些了。”

武王又问鲲鹏妖族如何，鲲鹏答，妖族皆入凡世，隐于荒野庙堂，被凡人看作祸福征兆有之，与凡人相谈甚欢、互相学习有之，俗世间，已有不少传闻，颇有趣。

武王笑曰：“甚好。”

翦商第三年，武王发病重，卧榻不起。其未有妻室，乃布诏立侄诵为太子。

榻前跪了一地臣子，悲凉心痛，情真意切。武王让他们退下，只静静仰躺。

说不清哪里病痛，他只是没有力气再站起来了。当时为保封神榜上名字皆入仙神，以及天道不再干涉人间，他献祭了自己的凤祖精魂和气运。只是没有想到，油尽灯枯之日来得如此早。

也罢，他三年劳碌不辍，举国安稳，朝堂肃然，国力强盛，未有战乱。如今他即便撒手人寰，想必国祚亦能延绵不绝。

四下寂静，又无奏折批阅，竟是三年来难得悠闲之刻。武王难以自制，想起故人。

朝歌军营，冀州风雪，密林破庙。

他们有那么多爱意未曾诉说。

姬发忽地有些情怯。他想。殷郊会不会一直在天上看我？他会怪我么？

不会，不会。

正如我爱他那般，他亦心系于我。

姬发精神奕奕，眼眸发亮，神情仿若少年。

他伸出手，握住了谁的指尖。

鱼符掉落在地。

克殷三年，武王驾崩。众生悲鸣，不见王容。

完

“姬发。”

“殷郊？！”

“是，我来接你了。”

“……嗯。”姬发泪流不止，却绽出笑容。

《武王弃神传》·完结

这一章字数6k，很整体的内容，就不分章了，希望大家看得开心。

关于气运，这是四维的概念，不受时空约束，所以不是气运受损导致殷郊的结局，而是一开始殷郊的结局就注定了。不同气运有不同的故事可能性，也就是文中的三个幻梦。第一个梦境改编自《武王伐纣平话》，第二个则是《封神演义》，第三个就是我编的没有质子团的走向。

弃神，这一行为就是我一开始最想写的场景。因为封神榜设定在电影里不太一样，所以我分析过后，确定了目前的想法：封神榜控制武王，也控制榜上所有人。所以武王用封神榜换取人神相隔，摆脱天道控制，实际也是收神权为王权，巩固统治的方式（惊喜的是后面发现历史中也有类似情况），只有一点私心就是殷郊的自由。殷郊对江山百姓的在乎说不定比武王更强烈一点，所以武王也会遵从他的意愿，尽职尽责。

结局也算是见仁见智吧，还是留白比较有韵味。

那么之后按照本人习惯会有后记，对行文思路和情节会有解析，大概过几天吧，不打tag，感兴趣可以来看看。

最后感谢观看啦！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